



中世纪的世界

Medieval World

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

JOAN OF ARC 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美] 黛博拉·A. 弗雷奥利 / 著 刘晶波 / 译



=3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世纪的世界
Medieval World

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

JOAN OF ARC 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美] 黛博拉·A.弗雷奥利 / 著 刘晶波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美)弗雷奥利著;刘晶波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中世纪的世界)
书名原文:Joan of arc 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ISBN 978-7-5520-0324-6

I. ①圣… II. ①弗… ②刘… III. ①贞德(1413~
1431)-人物研究 ②百年战争(1337—1453)-研究 IV.
①K835.657 ②K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3061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Joan of Arc 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by Deborah A. Fraiol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5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CLIO, LLC.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2-435

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

作者:[美]黛博拉·A.弗雷奥利

译者:刘晶波

责任编辑:施恬逸

封面设计:闵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4千字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24-6/K·214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百年战争”是战争时代过后，生活在相当长时间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发明的词语。把那些冲突集中起来，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它们在 1337—1453 年间折磨着英法两国，而且看上去像是组成了一场有着明确的始末和特点的独立的战争。这只是一个为了方便而使用的术语，在 19 世纪被发明出来，而且术语并不准确，因为战争持续了 116 年。你甚至可能会问：到底有多少个百年战争？为什么只有一个可以这样命名，将它与别的战争区别开？战争的真正起点可不可以认为是 1066 年的诺曼底入侵英格兰？因为那时互相对立的主角法国公爵和英国国王几乎同时首先起来争斗。或者战争的起点是 1152 年？那时阿基坦的埃莉诺向她的第一任丈夫法国国王收回她的富裕的封地，并把它带给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259 年的巴黎和约可以称为战争开始的借口吗？因为凭着这个条约，为了阿基坦，英国国王成为法国国王的臣下。事实上，1337 年点燃百年战争战火的事件是法国国王没收阿基坦，但是这已经是那些年里法国国王第三次没收阿基坦。

更加一针见血的观点是，毫无疑问，按照年代顺序来定义百年战争是那些生活在这整个事件过程中的人们共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故事放在一边：一个男人在战争之初，告诉他债主说，他会在“战争结束六年后”把债还清。其他的目击者，仍然倾向于认可战争的现代时间表。1389 年一首法国诗歌中就提到“已经持续了 52 年的荒芜”（因为从 1337 年开始），而且一位亨利

六世的秘书在 1435 年(战争的第 98 年)抱怨说:英法冲突已经造成了“一百年”不可挽回的伤害。战争不能定义为连续不断的冲突,国内的危机和停战期间一直持续不断的二次战争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同样值得注意。签署了不少于半打的停战协定,最长的一个艰难地维持了 35 年,但是事实上的和平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形式的协定都很容易就被打破了,甚至是谈判还在进行中时就违背了谈判的条件。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那些经历了战争的人们见证了一代代人所遭受的苦难,而且法国人民因战乱而遭受的灾难,几乎榨干了人民的血汗。没有人比圣女贞德更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她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一定要将英国人从法国逐出。公平一点来说,圣女贞德既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因为民族主义而起来斗争。12 世纪的一首匿名的诗歌《罗兰之歌》提到“甜蜜的法国”,就好像这是一个能让人理解的真实存在。但真实的情况是:数个世纪以来,势力强大的法国王公们一直阻止君主建立一个现代法国那样中央集权和地理统一的国家。勃艮第公爵作为独立统治者的政权维持了最长时间。但最终虚幻的法国蓝图,圣女贞德指称的是“本该属于这个神圣王国”的所有城市,最终成为事实。百年战争描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这本书中的篇章,各个章节的主题尽可能包括战争复杂而又包罗万象的各个方面。第一章探讨了战争的起源,比较了各封建势力的朝代更替问题和对阿基坦的争夺。第二章描述了因上述刺激而出现的民众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百年战争。第三章评价了骑士精神对 14—15 世纪战争的影响。第四章写出了君主制宗教的概述,以及神圣王权在建立法国君主制过程中的作用。第五章尝试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论证圣女贞德到底对她所参与的百

年战争是如何认知和理解的。选录人物传记和原始文献都使得遥远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看上去并不那样久远,也更容易为现代读者所了解。

我要感谢本书的系列编辑谢珍·詹斯,格林伍德出版社编辑凯文·奥伊和迈克尔·海尔曼,以及我在西蒙斯学院的主席德洛丽斯·贝尼特斯·佩莱斯(Dolores Benitez Pelaez),感谢他们在我想一蹴而就完成更多研究课题的情况下,给予我的耐心、帮助和理解。我将最深的谢意留给我的丈夫,安东尼,他在整个过程中给我无尽的支持。

历史年表

- 1066 年** 征服者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 1152 年** 法国路易七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婚姻废除。
- 1154 年** 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成为他的新妻子埃莉诺的封地法国阿基坦省的封臣。
- 1259 年** 巴黎和约。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将阿基坦归还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但是要求对方宣誓效忠，这是导致百年战争的根源。
- 1302 年** 金马刺战役。弗雷姆斯步兵叛乱，反对封建宗主国法国国王腓力六世击败了阿图瓦的罗伯特率领的法国骑士。
- 1323 年** 沿海的佛兰德斯叛乱，反抗弗雷姆斯伯爵、法国国王的封臣纳韦尔的路易。
- 1327 年** 爱德华三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开始了长达 50 年的统治。
- 1328 年** 腓力六世继承法国王位。他是瓦伦西亚王朝的第一位国王。爱德华三世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被剥夺。法国成功平息了在卡塞尔的弗雷姆斯叛乱，纳韦尔的路易又重获佛兰德斯的控制。
- 1329 年** 6 月 6 日：爱德华三世为了阿基坦，被迫向腓力六世宣誓效忠，成为法国的封臣。
- 1336 年** 教皇本笃十二世取消了十字军。腓力六世利用闲置的

舰队威胁英格兰南部。

英国通过禁止羊毛进口令，来向佛兰德斯施加压力。

1337 年 腓力六世没收阿基坦，百年战争开始。

1338 年 1月3日：激进主义分子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担任根特行政总座。

7月22日：爱德华三世到达安特卫普，开始法抗法国的战争。

1340 年 2月6日：爱德华在根特正式宣布自己成为法国国王。

6月24日：英格兰在斯鲁伊斯对法国的海战中取得了大规模胜利，减少沿海的威胁。

9月25日：伊斯布兰琴停战协定，结束了爱德华三世和腓力六世之间的军事僵局。

1341 年 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去世。开始了长达 20 多年的布列塔尼继承权之争，影响了百年战争的权利平衡。

1345 年 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被谋杀。

1346 年 爱德华三世在克里西重创法国腓力六世。下了马的英国军队击败了组织涣散的法国骑兵。

1347 年 爱德华三世在当地居民坚守一年以后，占领加莱。著名的黑死病爆发影响了百年战争时代的社会经济。

1350 年 腓力六世去世。好人约翰二世继承了法国王位。

1351 年 “好人约翰”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纳瓦拉的查理。他将安格雷姆国赐给西班牙的查理，给他的女婿带来了持续的战争。

1354 年 法国与英格兰签署初级和平协议。但是面对法国毁灭性的条款，最终法国拒绝签字。

1月8日：查理二世(纳瓦拉)的随从们刺杀西班牙的查

理,成为法国的治安官。

1356年 查理二世(纳瓦拉)和他的同伴在鲁昂皇太子查理的宴会上被抓,并被谋杀。对于皇太子忠诚的质疑不断。纳瓦拉的腓力发誓要继续他哥哥反对约翰二世的战争。

9月19日:黑太子爱德华率领英国军队在普瓦捷取得胜利。英格兰骑兵击败了没有骑马的法国军队。约翰二世被俘虏。

1358年 2月22日:艾蒂安·马塞尔,巴黎市长,在王室的卧室里,操纵了两位皇太子查理贴身顾问的刺杀事件。

5—6月:在巴黎地区,爆发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扎克雷起义。埃蒂安·马塞尔被谋杀。

1359年 爱德华三世开始在法国北部征战,最终在雷姆斯谋求举行加冕典礼。

1360年 失败的雷姆斯运动以签订布列塔尼条约结束,该条约于10月22日在加来签署。爱德华三世再也没有返回法国。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

1364年 “好人约翰”在英国人的囚禁中死去。查理五世继承了王位。

5月16日:高克卢战役。伯特朗·杜·盖克兰以假装败退的战略击败了纳瓦拉的查理。

9月29日:法国支持的布洛瓦的查理在鸥赖战役中被杀死,决定了布列塔尼成功帮助了蒙特福德的琼四世。持续了20年的布列塔尼继承权之争结束。在第二年签订了停战协定。

1367年 黑太子在纳赫拉打败了杜·盖克兰。卡斯蒂利亚王国

“残忍的佩德罗”获得了对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恩里克二世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控制权。

- 1369 年** 查理五世没收了阿基坦。爱德华三世恢复“法兰西国王”的头衔,战争再次爆发。
- 1370 年** 查理五世任命伯特朗·杜·盖克兰为法国统帅。
- 1376 年** 黑太子去世。
- 1377 年** 爱德华三世去世。理查二世继承英格兰王位。
- 1378 年** 一场流行的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持续了 4 年。
- 1379 年** 叛乱在佛兰德斯爆发,包括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
- 1380 年** 查理五世去世。他的儿子查理六世继承了法国王位。在百年战争期间 35 年停战开始生效。
- 1381 年** 瓦特·泰勒领导农民起义。
- 1382 年** 1 月 26 日:腓力·范·阿尔特维尔德,他是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的儿子,成为根特行政首座。
2 月:鲁昂暴乱,被称为“阿赫里(Harelle)起义”。
3 月:巴黎叛乱,被称为“梅罗廷(Maillotins)起义”。
11 月 27 日:“光头腓力”,勃艮第公爵,以罗斯伯克的胜利平息了持续 3 年的佛兰德斯叛乱。
- 1383 年** 亨利·德斯潘塞领导的英国军队协助根特发动攻击,冒犯“光头腓力”,只是为抢到弗雷姆斯到伊普尔的沿海地区。
- 1384 年** 佛兰德斯伯爵梅尔的路易斯二世去世。
- 1385 年** 12 月 18 日:图尔奈和平协定。根特最终向勃艮第公爵“光头腓力”投降。
查理六世和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联姻。
- 1386 年** “光头腓力”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搁浅了。

- 1388年** 8月18日：“光头腓力”终止了入侵英格兰的计划。
- 1389年** 英法之间签订勒兰冈停战协定。
- 1392年** 8月5日：查理六世在勒芒附近疯病发作。
- 1396年** 3月9日：英格兰理查二世与伊莎贝拉举行婚礼，伊莎贝拉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年仅6岁，通过代理人，减少了英法之间的新的敌意。
英法之间的勒兰冈和平协定延长。
百年战争第二阶段结束。
勃艮第继承人（未来的“无畏的约翰”）领导的十字军被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在欧洲东部的尼科波利斯打败。
- 1399年** 理查二世被废，亨利四世继承英格兰王位。
- 1407年** 奥尔良公爵路易被他的侄子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谋杀。法国内战开始。1410年奥尔良的查理和阿马尼亚克伯爵巴纳德十二世的女儿结婚。
- 1413年** 在巴黎发生卡博奇改革。“无畏的约翰”逃离巴黎，将资本留给了阿马尼亚克派。
亨利四世过世，亨利五世继承了王位。
- 1414年** 亨利五世再次申明英格兰要求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 1415年** 亨利五世在法国重燃战火，并指挥取得阿金库尔战役的胜利。
- 1416年** 伯纳德七世，阿马尼亚克伯爵，成为法国最高统帅。
- 1417年** 亨利五世指挥第二次诺曼底战役。
“无畏的约翰”征服法国大量的城市及巴黎周边地区。
- 1418年** 巴黎落入勃艮第手中，皇太子查理（后来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逃离首都。
- 1419年** 1月3日：鲁昂被迫向亨利五世投降。

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在蒙特利的一座桥上被谋杀。新公爵“好人腓力”和英格兰结盟。

1420年 《特鲁瓦条约》将法兰西王国割让给了英国。

1422年 英法两国君主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死于同一年。

1429年 圣女贞德在希依面见皇太子查理。

5月8日：在奥尔良战胜英国。

6月：卢瓦尔河战役，成功夺回了卢瓦尔河畔默恩、博让西和帕提。

7月17日：在勃艮第领土取得战役胜利以后，查理七世在雷姆斯加冕成为法国国王。

1430年 5月23日：圣女贞德在贡比涅被俘。

1431年 5月30日：圣女贞德在鲁昂被判为异端并执行火刑。

1435年 签订阿拉斯和平协议，法国内战结束。

1436年 查理七世重新占领巴黎。

1450年 收复诺曼底。

1453年 百年战争结束。查理完全占有阿基坦，只有加莱还控制在英国手中。

英法王族谱系表

法兰西王国

直系的卡佩王朝

- 1 休·卡佩(987—996年)
- 2 “虔诚者”罗伯特二世(996—1031年)
- 3 亨利一世(1031—1059年)
- 4 腓力一世(1059—1108年)
- 5 路易六世(1108—1137年)
- 6 路易七世(1137—1180年)
- 7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年)
- 8 路易八世(1223—1226年)
- 9 “圣路易”路易九世(1226—1270年)
- 10 腓力三世(1270—1285年)
- 11 “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
- 12 路易十世(1314—1316年)
- 13 “遗腹子”约翰一世(1316年)
- 14 “高个子”腓力五世(1316—1322年)
- 15 “美男子”查理四世(1322—1328年)

瓦卢瓦王朝

- 1 瓦卢瓦的腓力六世(1328—1350年)
- 2 “好人”约翰二世(1350—1364年)

- 3 “贤明者”查理五世(1364—1380年)
- 4 查理六世(1380—1422年)
- 5 查理七世(1422—1461年)

英格兰王国

诺曼王朝

- 1 “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
- 2 威廉二世(1087—1100年)
- 3 亨利一世(1100—1135年)
- 4 斯蒂芬(1135—1154年)

金雀花王朝

- 1 安茹的亨利二世(1154—1189年)
- 2 理查一世(1189—1199年)
- 3 约翰(1199—1216年)
- 4 亨利三世(1216—1272年)
- 5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
- 6 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
- 7 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
- 8 理查二世(1377—1399年)

兰开斯特王朝

- 1 亨利四世(1399—1413年)
- 2 亨利五世(1413—1422年)
- 3 亨利六世(1422—1461年, 1470—1471年)

历史概述

英法百年战争通常是指公元 1337—1453 年之间的多年战争,在这一段时期英法之间因英格兰在今法国境内所拥有的领土不断冲突。到战争结束,英格兰曾经拥有的大片陆地只剩下加莱——这个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小镇。战争的最深根源可以追溯到 1066 年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以后所导致的政治局势。威廉,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之后,也造成了使未来的英格兰国王们困惑的政治局势。当时君主权至高无上,英格兰国王们统治着自己的领土,是自己领土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因为诺曼底公爵的缘故,他们又是法国国王的附属国,结果导致他们在地位上处于法国宗主国(封建领主)之下。这无意中复杂化了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因为按照封建制度,所有附属国公爵必须宣誓效忠他的领主,而他的土地也是领主的封地。这造成了制度系统的一个缺陷,本来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平等的两个国王,却因为附属国和领主的的关系,变得同时完全不平等。

到 1152 年为止,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因为上述关系产生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法国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继承了阿基坦公国,她的家族世袭统治的领地,她和丈夫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离婚后,不久又嫁给了既是诺曼底公爵又是安茹伯爵的亨利,亨利在 1154 年加冕成为了英格兰国王。因为与埃莉诺联姻,英国君主不仅获得了阿基坦的领土,而且统治的领土几乎包括了法国境内超过一半的领土以及整个英格兰。现代历史学家称这广袤领土的帝国为安茹帝国,这个帝国的领土包括欧洲大陆的一部

分,还包括整个法国西部,南至比利牛斯山脉。

争夺阿基坦,对法国而言,是一次不可避免的冲突,但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机遇,法国因为英国在其境内所占有的一大片领土而挑战英国,因为法国具有地理的优势,更靠近繁荣的地区——法国西部海港、盐产地和波尔多葡萄园,在地理上接近阿基坦。于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公元1180—1223年在位)阴谋设计了一个托辞,使法国可以夺取英格兰在法国的领土。到腓力统治末期,安茹帝国已经瓦解。整个百年战争的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们间或怀有恢复他们的古老帝国的梦想,但是终于因很难统一起来以致不能成功。

到了腓力二世的孙子——圣路易(路易九世)才与英国签署和平协议,那时安茹帝国已经彻底瓦解了。与路易九世成为竞争对手的是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他也是路易的姻亲兄弟,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真诚地承认了和平协议。但路易似乎是过于慷慨,他将已经扩大的阿基坦领土交还给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以换取和平和亨利宣誓的效忠。路易重新分配领土遭到国内贵族的反对,直到《巴黎和约》(1258年)才最终通过和平协议。路易九世宣称自己对此满意。从路易的角度而言,解决英法冲突将“建立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之间的感情,毕竟首先他们是表亲”。^[1]该条约还授予路易九世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自由。亨利获得了阿基坦的领土,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因此变成了法国的封地,因此英国国王被要求宣誓效忠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得到了亨利三世的承诺:永远放弃那些他已经占领的省份:诺曼底(Normandy)、昂儒(Anjou)、缅因(Main)和普瓦图(Poitou)。

《巴黎和约》并没有消除法国和英国之间怨恨。此外,英法一直卷入除了边界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的纷争上,他们之间势力的

平衡直接影响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佛兰德斯，一块法国封地，自9世纪开始，该国就在享有独立统治的前提下，臣服于法国。到了13世纪，腓力二世以佛兰德斯伯爵们的名义干预该封地，引发了佛兰德斯的反叛。叛乱在布维涅会战(Bouvines, 1214年)后得到控制。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腓力四世(“美男子”)却无法平定一场与之相似的叛乱。腓力派往佛兰德斯的军队在库特莱(Courtrai, 1302年)遭到了令法国国王蒙羞的惨败，被迫承认佛兰德斯自治。这次战役打击了法国，让英格兰更有信心与法国较量，但是在阿蒂斯(Athis, 1305年)签署的《佛朗哥-佛兰德斯和平条约》(Franco-Flemish Peace)中，却惩罚了叛军，还向法国大笔赔款，并割让了里尔、杜埃和贝休恩等城镇。本来战败的法国却带着胜利者的战利品离开。佛兰德斯决心收复以上三个城镇，成为百年战争中不可分离的重大问题。

佛兰德斯和法国的紧张关系，就像英国和苏格兰的紧张关系一样。但不同的是，佛兰德斯是因为战略地理位置的原因与法国关系紧张，但是苏格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英国的一个长期对手。1295年，法国签署了首份与苏格兰联盟的协议后，使英法双方原本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与法国在库特莱(1302年)遭到惨败相似，英国也经历了一次耻辱的失败，1314年苏格兰在班诺科本(Bannockburn)击败了爱德华二世。从那以后，英格兰再也无法压制苏格兰独立的诉求。

当在这些问题在佛兰德斯和苏格兰日益恶化的时候，阿基坦依然是争夺的焦点。法国国王们，作为封建领主，通过宣誓效忠仪式控制他们的英格兰附属国，这样的仪式要求每一段新的统治开始的时候，重新进行一次宣誓。这对英格兰的国王们是一个持续的刺激，特别是腓力四世(“美男子”)的儿子们：路易十世、腓力

五世和查理四世——三位国王都是只统治了相当短暂的时期。也就是12年之内，举行了三次这样的仪式。但是法国想要的不仅是控制，而且要获得更多利益。形势看起来仿佛是，法国国王们想要取消君主专制转为中央集权，利用已经建立的封建关系，在可以压制住的范围内，将英格兰从法国的领土上挤出去。法国对英国的第二个干预是对司法机制的控制——本质上是控制司法公正。法国通过声明巴黎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控制当地加斯科涅(Gascon)居民，这声明使法国法院具有推翻英国判决的权力。那些对英国领主不满的人，只要到法国法院上诉，一般就可以重新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判决，判决通常偏向上诉者。

法国执政者找到了三次没收阿基坦的理由——分别在1294年、1324年和1337年。第一次是因为海军争端将其没收，但后来又退回。第二次没收，引发的原因是加斯科涅人烧毁了一座法国的巴士底(设防御要塞的城镇)，因为这座巴士底侵占加斯科涅人的领土，引发了圣莎多斯战争(The war of Saint-Sardos, 1324年)。战争的和解协议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法国国王查理四世，拒绝将整个阿基坦公国还给爱德华二世，还要割让英国的佩里戈尔(Perigord)和阿基耐斯(Agenais)作为赔偿。

卡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四世死于1328年，下一个统治法国的王朝进一步损害法英的关系。查理四世是腓力四世(“美男子”)的第三个儿子，他在位12年，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腓力四世的长子路易十世，死于1316年；腓力四世的第二个儿子腓力五世，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夺了路易十世女儿的继承权，解决了王朝没有继承人的危机。腓力五世冷漠地宣称女性不能继承法国的王位，取代了他的侄女继承王位。腓力四世最小的儿子是查理四世，他也使用哥哥腓力五世的手段，剥夺了腓力五世四个女儿

的继承权登上王位。查理四世死后,剩下唯一的王室成员是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她也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遗孀和年轻的爱德华三世的母亲。卡佩王朝王室家族已经再没有直系的男性继承人。法国贵族们推选瓦卢瓦的腓力六世当他们的国王。可是瓦卢瓦的腓力只不过是已故的卡佩王朝王室的表亲,但是他的优势是:他是经验丰富的法国男性,又与其他贵族关系良好。但是法国贵族们这样的做法,激怒了安茹王朝的统治者爱德华三世,他是已经加冕的英格兰国王。在此之前的一年,年轻的国王连续遭受了父亲被废位和被谋杀的双重打击,几乎被所有人忽视了。但爱德华三世拥有正统王室的血统,对瓦卢瓦的腓力六世这位被选出的国王,构成巨大威胁——然而,爱德华的劣势是他通过母系(爱德华三世的母亲伊莎贝拉是法国国王,即卡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四世的女儿,也是法国王位的唯一继承人,爱德华三世是查理四世的外孙,他的血统是王室正统)才获得这样的血统,但他的身份也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在英格兰,因为法国拒绝归还阿基坦被没收的部分领土,并剥夺了爱德华三世的继承权,对法国的怨恨愈演愈烈。为恢复被剥夺的继承王位的权利,爱德华三世也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爱德华在1328年5月16日,签署了信件,任命两位大主教和法国辩论他“作为合法继承人”^[2]的权利。法国腓力六世国王的律师,对爱德华诉求的回应是遣返他的代表。两个星期以后,腓力六世在雷姆斯(Reims)加冕,爱德华三世以不出席加冕礼来显示他的抗议。

开始时根基不稳的瓦卢瓦王朝,后来却出人意料地强大。腓力六世统治的第一次胜利,是赢得了卡塞尔之战(Cassel, 1328年8月23日)的胜利,使纳韦尔的路易恢复佛兰德斯伯爵的爵位,路易是在一次严重的叛乱后被驱赶到法国的。第二次胜利是

强迫爱德华三世在亚眠(Amiens, 1329年6月6日)为阿基坦问题向法国国王进行简短的宣誓效忠,这是在爱德华三世试图反抗无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紧接着的冬天,爱德华三世的研究者们仔细研究了历史记录,想要找到证据使爱德华三世在亚眠的宣誓效忠不具有君臣关系的效力(最有约束性的)。在1331年的春天,爱德华三世被迫承认,在亚眠向腓力六世进行的宣誓效忠具有君臣关系的效力。英法关系进一步恶化。1333年和1335年之间,当爱德华三世和苏格兰正处于战争中时,法国回应了苏格兰要求共同对付英格兰的援助请求,挑衅英格兰。在此同时,腓力六世集结了军舰准备发动一次十字军,但这一计划后来被教皇突然制止了。因教皇认为西方的和平必须先于任何向东方的圣战(1336年)。腓力六世立即又派遣舰队到诺曼港口,爱德华三世视其为进一步挑衅。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就产生了。一位腓力六世的贴身顾问,名为阿图瓦的罗伯特,他是那个时代鲜有的人物,他是一位伯爵,但也数次被剥夺因女人而得到的引起争议的继承权。他打破了和腓力六世之间的阶层界限,成为国王的贴身顾问。但最终却逃往爱德华三世的那一边。罗伯特受到英国国王的热烈欢迎,之后罗伯特尽心为其服务,一如当年他对腓力六世。现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临界点。在1337年3月,腓力六世指控罗伯特犯有“欺君罪”(即反抗至高无上君权的死罪),因为作为属臣(爱德华三世)不应该接受他的封建领主的敌人(即罗伯特)。1337年5月24日,腓力六世以此为借口没收阿基坦。

爱德华三世对此反应激烈。他早前所有的怨恨都宣泄了出来,他加紧步伐寻找盟友,准备向法国开战。为了获得一个

可以从北方出兵的大陆军事基地,爱德华三世竭力挑动佛兰德斯反叛法国宗主,但是伯爵纳韦尔的路易曾受恩惠于腓力六世,使他一直都站在腓力六世一边。1336年8月,爱德华三世诉诸强硬手段。为了打击佛兰德斯繁荣的纺织工业,他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一次经济打击。爱德华三世下令停止英国向佛兰德斯所有的羊毛出口。到1338年1月,这项战略开始取得成效。一位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提出:佛兰德斯“必须与英格兰成为朋友”才能生存。随后英国和佛兰德斯签订了《盎格鲁-佛兰德斯协议》,这个协议遵循着“‘必须与英格兰成为朋友’才能生存”的原则,确保佛兰德斯的中立地位,因教皇威胁将任何反叛法国宗主国的佛兰德斯人开除教籍。《盎格鲁-佛兰德斯协议》结束了英法之间的和谈。爱德华三世开始因为不公正和偏袒而抵触那些友好又富有敌意的民众(见文献3)。1339年7月爱德华写给教皇本笃十二世的一封信中,控诉腓力六世的罪行。他想要让爱德华三世“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消失”,而且简直不能让爱德华三世见到“白天的阳光”^[3]。但是在爱德华三世的战争经费方面也发生了问题——不仅是钱的问题——那些钱他还没有使用过。佛兰德斯最终同意承认爱德华三世作为真正法国国王的地位,爱德华三世将他外交的秘密武器公诸于众——那就是他被错误剥夺王位继承权的案子。在1340年2月8日的一份声明(见文献4)中,爱德华三世发表了一份署名“法国国王”的声明,以此为赌注,他试图获得法国民心。他的诉求中,承诺延续他的曾曾祖父路易九世所遵循的古代传统,引起了人民对他法国血统的注意,而且他号召民众在复活节之前承认他的国王身份。

战争至此正式开始,根本没有经过高谈阔论的谈判,而是直接开战。在1340年6月(见图1),英国在斯鲁伊斯(Sluis)歼灭了法国舰队,但却未能攻下法国北部一个独立的城镇图尔奈(Tournai)。结果是英法两个已经损失惨重的王国,在伊斯普兰琴(Espiechin)签署了一个两年的停火协议——期限是:从1340年9月到1341年年6月。在1341年的春天,爱德华三世又拉拢了一个心怀不满、不走运的继承人进他的阵营。那一年,布列塔尼(Brittany)公爵约翰三世在4月去世,但是蒙特福特的约翰在和腓力六世的侄女发生了争执后,失去了继承权。爱德华三世答应帮助蒙特福特,条件是后者承认爱德华三世为法国国王,蒙特福德接受了这个条件。1342年10月,爱德华加入布雷顿(Breton)继承权的战争,并站在蒙特福特的一边,但是6个月的军事僵持后,最终结果是签订梅尔斯特伊特休战协定(the truce of Malestroit, 1343年1月)。1344年,教皇的和平会议在阿维尼翁(Avignon)召开,爱德华三世随后处于优势地位,他再次声明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以及那些相关的证据。战争在1345年再次开始。

到1346年,一个新的逃亡者向爱德华寻求伙伴关系。这一次是哈考特的诺曼·杰弗里。用哈考特担任顾问,爱德华袭击了诺曼底。四次战役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次战斗是在克里西(Crécy)所进行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也就是1346年8月26日,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正在下着小雨,法国军队开始进攻。爱德华三世在战斗处于防守地位,他的部队组成包括:弓箭手、原始的火药炮兵和步兵——这是英格兰在与苏格兰的战争中学到的一种战术。腓力六世则使用热那亚十字弓手,装备了纯种马的骑兵和机动步兵。法国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各种战术的错误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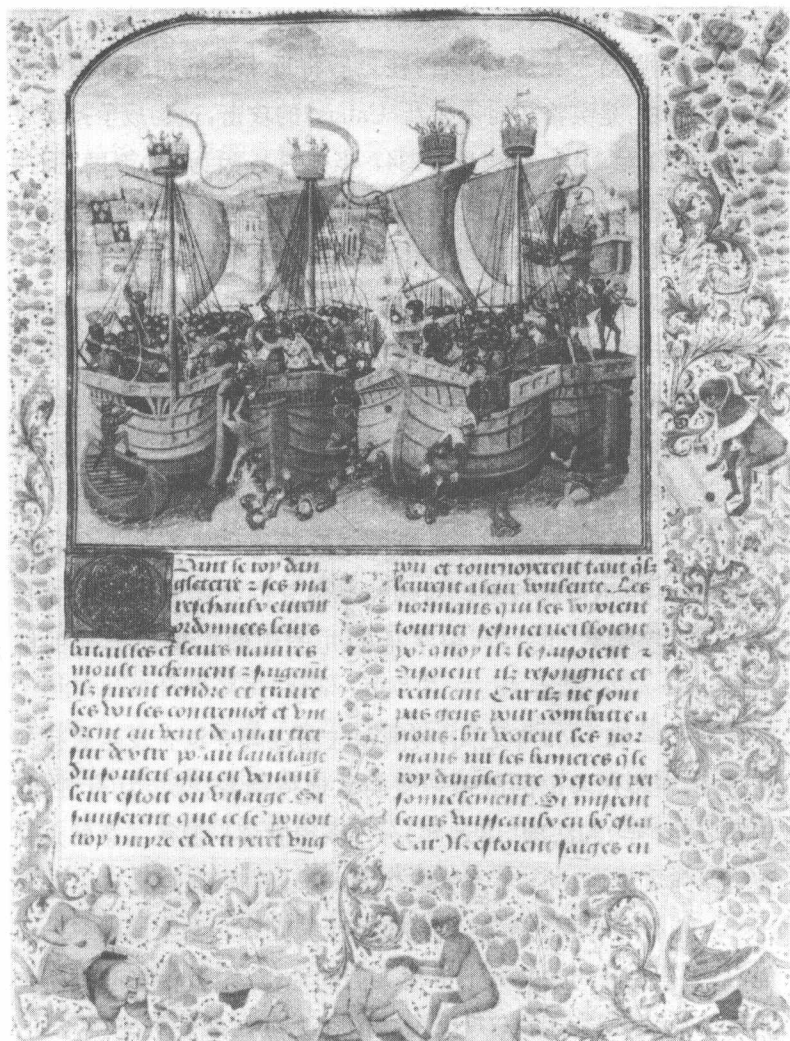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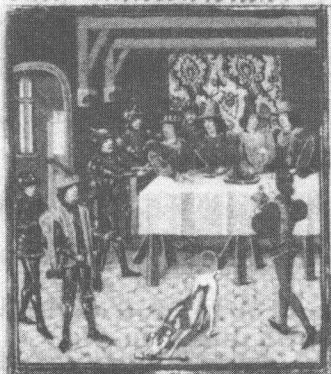
图1 英国海军取得斯鲁伊斯海战的胜利

合,错误命令的传达,使法国骑兵甚至践踏在自己人(意大利十字弓手)的身上,法国人毫无意义的勇敢加速了英国的胜利。这样重要的胜利,对于英格兰而言,在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都没有重演。紧接着,是英格兰对卡拉斯(Calais)的攻击,这场战争持续了11个月(公元1346年9月—1347年8月),因为“六市民”而闻名——根据年代史编者让·傅华萨记录的,为了拯救这座城市,他们把自己献给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妻子。1347年9月,爱德华在卡拉斯签署停火协定,返回英国。黑死病,或称为淋巴腺鼠疫,于1347年12月在法国的地中海港口首次爆发。尽管统计死亡的人数非常困难,但西欧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1345年,对雅各布·范·尔德的不满,导致爱德华三世被暗杀;在1349年,佛兰德斯重回到梅尔伯爵路易的统治下。范·尔德走错的一步就是把佛兰德斯转交给爱德华三世的儿子——黑太子,一位不可思议的反对佛兰德独立的统治者。1350年8月26日,腓力六世去世,留下他的儿子约翰二世作为他的继任者。

1350年和1355年之间,英国和法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布列塔尼的战争一直间歇地持续着,双方互有胜负。英国(1352年)和法国(1354年)分别获得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在克里西的灾难。1351年,约翰二世以骑士的原则定义自己的骑士——荣誉和勇敢的原则,并颁发骑士星勋章。骑士星勋章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约翰的骑士中精英们的地位,跟爱德华三世所创的嘉德勋章(1348年)——庆祝英国在克里西的胜利完全不同,它希望骑士们能更好地抵御英国的敌人。但约翰二世也不得不对付一个与其他的敌人不同的敌人——一位心中充满仇恨又肆无忌惮的王子——纳瓦拉的查理,他是一位拥有皇家血统的王

子。他被纳瓦拉人称为“查理二世”(el Malo),但这个术语还用来描述他在法国的仕途生涯。他的母亲是王室公主珍妮,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世的女儿,因为她的叔叔腓力五世(1316年)篡夺了王位,而被弃置一边。1349年,约翰二世将本属于查理的母亲的土地,送给了他最宠爱的西班牙治安官查理之后,纳瓦拉的查理安排了暗杀这位治安官(1354年1月8日)。因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理由,约翰本人曾下令处死之前的治安官劳尔德·布雷尼埃。虽然,因太后(1354年4月)的阻挠,约翰并未对此事件做出激烈的反应,而是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但却无法阻止英国人和纳瓦拉人在1355年结盟。现在,约翰二世认为:纳瓦拉的查理有可能和国王的王子——查理,诺曼底公爵(未来的查理五世)密谋,反对国王的统治。1356年4月,诺曼底公爵在鲁昂举行宴会,在宾客中有纳瓦拉的查理和哈考特伯爵,约翰二世在宴会中突发制人,把纳瓦拉王子逮捕,并下令处死哈考特伯爵和其他人(见图2)。紧接着的事件,将使约翰二世的统治发生骤变——这个事件就是百年战争的第二大战役——普瓦捷之战(The battle of Poitiers)。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在普瓦捷的对手是威尔士王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被现代人称为“黑太子”。法国国王,拥有在数量上显著超过爱德华的军队,并且主动发起了这场战争。法国的先头骑兵部队遭遇到了英国的长弓手部队,这些英国长弓手通过砍杀法国骑士们的马匹,造成了对方军队的混乱。紧接着,是惨烈的肉搏战。战斗到了最后阶段,英国人又重新上马,突袭那些没有来得及上马的法国军队。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法国国王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成了英国人的俘虏。他那鲁莽的勇敢使他不愿撤退,致使他成为黑太子胜利的奖品。因为国王被俘虏,黑太子不仅决定性地击败法国,还赢得了荣誉(公元1356年9月19日)。

des plus nobles dicelle ville .
Et le lundy ensuyuant en
exerant aults quatre et plus
en l'annet q' nestoit pas en
la ville Et ainsi demourerent
lesd' memz maistres dicelle
ville. Commet le roy de france
vint le roy de navarre et
ust de capiter le conte de hure
ourt & aultres a rouen .



Len le mardy. vi.
jour d'auil ensuy
uant ce fut le mar
dy apres la mylka
reque le roy de france se prit
au marmauar le io de me
neuille touraine accompa
gne ennu de cent lances.
Et nre lesquels estoient le
conte d'arroun son filz le duc
d'orleans son filz messir. iehan
d'artore conte deu messir
charles son filz cousin ger
main du roy le conte de

tancaulle messir. arnou
d'andrien marechal de fra
nce et plus aultres iusques
au nombre dessus et vint
droit au chasteau de rouen
par sus de derriere sus etrer
en la ville. Et trouua en
la sale du chasteau assis
a dîner charles son amie
filz duc de normandie char
les roy de navarre iehan
conte de hurecourt les h.
de preaulx de granille et de
clere et plus aultres. Et
la fist le roy de france prede
lesd' roy de navarre le conte
de hurecourt les h. de pre
aulx de granille de clere mes
sir loys et messir. guille de
hurecourt freres du cote
messir. forquet de friguant
le h. de tourneben messir
maubue de mamesmares
& deux esauers colinet dou
blet et iehan de bantabu
& aultres aultres. filz fist
emprisonner en diuerses
chambres de ce chasteau po
ce que de puis la reconcilia
fuite de la mort de messir
charles despartie comes
table de france le roy de na
uarre auoit machine et
traite plusieurs choses ou
dominante deshonneur et
mal du roy de france et de so
royume. Et le conte de
hurecourt auoit dit ou

图2 扣押查理二世(纳瓦拉)

在王帐中获得的战利品还包括昂贵的书籍、王冠和桌上的银质摆件，而且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桌上还有一个缀满珠宝的骑士星勋章。

经历了耻辱的国王被俘，骑士贵族们被挫败之后，在法国遭到了那些非贵族们的谴责，但他们却没有人谴责国王。他们更乐意相信贵族们从战场逃走等同于叛国，有些人甚至怀疑实际上是否是这些法国骑士们将国王卖给了英国。在一首显然不是一位贵族骑士所写的匿名诗《普瓦捷之战怨歌》中，所有的责难都落在了贵族们的身上，而国王则被称为“所有生物中绝对最高贵的”。^[4]诗人甚至建议“好人雅克”（“雅克”是典型的农民的名字，在此指雅克·博诺姆，Jacques Bonhomme），如果能让“皇太子”（Dauphin）得到更好的辅佐，应该取代贵族。^[5]

事实上，“好人雅克”曾在许多事务上向“皇太子”查理提出建议，甚至提议在1356年10月巴黎三级会议的一次会议，从800多名代表中选出80个人，以改革过去的惯例。这次大会达成一致协议，派遣一支能够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法国的军队，并批准财政支出。布列塔尼在9月遭到了袭击，巴黎也是处于无保护状态中，军队已经被选出来了，它的组成包括：掠夺者——军队中游手好闲的人，雇佣军和投机分子——到处寻欢作乐。如果停战协定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就只是能延长战争。在那些代表们中有些人持有更激进的观点，这些代表包括：艾蒂安·马赛尔——商会会长，也是市长——这些人代表的是即将成为法国主要政治力量的阶级的观点。他们认为必须把君主专制下的决策权，从小群腐败的皇家顾问手中夺过来，让它掌握在第三等级手中。1356年12月，约翰二世从波尔多（Bordeaux）写信给马赛尔，他虽然被囚禁在那里，非常沮丧，处在黑太子的监视下，但仍舒适地生活

着。他敦促马赛尔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这是能“让我回去”的唯一方法。布列塔尼,冬日来临,随着冬日英格兰和纳瓦拉人联合部队的攻打也到来了。勇士伯特朗·杜·盖克兰——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在了查理五世手中,领导了报复性的游击袭击。盎格鲁-纳瓦拉联军,依然是以爱德华三世和纳瓦拉的腓力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为基础。但是,随后他们为了腓力被关押的兄弟查理而战。双方之间的不安定因素一直都存在着。

1357年1月,马赛尔和“皇太子”查理之间,在铸币贬值问题上的矛盾爆发。1357年1月20日,“皇太子”第一次通过声明他的方式,向民众显示他的权力,并勇敢地承担王国的货币贬值的责任,随后明智地做出让步。当第三等级在2月5日和3月3日之间再次举行会议的时候,他们起草了所谓“伟大条例”的文件,据说这份文件在法国更有代表性、监督性和控制性,并及时地获得了“皇太子”的签字。3月下旬,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和英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当时巴黎尚未收到这个消息。约翰二世要求:每个人都遵守停战协定,并且拒绝支付第三等级提出的战争税要求。但“皇太子”查理,当时完全处于巴黎战争派的势力控制之下,4月10日宣布将会继续征收战争税。动荡又添加了一个插曲,在11月,瓦纳拉的查理从监狱逃脱,并直奔巴黎。11月30日,在巴黎左岸灵格斯(Pré-aux-Clercs),这位没有什么信用的纳瓦拉国王向巴黎人做了宣传的演讲,以获得他们的充分信任。他宣称,根据编年史作者吉恩·勒·贝尔,他“想活着,并以死捍卫王国”^[6],查理要让人们相信:他超过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现任的被英国人关押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更具备成为法国国王的资格。当这些事件在巴黎上演的时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和他的俘虏约翰二世之间达成了临时协议,法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一笔昂贵的赎金和一块至少等于法国全部领土四分之一的土地，作为投降的条件。该协议由两位国王起草，并在1358年5月签署生效。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伦敦条约”。该条约没有提及爱德华三世必须放弃他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在巴黎，大学和神职人员公开表示反对该条约，但第三等级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民意记录。在诺曼底，英国和纳瓦拉军队发动了一次新的挑衅。

1358年1月11日，“皇太子”查理针对纳瓦拉的查理夺取王位的企图，在拉塞尔(Les Halles)的一个菜市场发表报复性演讲，但马赛尔和巴黎革命者已经失控。1月初的几个星期里，英国和纳瓦拉的军队已经逼近巴黎。1358年2月22日，当“皇太子”正在卧室跟他的顾问们开会，一群暴徒破门而入，谋杀了香槟和诺曼底的执政官，他们流出的血溅了“皇太子”满身，叛军还把一顶红蓝相间的革命帽戴在他头上(见图3)。1358年3月份，“皇太子”开始自称是法国的摄政王，而不再是以“皇太子”的称号做约翰二世的代理人，查理本人对巴黎发生的一切已经无能为力，3月底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查理的下一步打算是4月9日在普罗旺斯召集一次香槟区第三等级的会议，在那里他警告他的听众们，法国正处在万分危险之中。几天后，查理率领军队夺取了巴黎附近的一个堡垒，并命令炮兵从巴黎带来火炮。马赛尔通过占领卢浮宫的方式反对查理这个举动，因为法国的炮兵都在卢浮宫里面。1358年4月18日，马赛尔写信给“皇太子”查理，委婉地指出查理把忠诚的巴黎人误会为敌人，而真正的敌人是英国和纳瓦拉联军，他们正在巴黎南部乡下肆虐(参见文献5)。同时，马赛尔还向巴黎城外写信寻求盟友。5月下旬，一场血腥的农民起义在巴黎北部爆发，这场被称为扎克雷的农民起义，使法国雪上加霜，“皇太子”和马赛尔之间的内战也爆发了。纳瓦拉的查理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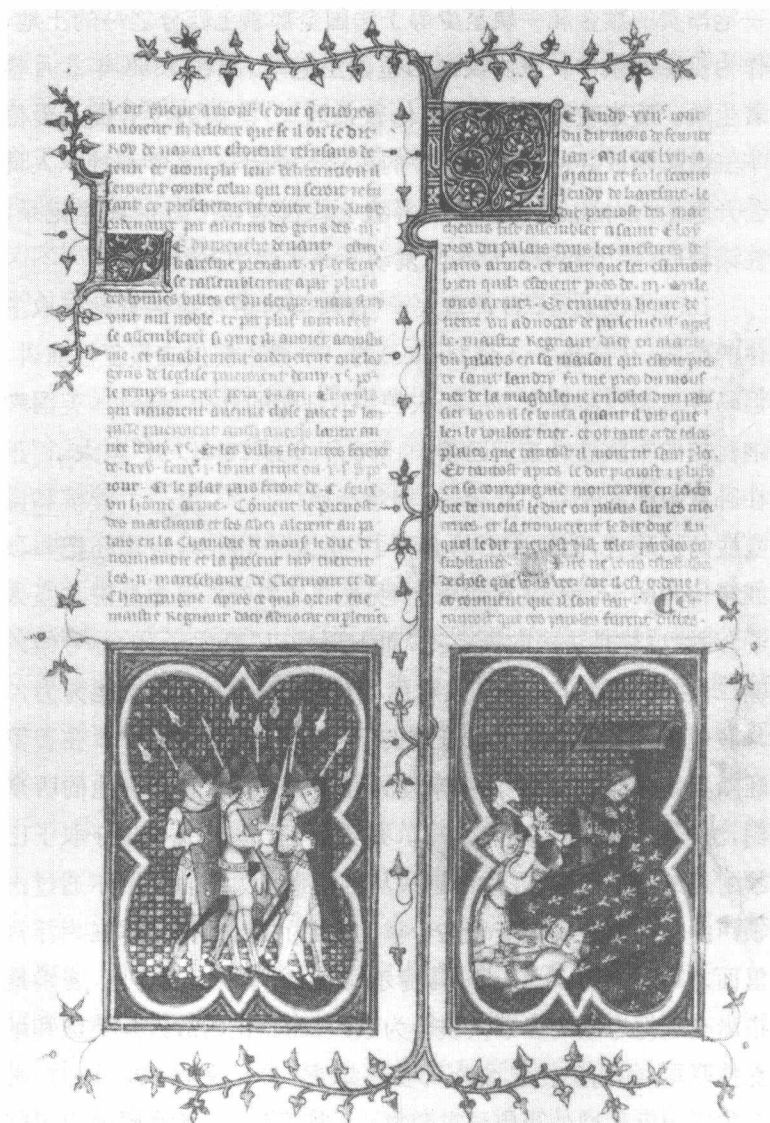


图3 谋杀马赛尔

觉他的地位得不到贵族们支持，就无法稳定下来，因此他镇压农民起义以赢得贵族的支持。因为支持“皇太子”查理的势力增强，因此马赛尔领导的巴黎革命逐渐失去了根基。7月底，马赛尔在街上被谋杀了，这标志着马赛尔领导的巴黎革命结束。民众们极热情地欢迎“皇太子”查理回到巴黎，一如先前他们尽力躲避他一样。1359年8月21日，“皇太子”查理同意彭图卢兹和平协议(The peace of Pentoise)，协议将不守规矩的纳瓦拉的查理交到“皇太子”手中，而查理现在公开声明他自己是一个“善良的法国人”，以获得帮助。

1359年，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爱德华三世以为他可以随意敲诈约翰二世，提高1359年3月签订“第二次伦敦条约”的条件。为了获得额外领土，虽然爱德华三世曾经主动放弃他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但考虑到可能遭受更多损失的前景，因此爱德华三世尽量从他的头衔中剔除“法兰西的国王”的字眼，以法语中一个加强语气的句子“不能忍受也不可行”来表达。11月1日，爱德华三世从加莱出发，决定以武力来解决问题。随同他一起出征的还有他的四个儿子，一支庞大的军队，和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而甘冒风险的雇佣军人。爱德华三世曾提出放弃他的法国王室头衔，但是当他在3月的条约中受到了忽视，他一定曾经想过把那个空洞的词汇“法兰西的国王”变成现实——因此才会有雷姆斯的加冕礼。他的军队一路烧杀洗劫，途经的法国北部，最终到达法国国王从神那里获得王权的圣城——雷姆斯。但是雷姆斯的人民贮存了大量的必需品，他们也不和英国人接近。编年史作者修道士让·德·韦奈特记载了爱德华三世的所有努力，但是“他一无所获”。^[7]虽然爱德华向巴黎进军了一次，但却没有发起进攻。然后，在1359年3月，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支小型的

法国舰队在英格兰海岸线上造成了恐慌。舰队航行到温切尔西(Wenchelsea),船员们洗劫了这座城市,然后离开了。

1360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英国和法国终于达成共识,在沙特尔(Chartres)附近的布利特尼(Brétigny)举行会晤,讨论和平协议的条款。约翰二世以500 000英镑的赎金为代价获得释放,其中一部分钱马上需要付款。爱德华三世得到阿基坦,并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王权,以及其他城镇,但这远远少于先前草案给予他的条件。于是停战协定延迟了18个月。到10月24日,最终的和平协定才在加莱签署。但是这个协定并不是没有后患的,所有领土被割让出去以后,代价仅仅是爱德华三世宣誓放弃头衔,约翰二世放弃阿基坦的君主权为交换条件。虽然如此,加莱的和平协定还是标志着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1364年5月19日,一位年轻人在他父亲约翰二世缺席的情况下(他曾经像一个学徒一样,在政治动荡的局势中摸索着成为君主的方法),继承了法兰西王位,成为“查理五世”。1364年,约翰二世国王被英格兰释放回到法国,之后不久就体面地去世了。而他的儿子路易作为人质,直到剩余所有的赎金支付完了,才能逃脱牢狱之灾。但约翰二世遗留给法国的是一笔毁灭性的债务,也留给了法国一场巨大的灾难,还大大缩小了的领土。在1363年9月的一次秘密行动中,约翰二世又以另一种方式让法国因自己留下了印记。他赐予儿子腓力——后者在普瓦捷战役一直在他的身边——勃艮第公国富饶的领地。这激怒了一位比腓力与勃艮第公国关系更密切的继承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纳瓦拉的查理二世。

查理五世对王权的观点,在一份私人保管的手稿中已经显露了出来,这份手稿包括加冕仪式记录,或者称为礼拜日历,都是在

1364年5月他的加冕礼两年内完成的,相信比较准确地反应出了他的加冕仪式的实际情况。礼拜仪式——强调法国国王们神圣的本质,包括新的祈祷者们向上帝请求为查理的军队增强战斗力,让他可以战胜自己的敌人们。这样的礼拜仪式在历史学家看来,“比以前的法国礼仪日历更像战争日历”。^[8]这表明查理五世将《布列塔尼条约》视为绝不可能永久的。事实上,在法国内部流血冲突不断。除了布列塔尼继承人的战争,这场战争不受和平条约的约束,成群被称为“路游者”的士兵,他们曾经在战斗结束时被解散,现在正在将期望寄托于与匪帮合作,他们被称为“合伙人”。其中最凶残的被称为“最大匪帮”。一个名叫伯特朗·杜·盖克兰的布列塔尼游击战士,已经在查理二世(布洛瓦)身边非常活跃,查理在布列塔尼继承权之战中获得法国人支持,处于原告的地位。而杜·盖克兰,显而易见地在查理五世的统治时期扮演着三面的角色。杜·盖克兰的优势是他的实战能力和游击战略,以及招募和控制那些无法无天的非贵族勇士的毫无争议的能力,这个非贵族勇士阶层正在不断崛起。并且他的价值对查理本人而言,是一个随时可以代替国王上战场的指挥官,因为查理本人对战场上的事情所知甚少。杜·盖克兰在查理的统治早期的时候,就在科歇雷尔(Cocherel)打败纳瓦拉的军队,这次胜利为国王赢得了荣誉,而这场胜利又恰好是在1364年“皇太子”加冕礼的前三天。纳瓦拉的查理不得不在第二年签订了和平协定。杜·盖克兰于那年(1365年)9月在鸥赖(Auray)被击败,查理二世(布洛瓦)被杀。由于英国人插手,支持蒙特福德,布列塔尼公爵在1365年签订了《盖宏德条约》(The treaty of Guérande),至此长期的冲突至少暂时告一段落。

当时的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她所写的人物传记

《查理五世》中，也谨慎地让大家知道，查理五世需要一个军事理由，以除掉对法国具有潜在危害的伙伴。他终于在西班牙找到了这个理由，卡斯蒂利亚家族佩德罗的妻子——也就是查理的嫂子被谋杀了。在此事件中，法国国王支持特拉斯塔玛尔家族的亨利，怀疑谋杀是佩德罗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弟弟所为，目的是为了得到卡斯蒂利亚。杜·盖克兰把那些“合伙人”从法国带到了西班牙。法国赢得了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将亨利推上了宝座。佩德罗也按照惯例急忙向英国——也就是“黑太子”爱德华——寻求支援，爱德华接受了他的请求。1367年，他带领一支军队参加了纳赫拉战役(The battle of Najera)。法国人被击败，佩德罗重新夺回了他的王冠。亨利仍然是法国的朋友，他还在1368年11月签署了一项联盟条约，承诺任由法国处理西班牙舰队。

《布列塔尼条约》中，正式放弃声明从来未生效。1368年，查理五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为自己创造了出兵的借口。因为“黑太子”——现在也是阿基坦公爵，将越来越沉重的税收压在了他的臣民身上，臣民们开始反抗。在年底的时候，查理五世声称他仍然拥有阿基坦公国的司法终审权，因此他坚持保留听取上诉的权利。1月，查理请求“黑太子”来巴黎参加最高法院听证会。“黑太子”对此的答复是：他将乐于在签署协议那一天出现在巴黎，那一天他会头戴头盔，率领6万名士兵陪伴在他的身边。很自然地，当查理五世宣布“黑太子”失职(也就是玩忽职守)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快速恢复法国国王的头衔(公元1369年5月—6月间)。同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联姻，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公主与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联姻。通过为他的兄弟安排这场联姻，查理五世设法破坏了佛兰德斯人要将玛格丽特公主嫁给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埃德蒙的计划。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未来，通过扩

张勃艮第领土和权力为法国带来的危险。在1369年11月，在征集了税收的上诉后，查理削弱了爱德华三世在阿基坦的司法审判权，查理正式没收阿基坦公国，这是自1294年以来法国第四次没收阿基坦公国。事实上，在几个月之前，战火就已经复燃了。

从1369年到1375年，讲述的故事都是法国如何重新征服在布列塔尼条约中失去的土地。在这些年中，法国的战略反应出他们吸取克里西和普瓦捷的教训。除非胜算极高或者对他极端有利，查理五世一般不采取压倒性的战略。1340年和1360年之间，爱德华三世赢得了的胜利都是马鞍上的胜利。查理五世则一直处于后方，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踏上战场。查理依靠他的最高统帅伯特朗·杜·盖克兰，帮他夺取一个又一个要塞，始终坚持逐一击破的策略。在战区的城镇和城堡更换着主人，居民们的生活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他们应该向法国军队投降吗？但随后他们又发现该地被英国重新夺回。实际上，英国人并不是公认的不公正的占领者。有时，就像1372年8月在普瓦捷，居民们被划出忠诚的人，杜·盖克兰恢复古代传统上对忠诚的特权认可，同意他可以向家族求助。他的承诺在那一天获胜了。尽管很多英国人的战役在此期间横扫广阔的范围，几乎延伸到法国，但法国堡垒经受住了英国人的攻击。与此同时，1369年，法国海军攻击英国的计划从未奏效。提出侵袭计划的指挥官——“大胆的腓力”，不得被迫转移他的士兵，以遏制从加莱发起的陆地进攻。

像从前一样，纳瓦拉的查理是永远的捣乱分子，他提出了一项特别的挑战。他分别与英国和法国双方进行了欺骗性的谈判，1371年最终和查理五世签订了和平条约。1372年，特拉斯塔玛尔的亨利率领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舰队在拉罗谢尔海战(La Rochelle)中为法国赢得了胜利，限制了英格兰在陆地再补给军队的

能力,也削弱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权。1374年初,一场英国人的战争因不能取得进展,只得在当地和杜·盖克兰签订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随后从1375年开始,是总体上相对和平的时期,持续了大概两年,但是在布鲁日(Bruges)会谈为了取得永久的和平协议,使得代表们又回到了对旧问题的争论上来——怎么处理阿基坦问题?提出了几种互有分歧的建议,最终导致阿基坦问题陷入僵局。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宣称放弃对阿基坦的主权。黑太子因病卧床,1376年去世。第二年5月,战争再次开始,随后在1377年6月21日,统治了英国达50年之久的爱德华三世在他的儿子死后,也命赴黄泉。

在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里,法国在战争中似乎占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此时,一个年仅10岁的男孩理查二世继承了英国王位,而政治阴谋环绕着他。但不久,1380年7月13日,杜·盖克兰去世。两个月后,也就是1380年9月16日,查理五世去世。1380年11月4日,查理六世登上了法国王位,当时还不满12岁。现在英法两个国家的合法统治者都尚未成年。与此同时,一场持续了近40年,被称为“教会大分裂”宗教运动正在进行中,在1378年,造成了教宗分裂,导致出现两位教皇的局面。而这两位教皇又一个支持英国,一个支持法国。

查理五世在世的时候,最后进行的行动是为他未成年的儿子能顺利登上王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他废除了壁炉税——这是他临死前忏悔时宣布的。他去世以后,男孩的四个叔叔:昂儒的路易、贝里的约翰、勃艮第的腓力和波旁的路易,立刻决定联合起来统治这个王国。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完全不顾已故国王的意愿。得到税收资助的查理五世的军队,很快失去了资助,对此军队迅速回应并最终爆发了叛乱。在这个阶段(1378—1382年),

一系列的叛乱和动荡席卷了整个西欧。骚乱也在意大利、佛兰德斯、英格兰以及法国爆发。佛兰德斯的叛乱，以腓力·范·阿特维尔德为首，他是叛乱早期发起者的儿子。但是此时最令法国担心的是盎格鲁-佛兰德斯联盟的潜在威胁，所以当阿特维尔德向英格兰寻求援助时，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指挥法国军队，1382年在鲁斯博克(Roosebeke)帮助腓力的岳父——梅尔伯爵路易，击败叛军。通过这一次行动，“大胆的腓力”不仅保护了他在佛兰德世代相传的产业，同时也从年轻查理六世和梅尔伯爵路易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军费。1383年，一位英国主教——亨利·德斯潘塞，率领军队入侵佛兰德斯，这是为对付教皇克莱蒙特七世，而进行的一场披着剿灭教皇克莱蒙特五世支持者的圣战外衣的战争。德斯潘塞真正目的是通过佛兰德斯，打开对英国羊毛贸易路线的封锁，但是这次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紧接着是短暂的停火协定，这个协定从1384年1月到1385年5月一直有效。于是，法国开始计划对英国进行双管齐下的海上攻击，但是直到1386年11月，这个计划都没有准备好，由于已经到了秋末，这项计划只好被取消了。佛兰德叛乱结束，并于1385年12月签订《图瓦耐和平条约》(The peace of Tournai)，现在“大胆的腓力”可以安心地接收他在佛兰德斯的所有财产，梅尔伯爵路易已死于1384年。

从1389年开始，英法之间进入了一段不稳定，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和平的时期。在之前的一年(1388年)，查理六世宣布从今以后亲政。当时，他记起父亲的谋士们曾经嘲弄地称他为“小猿猴”，或者“小男孩”，因为他们质疑他的血统。四位王子趁乱打劫王室财产的时代结束，一个相对节俭的时代开始。当一系列短期的停战协定将在1398年到期的时候，一个长达28年的停战协

定重新生效。正如经常发生的故事情节一样,尽管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事件直接和英法之间的战争相关,但是一些平常的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中,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在1392年炎热的8月中的某一天,年仅24岁的查理六世,在他骑马去攻打布列塔尼公爵的路上,突发精神错乱。这对法国命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虽然间隔很长时间,查理仍然是时而清醒的状态,但是现在他落入“大胆的腓力”的手中。查理六世想召集在他身边人的官僚们,但这些人大多在1388年被驱逐出法国。“大胆的腓力”在佛兰德斯的经济利益需要依靠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因此“大胆的腓力”安排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与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联姻。1396年,英法联姻的消息和停战协议拓展协定同时公布。在正式协议中,查理六世称他5岁的女儿是“永久和平的保证”,理查二世则在英国硬币上去掉“法兰西英格兰国王”的头衔。对腓力而言,现在佛兰德斯与英格兰的贸易以及海上安全都得到了保障。英国的主战派却阻挠和解。就像傅华萨提及的,许多人抱怨理查二世,“他如此倾向法国的心昭然若揭”。理查德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The Duke of Gloucester),不得不以他的父亲和祖父“以血汗”征服法国所做出的牺牲来提醒理查二世。1399年,冲突得到平息,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四世——他曾被理查德二世褫夺封号并流放——篡夺了英格兰的王位,并废除了理查二世。

事态的发展对法国非常不利,虽然《勒兰冈停战协定》标志着英法百年战争的另一阶段结束。勃艮第公爵领地年轻的继承人,是未来“无畏的约翰”。1396年,他曾目睹自己的军队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被大批杀害。查理六世突然疯狂发生在1392年,从那以后,勃艮第公爵腓力和他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路易之间

的矛盾与日俱增。腓力死于 1404 年 4 月，之后该公国传到了约翰手中，灾难进一步加剧。1404 年和 1405 年，被视为一场大战开始的标志，这是一场三方齐心协力将英国从法国驱逐出去的战争。但波旁王朝雅克的船只因恶劣天气被击退到岸上（1405 年）；奥尔良公爵路易试图占领阿基坦，但无功而返（1406—1407 年）；“无畏的约翰”未能占领加莱。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不常见，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这次机会。无论什么原因造成了失败，这次冒险是由奥尔良公爵路易发起的，“无畏的约翰”曾经反对过这次行动。但是，三者之间相为竞争对手，似乎拖延了战争的进程。

1407 年 11 月 23 日，从巴伐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王宫归国的奥尔良公爵路易遭到了埋伏，他的手被砍下，头部裂开。行凶者逃走，此事件导致法国内战爆发。“无畏的约翰”，很快就向他的叔叔贝里公爵和昂儒公爵承认事件是他所为，并以绝对傲慢的态度保护谋杀者。一位名叫让·皮亚杰的巴黎大学教师，在皇家法庭上为这一暴行事件进行辩护，理由是杀死一个暴君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奥尔良公爵路易的政敌和勃艮第联盟引起这次谋杀事件。现在法国内部两个派系之间分裂的斗争，比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事实上，对立的双方是阿马尼亚克人（以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的名字命名，奥尔良公爵路易的儿子查理的岳父）和勃艮第人。为了对付对方，英格兰成为他们理想的盟友。1411 年，勃艮第公爵与英格兰接洽。1412 年 1 月，阿马尼亚克人模仿他，并向英格兰提供更优厚的谈判条件——英国出兵帮助，就会得到不少于 1369 年至 1375 年之间获得的法国领土的好处。在这个协议中，由贝里、奥尔良和波旁三位公爵以及阿拉贡伯爵、阿马尼亚克的伯爵们以及阿伯特授权援助亨利四世，收复“他的公爵领地”——阿基坦。贝里和奥尔良公爵仅仅要求终生保有他

们在阿基坦的世袭的土地——这些土地将都被视为英格兰的封地。亨利四世这一方面，他同意派遣 8 000 人的军队，以威慑佛兰德斯，使其不要介入其中。但该协议在诺曼底被截获，并很快被宣读给在巴黎的国王议会。查理六世向议员们征求意见，他的议员们坚持要复仇。所有这些策略几乎都没有奏效，但却使英国下定决心以自己的名义入侵法国。在经过二十年的相对和平的时期以后，战争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1413 年 3 月，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去世，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继承了英国王位，成为第二任兰开斯特君主。亨利五世重新积极地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权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所有问题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重中之重依然是军事行动。英国一直被法国舰队的海岸进攻所威慑，长期以来希望结束法国对英国海军的侵扰。因此，1415 年，亨利五世率领海军直奔诺曼底海岸的港口阿夫勒尔(Harfleur)。在攻占阿夫勒尔以后，他挥军向北直奔加莱，在那里亨利五世的军队遇到了法国军队——敌对派系的阿马尼亚克和勃艮第暂时调停了他们的分歧——共同面对来自英国的巨大威胁。1415 年 10 月 25 日，一场战役紧接着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展开，两军之间实力悬殊。法国军队对英国军队的比例至少是四比一。据当时法国人的记载“众首领也愿意被编在对阵的第一个营，他们互相嫉妒以至于不能调和”。^[9]英国使用的战略是用弓箭手瞄准法国的骑兵，而疯狂的战马则践踏法国步兵，法国人奔驰的战马直接掉入英国人挖出的“漏斗”形状的陷坑，对于法国军队当然这一切都是灾难。和他们以前无法支持住正面攻击不同，局势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扭转，亨利五世迅速动身离开战场前往英格兰。

早在 1413—1414 年，法国已经尽力行进了谈判，以满足亨

利五世的野心。这些谈判的内容包括：将约翰二世未支付的赎金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将法国公主凯瑟琳嫁给亨利五世，当然，对于亨利五世要求的在阿基坦的权利，重新恢复成为1360年加莱条约声明中所规定的。亨利五世则尽量让自己的要求更加明确，只要能成为古代的安茹帝国他就满足了。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步，亨利五世在1417年发起了一场与诺曼底的战争。诺曼底是英国在腓力二世时代失去的一个省，亨利三世在《巴黎条约》(1259年)正式承认放弃这个省。1419年1月，亨利五世夺取鲁昂，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巴黎。但是在巴黎东南五十英里的蒙特涅，1419年9月10日，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谋杀事件。这一次，“皇太子”查理(未来的查理七世)正在和“无畏的约翰”举行会谈，原本的目的是打算结束内战，但是却又重新燃起了战火。查理的随从杀死了勃艮第公爵，以作为对谋杀奥尔良公爵路易的报复。事实上，早在1416年10月6日，“无畏的约翰”与亨利五世已经签署了结盟协定，但这次是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好人腓力”(勃艮第公爵)在向英国报复。这一事件的直接结果是达成一项协议：英国和法国勃艮第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皇太子”查理和他的党羽。更重要的是，1420年5月21日，在特鲁瓦签订了一份条约，国王查理六世和王后伊莎贝拉都接受的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条款包括：因为查理在蒙特涅所犯下的罪行，褫夺他“皇太子”的“称谓”。承认法国凯瑟琳公主和亨利五世的联姻，并准予亨利五世国王以及他的子孙统治法国的权利，世袭罔替直至永远(见文献10)。

与此同时，1418年5月29日，“无畏的约翰”已经从阿玛格尼亚手中夺取了巴黎。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在攻击中被打死。

“皇太子”查理被从床上营救出去，迅速逃离了巴黎。在 1422 年 8 月 31 日，亨利五世死后，留给他的幼子亨利六世征服法国的责任，以及至少在羊皮文件中最高君主的权利。两个月后，也就是 10 月 21 日，在位 42 年的查理六世去世，留下的是已经分裂的国土。皇太子党（或称法兰西）几乎无所作为——在阿马尼亚克伯爵死后重新命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卢瓦尔河南部撤退。但查理的这一派，粗略估计仍然占有法国大约一半的领土。“皇太子”的外交信函显示，在 15 世纪 20 年代，他采取了强硬和明智的行动，并因此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摆脱了阴暗懒散的形象。许多同时代的人甚至圣女贞德本人都暗示，他赢回世袭财产的决心加强了。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从多雷米来的年轻的女孩，亲自出面“遵从上帝的命令”。

沃库勒尔（Vaucouleurs），是当地政府所在地，圣女贞德说服上尉罗伯特·博垂科特给她提供一小队护卫，一套男人的衣服、鞋子和一匹马，这样她可以去希依（Chinon）向“皇太子”查理传递一个事关王国命运的秘密消息。在此，她宣布自己是上帝的特使。被“皇太子”接见一次后，她被送往普瓦捷接受国王神学家们对她的进一步审查。她发誓她在被围困的奥尔良，会取得奇迹般的胜利。1429 年 5 月 8 日，她率领军队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皇太子”授权她将战争延伸到卢瓦尔河谷。在 6 月初的两个星期里，法国部队成功地夺取了雅尔若、卢瓦尔河畔默恩、博让西和帕提。接下来的战役在 6 月下旬开始，目标是雷姆斯。在那里，“皇太子”查理——之前在“特瓦鲁条约”中被剥夺了王位——试图通过正式的涂油和加冕仪式来确认他的王位。1429 年 7 月 17 日举行了加冕仪式。法兰西 12 个王国的代表——王国中最高贵的王子和神职人员——都出席了加冕仪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

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缺席。

圣女贞德认为查理的军队现在应该挥军巴黎，目的是为了赢得加冕仪式的支持，其他战略目标暂时放在一边。但是“好人腓力”正在清算当年狡诈的纳瓦拉的查理对他造成的政治困局。在查理举行加冕礼的时候，“好人腓力”正在巴黎受到贝德福德公爵的款待，贝德福德公爵是已故亨利五世的弟弟，因此，对待贝德福德公爵注定需要使用巧妙的手段。为了个人利益，“好人腓力”不惜冒着被英国操纵的风险。从加冕礼那天开始，贝德福德公爵也开始与查理七世进行和解谈判。1429年8月28日，当贞德和她的军队抵达巴黎郊区圣德尼两天以后，她准备进行一场收复首都的战斗。查理却与勃艮第人达成停战协定，该协定的条件包括割让除巴黎以外，法国领土的很大一块地方。在勃艮第的代表团穿梭于阿拉斯和贡皮埃涅之间安排停战事宜时，另一批勃艮第人则在路易·卢森堡的领导下准备对抗法国军队，然后再占领巴黎的所有关口。里士满的亚瑟——他是布列塔尼的王子，也是一位自从1424年起就一直支持法国的贵族，他率领军队直逼英格兰占领的诺曼底边境，回应英国军队的入侵。贝德福德不得不调遣许多英国军队到鲁昂。这样就留下了大部分法国勃艮第军队保卫巴黎。9月8日，勃艮第人攻打巴黎失败。法国军队转向卢瓦尔。查理继续与“好人腓力”寻求和解，实际上他停止了军事行动。圣女贞德坚信法国必须通过手中的剑赢得胜利，这不仅代表一切，而且也是必须坚定不移。对圣女贞德而言，她只有一种命运。1430年5月23日，攻城失败以后，当她骑马殿后准备离开贡皮埃涅城的时候，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并俘虏。法国女历史学家雷金娜·佩奴德注意到了她被俘虏的经过：“当时进行每次进攻或者遭到部下质疑的时候，她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列；但是当撤

退的时候，她总是殿后。”^[10]

圣女贞德的影响，可以从她被捕所产生的过度反应中看出来。据一位史学家的记录，当时俘虏她的那个人声称“即使给我一颗国王的头颅放在手上，也没有这样喜悦”。“好人腓力”听说她被俘的消息后，亲自去通知了她的父亲。不幸的是，他是如何说的，我们今天一无所知。在她被捕的那一天，“好人腓力”就发出信件宣布她被捉走了。在她被囚禁的那年，她被从一个城堡转移到另一个城堡，1431年1月9日—5月29日之间，贞德在鲁昂接受审判。后来被判定为一个陷入邪道的异端——严格意义上来讲，当时的法律依据竟然是贞德宣布放弃男装以后，又重新恢复男装打扮（因《圣经》禁止）——1431年5月30日，她在鲁昂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尽管圣女贞德未能帮助查理七世赢得法国的胜利，但是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她帮助法国扭转了战争的局势。有些人认为查理七世和“好人腓力”努力结束内战的功绩更重要，但毫无疑问，贞德领导军队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帮助“好人腓力”下定决心将赌注押在哪一方，哪一方才是可能胜利的一方。

1431年12月16日，年仅9岁的亨利六世在巴黎加冕成为法兰西国王。雷姆斯——现在法国的手中，占领雷姆斯，看起来似乎太过冒险，根本是无法企及的。1434年，经过初步磋商，“好人腓力”最后决定赦免查理，因为后者答应对在蒙特涅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赔偿，数目相当可观，赔偿金额远远高于十年前。1435年9月21日，两位王公终于在在阿拉斯恢复了两国之间的和平。法国勃艮第总理大臣尼古拉斯·罗兰起草出了一份巧妙但前后矛盾的协议，这就使“好人腓力”可以打破他与英国之间的协议。查理七世继承法国王位，因亨利五世死在查理六

世之前，因此罗兰认为英格兰早就丧失了继承法国王位的机会。英格兰被腓力这种行为激怒了，因为这个协议违背《特鲁瓦条约》以及多次经过确认的盎格鲁-勃艮第联盟。在所有的细节中，最引发他们愤怒的是“好人腓力”承认查理七世作为法兰西国王的身份，这是一个英格兰还在索赔的头衔。但贝德福德公爵在阿拉斯条约签署前的一周去世，而他去世后留给英格兰的是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对抗法国的艰难抉择。最终，格洛斯特公爵（亨利五世的哥哥）汉弗莱领导的主战派压倒了亨利·博福特为首的和平派。格洛斯特开始着手一系列军事行动，挑衅“好人腓力”对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译者）的最高统治权。最后根本没有成功。1436年4月13日，巴黎又重回法国管辖。经济封锁，不让食品进入首都，使巴黎人下决心与英国人作战。

1439年7月，在“好人腓力”的赞助下，并借助于他妻子葡萄牙的伊莎贝尔协助，法国和英国在格拉维林纳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未能推进长期以来争执不断的老问题：亨利六世是否应该放弃“法兰西的国王”的头衔。答案是他根本不会。一个称为“布拉格叛乱的事件”——以波西米亚发生的一场叛乱命名——发生，为避免那些可能造成战争周期性频繁发生的干扰因素提供了条件。许多法国王公贵族，他们本是查理七世应该信任的人，却密谋除掉那些不受欢迎王室行政人员。在参与密谋的策划者名单中，都是与圣女贞德战役有关的名字，他们是阿朗松公爵杜布瓦，奥尔良的私生子——也是奥尔良国王的亲生儿子，未来的路易十一世。查理七世对此的反应是重燃对英格兰的战火。当英国证明没有能力以战场上的成功来回应国内的叛乱时，1444年，和平谈判不得不再次开始。总体上的和

平局面打破，签署了一个有效为期两年的和平协定。值得引起注意的还有，英法两国达成了缔结政治婚姻的协议，亨利六世和查理七世的侄女——昂儒的玛格丽特联姻。1447年，格洛斯特公爵死于狱中。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取代他继续倡导和平。侵入布列塔尼成为战争导火索，1449年8月，查理七世破坏了和英格兰的停战协定，军队进入诺曼底。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年。最后，鲁昂小镇——是圣女贞德接受审判的地方——在敌人后方，在1450年11月沦陷。在英格兰，萨福克伯爵因尝试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因失败而遭到责难，成为罪魁祸首被放逐，随后被杀。在1451年和1453年之间，阿基坦的战争依然继续。老将军约翰·托尔伯特，当时已经80多岁，曾经接受圣女贞德的挑战，随同萨福克一起来到英国。他在1429年《写给英国的信》这封信中记载：约翰·托尔伯特死在阿基坦卡斯特隆的战场上。1453年7月17日，法国军队在姓波尔热的两兄弟领导下，使用高级的火炮，使法国取得了在卡斯特隆的胜利。波尔多，一直以来被英国占有，在1453年10月19日陷落，使法国完成三面军事行动的成就，即自阿拉斯以来：巴黎、诺曼底和阿基坦的胜利。只有加莱小镇依然是英国在英格兰大陆的领土。

没有人能确定这场至此已经持续了116年的战争是否结束了。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法国的守卫者继续监视着英格兰的一举一动。直到1553年，英格兰一直占领着加莱，并一直沿用“法兰西国王”的头衔到19世纪前期。犹如历史重演，1453年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亨利六世也失去理智（发疯了），内战随后而至。

注 释：

- [1] *Historiens et chroniqueurs du moyen age: Robert de Clari, Villehardouin, Joinville, Froissart, Commynes*, ed. Albert Pauphilet (Bibliothèque de la Pleiade)(Paris: Gallimard, 1952), p. 353.
- [2] Eugene Deprez, *Les pre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La papauté,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1328—1342)* (Paris: Fontemoing, 1902), p. 36.
- [3] Deprez, *Preliminaires*, p. 219.
- [4] Charles de Beaurepaire, "Complainte sur la bataille de Poitiers,"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 ser. 2, 12(1851), p. 259.
- [5] *Ibid.*, p. 260.
- [6] *Chronique de Jean le Bel*, ed. Jules Viard and Eugene Deprez, vol. 2 (Paris: Champion, 1977), p. 253.
- [7] *The Chronicle of Jean de Venette*, trans. Jean Birdsall, ed. Richard A. Newhall(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96.
- [8] Richard A. Jackson, ed., *Ordines Coronationis Franciae: Tests and Ordines for the Coronation of Frankish and French Kings and Queens in the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0), p. 455.
- [9] Jean Juvenal des Ursins cited by Ian Heath, *Armies of the Middle Ages: Organisation, Tactics, Dress and Weapons*, vol. 1 (Goring-by-Sea: Wargames Research Group, 1982), p. 71.
- [10] Regine Pemoud, *Joan of Arc: By Herself and Her Witnesses*, trans. Edward Hyams(New York: Stein & Day, 1966), p. 151.

目 录

序言	1
历史年表	1
英法王族谱系表	1
历史概述	1
第一章 背景:英法百年战争的原因	1
没收阿基坦	1
王朝的问题	5
女性继承人	6
通过女性转移的继承权	9
爱德华,英格兰和法国国王	10
第二章 民众起义	15
佛兰德斯	17
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	22
1381年的农民起义	26
第三章 骑士精神的兴衰和英法百年战争	35
骑士文化理论	35
实践中的骑士精神	38
战争理论的重生	47

第四章 法国王室权威的建立:君主制宗教	51
法国的传统	51
第五章 战争和圣女贞德	66
第六章 结论	86
人物传略	91
伯特朗·杜·盖克兰	91
查理五世	92
查理六世	94
查理七世	97
查理二世(纳瓦拉)	99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102
爱德华三世	104
黑太子爱德华	107
艾蒂安·马塞尔	108
亨利五世	110
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	113
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	115
让·傅华萨	117
圣女贞德	119
好人约翰二世	124
“无畏的约翰”	127
腓力六世	129

“好人腓力”	131
阿图瓦的罗伯特三世	135
原始文献	138
文献 1 宣誓效忠文稿	138
文献 2 女性继承权	144
文献 3 爱德华三世的战争理由	148
文献 4 爱德华三世对法国人民的公告	152
文献 5 艾蒂安·马塞尔警告摄政王巴黎人在低声 抱怨	155
文献 6 围攻开始之前要塞中需要的储备	160
文献 7 收复普瓦捷	163
文献 8 格兰弗雷的勇气	170
文献 9 1381 年的英国农民起义	174
文献 10 《特鲁瓦条约》	176
文献 11 圣女贞德写给英国的信	180
文献 12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贞德之歌》	182
文献 13 休·兰诺伊备忘录中给“好人腓力”的 忠告	187
文献 14 《婚姻的十五个乐趣》	191

插图

图 1	英国海军取得斯鲁伊斯海战的胜利	9
图 2	扣押查理二世(纳瓦拉)	12
图 3	谋杀马赛尔	16
图 4	暗杀瓦特·泰勒	30
图 5	克里西战役	41
图 6	好人约翰组建明星骑士团	43
图 7	圣雷姆斯为克洛维斯进行洗礼	54
图 8	围攻奥尔良	78
图 9	围攻奥尔良	79
图 10	在贡比涅抓捕圣女贞德	83
图 11	圣女贞德与围攻巴黎	123

第一章

背景：英法百年战争的原因

没收阿基坦

百年战争开始于 14 世纪早期，当时的英国和法国，相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英国和法国而言，尚没有明确的国界。事实上，这场战争本身可以看作是逐步展开的建立两国之间边界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12 世纪后期的法国地图显示：现在法国的领土几乎一半在当时都属于英国。英国拥有的大片大陆被称为安茹帝国，领土范围从英吉利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由英国国王继承的在法国的领土源于征服者威廉。他是一名法国人，也是诺曼底公爵，他成功地征服了英格兰（黑斯廷斯，公元 1066 年），这使他同时成为一位英国国王和一名法国公爵。当法国人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 1154 年登上英格兰王位，金雀花王朝通过进一步的承继和合并，在法国控制的领土达到巅峰。金雀花王朝起源于一个团结统一的法国，因此百年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最终划定英格兰声称属于它们的陆地。法国挑战英国在这块大陆的统治权，不

惜以一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为代价来解决这一问题。

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并非由于某个单一的事件。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意识形态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学家认为百年战争始于 1337 年,多少是出于习惯。在那一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手中没收了阿基坦公国(Aquitaine,也作吉耶纳 Guyenne)。争夺阿基坦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到 1337 年的时候,阿基坦是英格兰在法国保有的一块主要领土。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公元 1165—1223 年)集权的趋势已经使古代安茹帝国瓦解。亨利二世的后代们丢掉了许多领土,到 1259 年签署《巴黎和约》时达到割让土地的顶峰时期。亨利三世既期望和平,也承认目前权力平衡的政治情况。该协议迫使他放弃那些他已丧失实际控制的省份,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大部分的家族领土,或者说放弃了安茹帝国。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承认路易九世在诺曼底、昂儒、缅因、都兰、普瓦图的统治权,签字同意放弃这些土地。亨利保留阿基坦,但代价是宣誓效忠于宗主国。这意味着在协议中,亨利发誓以“专属于他的忠诚”效忠于他的姐夫,法国国王,使阿基坦公国成为了法国的封地。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这种关系为封建关系,尽管术语“封建主义”指的是一种管辖权上的关系(涉及宗主权的范围),具有多种类的特点,而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当时,路易九世似乎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在阿基坦谈判中的胜利。他的传记作者约恩维利(Joinville)在《圣路易斯的历史》一书中捕捉到他的反应是:“在我看来,我给他的一切皆因我做得很好,过去他不是我的臣民,现在他要为我效忠。”从理论上讲,亨利三世成为路易九世的封臣,而后者是他的宗主(封建领主)。阿基坦地区是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具有海上战略的重要位置；它一直处于法兰克王朝和加洛林王朝之间交替控制之下，但是它也一直被法国觊觎。历史学家爱德华·裴瑞(Edouard Perroy)很有洞见地把它视作一颗两个王朝之间永恒的“不和的金苹果”。

12世纪中叶，法国君主制国家的建立，已经几乎快要让阿基坦永久地属于王室统治地区。阿基坦的埃莉诺与路易七世的婚姻(1137年)，使阿基坦公国归属到了法国王室的统治范围。但是这对王室夫妇无法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致使这场婚姻于1152年告吹。埃莉诺离开法国，原封不动地带走了自己家族世代相传的领土——阿基坦公国。同年，她又和亨利二世结婚，后者的头衔是安茹伯爵和诺曼底公爵。1154年，亨利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埃莉诺的土地成为英国的领土，三个世纪以来关于阿基坦归属问题的争论宣告终结。这一地区在地理上接近法国，但是所有权归属于海峡对面的英国，根本不在法国管辖的范围之内。当时在法国那些不赞成女性拥有继承权的人，他们一定在背地里抱怨着允许女性继承领土的风险。

没收阿基坦发生在1337年，这次没收是基于一场争端：英国国王庇护法兰西国王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虽然这一事件点燃了战争的火花，但它并不是定义百年战争爆发的唯一历史时刻。两个更早发生的事件曾引发过类似的领土没收行为：一是1294年，加斯科涅人(Gascon)和诺曼水手在巴约纳(Bayonne)和拉谢尔(La Rochelle)两地发生的小冲突；一是1323年，英国军队在圣沙多斯(Saint-Sardons)对一座法国巴士底(中世纪专为防御的坚固城堡)进行的毁灭打击。很难判断，没收领土的行为，究竟是法国宗主国对英国封臣暂时施加压力，还是更为严重的，要使封臣领土永远归属于宗主国。在每一事件的解决协议中，至少都

归还了部分没收的领土，这样的情况在几年内数次发生。然而，1337年的新一轮的没收领土事件，直接演变成了涉及违抗封建关系的案例，并且规模有所扩大。因为当事人双方分别是英格兰的国王爱德华三世和法国国王腓力六世。双方是强劲的竞争对手，并且都在1328年宣称要继承法国王位。这一事件中，法国国王有意通过援用中世纪以来古老的效忠系统，来控制英国国王——这位年轻的国王变得越来越能干，因而想要挣脱封建宗主的束缚。为了爱德华未来的独立，违抗是必要的。他要求获得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而完整行使他在法国的主权，这也被视为百年战争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尔科姆·威尔(Malcolm Vale)曾经提出合理的疑问：怎么能让两个势均力敌的君主玩儿那种宗主与封臣的老把戏呢？这种封建关系瓦解最终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1328年，当腓力六世登上法国王位时，爱德华三世不愿宣誓效忠于他的新宗主。英国国王认为在宣誓效忠仪式上，卑躬屈膝，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与独立，传统上，他们也是暂缓执行屈从的仪式。但是，爱德华欠他的表兄效忠的承诺，而他的表兄正是以计谋击败他，登上法国王位。爱德华躲过了几次试图逼他就范的努力，但1329年，他最终被迫亲自在亚眠(Amiens)执行效忠宣誓。封建君臣关系的效忠权(Liege homage)要求：如果爱德华自己的利益或者联盟在未来与法兰西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爱德华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这项效忠权并没有被执行。腓力六世的律师一定已经仔细评估过这位年轻的英国君主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1331年，爱德华不得不承认，他早期的宣誓效忠的性质是君臣之间的效忠。这对爱德华是一种特别痛苦的让步，他本是法国王位的竞争者，而这项宣誓效忠将被用来证明他已经充分认

可了腓力六世为法兰西国王的地位。

王朝的问题

历史学家们曾经认为：在 1337 年的时候，根本没有事情足以引发战争，直到爱德华收容了腓力的死敌阿图瓦的罗伯特，遭到腓力没收阿基坦的报复，才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则更倾向于认为：直到 1337 年至 1340 年间，战争才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爱德华决定放弃他对腓力的效忠，突然终止了同法国缔结和平协约的谈判，在佛兰德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根特，他正式宣称自己是法国的国王。

在 1337 年 8 月 28 日，在爱德华对英格兰国民的宣言（文献 3）中，他还没有提及自己的法国王位继承权。那么，爱德华是否早就已经计划发动全面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真正目的是完全控制阿基坦的主权，还是他一心想成为的法国国王？如今的共识是，爱德华装腔作势地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时，他只是摆出姿态，声称拥有法国王位继承权，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多（得到整个法国）得少（阿基坦）的策略。由于对法国王位的诉求对他当时的直接策略，即同佛兰德斯结盟的谈判十分有利，因此专家们质疑爱德华想成为国王的诚意。然而，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爱德华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是公平的。有些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德华确实相信其要求并非毫无实现的可能。事实上，作为伊莎贝拉的儿子，爱德华三世是法国王位最直接的男性继承人。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女性的继承权。因此，在下一部分有必要阐述一些支持和反

对女性继承法国王位的案例就像当时的习惯所决定的那样，也如当时的人所争论那样。但是爱德华坚持继承法国王位，公开展示了其所受的伤害与不公，同样也启发了人们对中世纪继承权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当男性们感到其生活地位受到的不公时，便会有暴乱的风险。^[1]百年战争中不计其数的冲突，正是由于对三个人的继承权问题处理不当：爱德华三世、阿图瓦的罗伯特和查理二世（恶棍查理）。最终，整个社会将要为这种疏忽——对继承人的不公正，付出昂贵的代价。^[2]

女性继承人

从休·卡佩（死于公元 996 年）到“美男子”腓力四世（死于公元 1314 年），卡佩王朝，创造了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连续 11 任男性继承人的记录，因此留下了无需理论支持的男性继承传统。但是同样也没有条款反对女性继承权，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未出现的问题所困扰。

但是在 1316 年到 1328 年之间的三位统治者，“美男子”腓力的 3 个儿子，没有一个生出男性继承人。这迫使贵族、富豪和王室在考虑王国未来的君主制时，在没有任何法律先例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巧妙的决定。理论上讲，尽管从未有女性获得过这一权利，但没有什么可以妨碍女性管领法国，有足够多的先例表明：女性能够统治并继承领地，因此，王室方面也可以这样。

与其时代相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邻国阿图瓦，事实表明已故伯爵的女儿阿图瓦的玛赫特，两次抵挡住了来自其孙子阿图瓦的罗伯特的激烈挑战，并以女伯爵的身份统治领地。第三次，罗伯特甚至伪造了一份文件证明，企图通过这份文件授权他的姑姑获

得领地的继承权，再将领地转交给他，然而失败了。虽然有许多著名的女性继承权的例子，也不存在明确将女性从王位继承权排除的立法，但这些都无法同法国根深蒂固地偏爱男性国王的传统相抗衡。路易七世，就是同阿基坦的埃莉诺结婚后又离婚的法国国王，他娶了3任妻子，生了5个女儿以后，才最终得到想要的儿子——即后来的腓力二世。1165年，腓力·奥古斯都诞生时写下的宪章，读起来就像庆祝男性法则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来……”这份宪章描写道，“全国人民唯一的、无可救药的渴望，就是祈求上帝以其仁慈和怜悯赐予我们一个婴儿，他将在我们之后掌握权杖，统治整个王国。这种强烈的渴望同样鼓舞着我们，愿上帝赐予我们性别优越的后代，我们曾为太多女儿的出生而忧心忡忡。”^[3]从理论层面讲，只有在14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弗朗西斯·德·梅罗纳(François de Meyronnes)在评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时首次提到：尽管私人遗产可以被转交给女性，但对国家而言却并非如此，考虑到王国庄严的本质，也因它是一种宗教的社团，不适合由女性继承。

随着法国君权神授信仰进一步发展，女性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的理论也逐渐形成。从1316年到1328年的12年里，先后有两个关于女性的判决先例填补了之前的立法空白：第一，直接宣布女性不能继承法国国王王位；第二，是与第一点相关的决定，女性不能转让统治的权利给男性后代，因为她们本来就没有统治的权利。这两项措施都缺少能够成立的正当理由，不过是提出者或者贵族的势力决定。后世的律师常常可以在一部古老的法兰克私人法典——《萨利克法典》中找到依据，为禁止女性获得王位继承权提供司法依据，但到目前为止（尽管许多当代历史学家有一些误解），这部法典还没有被引用过。

1316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大儿子路易十世去世时，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怀孕的妻子，后来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男孩的诞生本来可以解决王室所面临的危机。但是，这个男孩出生没有几天便夭折了，危机再次笼罩整个王室。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坚定的男性继承王权原则产生在一个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早先的一份遗诏表明，若出现这种情况，路易的女儿珍妮将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珍妮的叔叔，即普瓦捷公爵腓力，很快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国王腓力五世。贵族们被腓力召集到一起，他断然宣称女性不能继承法国王位，这个决定的目的不言而喻。作为篡权者，腓力的易受攻击从其加冕礼时的氛围就可以看出。1317年1月，登基庆典在深锁的宫门内举行，全城上下戒备森严。被驱逐的小孤女珍妮公主的舅父和外祖母勃艮第公爵厄德四世及其母亲艾格尼斯公爵夫人，反对贵族们否决直系继承权。艾格尼斯公爵夫人呼吁进行一次贵族公决，或者称为“*débate contradictoire*”。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贵族们颁布法令支持旁系继承权，即兄弟传给兄弟的继承权（旁系继承权）优先于父亲传给女儿的继承权（直接继承）。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腓力在2月召开了第二次贵族集会，在这次集会中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荒谬地辩称自己的合法身份是建立在他自己和圣路易之间若干联系的基础上。私底下，他也采取了果断行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勃艮第的厄德四世，缓和厄德对其的敌对态度（因此也逐步地解决了小珍妮继承王位的要求）。到1318年3月，厄德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只是为了成为王室的女婿，放弃了外甥女继承王位的权利。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国王自己的女儿被作为剥夺了他侄女权利的工具。腓力五世最终确立了他的王权，也开创了当先王仅遗下女性后代时，旁系取代

直系继承王位的先例。

五年的时间之内，女性不能继承王位的原则再次被引用。1322年，腓力五世去世。他也只有女儿，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似乎是为了平息其弟弟马奇公爵查理的不满，也为了王位的前途，腓力五世可能安排了在他死后由查理继承王位，再次通过旁系继承权优先于直系女性继承权的原则进行了权力移交，剥夺了自己的女儿们争夺王位的权力。因此，在1322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第三个，也是最小一个儿子查理四世毫无异议地登上了王位，推测起来大概是得到了腓力五世的允许，因此查理四世才能将哥哥的女儿们排挤到一边。

通过女性转移的继承权

1328年，废除女性王位继承权的原则在习惯上得以确立，然而这一原则同瓦卢瓦王朝所要求承认的古代习俗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原则还是进一步确立了。如果这些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女性的权利完全被禁止了，那么她们儿子的权利呢？女性通常会放弃权利换得补偿，但男人们通常是比母亲更有野心的挑战者。1328年，查理四世过早地去世，他也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怀孕的妻子，比上一次更复杂、更持久的王位继承权危机再次重演，在上一次的王位之争中，通过与反对者勃艮第公爵厄德联姻解除了危机。但是现在有资格继承王位的旁系也都没有男嗣了。1328年，当皇室还在期待男婴降生时，瓦卢瓦家的腓力就自立为摄政王。卡佩王朝从987年以来一直统治着法国，他既不是卡佩王朝的王室成员也不是国王的儿子，他仅仅是“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一个外甥，如果按照继承原则，他永远不可能获准得到王位。尽管

如此，当查理四世的遗孀诞下一个女婴后，贵族们还是拥护腓力登上了王位。为此，他们制定了第二条王位继承的原则，即不可通过女性转让王位继承权。正如一位拉丁编年史家所说的：“如果母亲没有权利，那么理所当然，她的儿子也同样没有权利。”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为了阻止英王爱德华三世获得法国王位，只要有需要，贵族们甚至会制定相反的法律。既是法国的封臣，又是英国的国王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尽管建立在不牢靠的法律基础之上，在腓力和爱德华争夺法国王位的继承权的过程中，以及从1328年到1340年，双方日益升级的敌对行动中，却都反映了初期的爱国主义。

爱德华，英格兰和法国国王

1340年1月26日，也就是爱德华三世被其表亲腓力六世从王位继承权的名单上挤走12年后，爱德华三世突然在根特挑衅性地给自己冠以了法国国王的头衔，并将其军队驻扎在法军对面。^[4]至少在理论上，《根特宣言》创建了著名的盎格鲁-法兰西双重君主国。两周之后，也就是1340年2月8日，爱德华更进一步，在张贴在教堂大门上的告示中，他自称为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他精明地让人们在瓦卢瓦不得人心的统治和他之间进行选择（见文献4），企图争取法国人民的民心。利用这些策略，两位欧洲的王开始争夺权力的斗争，爱德华三世使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在短短12年间，为什么形势变得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爱德华真的是决心想要得到那个他没有抢到的王位吗？也许根本不是，而是如很多现代学者所说，这只不过是为了获得阿基坦完整

主权的一个策略？1336年以来他的一系列行动显示出战争已经濒临爆发了，在更早期的外交记录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双方的紧张关系。早在1328年5月16日，爱德华的母亲伊莎贝拉曾在北安普顿(Northampton)宣称她的儿子有权继承法国王位，并派公使前往巴黎质问瓦卢瓦的腓力。提出继承王位的要求，但没有成功。1328年5月29日，当第一位瓦卢瓦国王腓力举行加冕典礼，贵族们按惯例向他们的新国王腓力宣誓效忠时，拥有卡佩王室血统的最后一位王子——年轻的爱德华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这一点十分引人瞩目。在一个有着悠久世袭传统的国家，腓力通过选举登上了王位，在政治上亟需认可。通过宣誓效忠和没收封地这两种手段，瓦卢瓦的腓力弥补了爱德华卡佩家族血统优越性造成的差距。在击败法国的封地(封建地产)佛兰德斯的反叛后，1328年8月在卡塞尔，腓力向爱德华施压，要求他宣誓效忠。1329年6月6日在亚眠，极不情愿的爱德华进行了简单的效忠宣誓，但是他没有对腓力进行约束力更强的君王形式的宣誓效忠。据傅华萨记载，直到这时，爱德华的律师们才意识到“英格兰国王是法国国王的封臣意味着什么”。腓力同意等待，让爱德华回家看看“他的前人们所做的一切”，因为那将告诉爱德华该怎样做。但是到了1331年的春天，爱德华被迫承认他早前的宣誓具有君臣间的约束力(或者说“具有绝对忠诚的约束力”)。现在爱德华的困境是，尽管他一直称他在亚眠的宣誓不会影响他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利和继承权，但他现在似乎是承认了腓力作为法国国王的合法身份。

1330年11月，爱德华通过政变摆脱了其母伊莎贝拉和罗杰·莫蒂默的监护。两年后，他又废除了同苏格兰签订的条约，理由是这个条约是在其未成年时签订的。此后在爱德华同腓力

争夺王位的过程中,这个理由都是很好的借口。1333年,爱德华重燃同苏格兰的战火。尽管当时英法两国的君主正在为和平进行谈判,但是1334年5月,腓力鲁莽地宣称阿基坦的和平取决于爱德华是否停止同苏格兰人之间的战争。爱德华三世作为英格兰国王同时是苏格兰领主,将腓力的此番话视为对其领地内部事务的干涉。接下来的外交打击,才使腓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336年3月,教宗本笃十二世取消了腓力十字军东征的五年计划,理由是英法之间还没有议和,而且法国国内的敌人有可能利用腓力不在的时机发动袭击。两个新的事件继而出现:第一个事件是由于教皇取消十字军东征产生的直接但是意外的后果。法国十字军东征的舰队从马赛转移到诺曼底港,在那里他们被爱德华视为对英格兰的直接挑战。第二个事件是1336年底,声名狼藉的阿图瓦的罗伯特来到了英格兰的宫廷。1336年9月,国会投票批准了一项战争津贴,资助爱德华日益明显的战争企图。11月,教皇本笃十二世警告爱德华,阿图瓦的罗伯特出现在英格兰无益于和平谈判。1337年1月23日,爱德华的政务委员会在伦敦塔举行会议,会议达成寻求和平的共识。但与此同时,爱德华还在继续打造舰队并积极地寻找盟友。同一期间,爱德华颁布禁令,禁止英国的羊毛出口到佛兰德斯,意图迫使佛兰德斯与英格兰结盟。1337年5月24日,腓力没收了阿基坦,拉开了“百年战争”的序幕。腓力六世没收阿基坦的理由是爱德华包庇宗主国领主的死敌阿图瓦的罗伯特。

爱德华已经准备好了战争,不过他知道战争资金取决于他将战争贩卖给人民的能力。1337年8月28日,爱德华向神职人员征收新的款项,同一天里,他在一份告示中阐述了对法国发动战争的全部理由,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保卫和平的斗士,面对法国

的侵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希望能获得大家的支持(见文献3)。凭借其血统的优势,爱德华四处召集盟友,反复通过外交手段打击腓力六世。最开始是间歇式的,爱德华尝试着使用法国国王的称号,同时在提及对手时称对方为“自封”为法国国王的“瓦卢瓦的腓力”。1338年,爱德华毁弃了效忠腓力的誓言,并在一封挑战信中公开宣称要通过“武力”推翻他。1339年12月3日,针对佛兰德斯为期3年的羊毛出口禁令达到了目的。为了保护经济,在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的领导下,佛兰德斯打破中立立场,同英格兰结成同盟。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佛兰德斯伯爵纳韦尔的路易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逃亡去了法国。争夺佛兰德斯的外交对抗中,显然爱德华是胜者,现在他在大陆占有发动战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虽然佛兰德斯人的纺织业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已经屈服于爱德华的羊毛禁运令。但是否就像亲法的编年史中所写的那样,或者就像无名诗人在诗歌《苍鹭之盟》中反复提及的那样,佛兰德斯人激起了爱德华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的愿望?这点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教皇的外交努力已经失败,阿基坦的紧张局势根本没有得到缓解,以及如果我们相信爱德华在1337年8月28日的告示中所说的,他已经逐渐认为,腓力六世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想控制阿基坦,而是想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历史学家们一般的共识是:阿基坦之争是导致百年战争的直接原因。只要这种宗主国和封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腓力六世就会利用这种制度对其表亲爱德华三世行使他的权力。因此,为维护这种关系,腓力始终坚持,战争的原因和解决战争的关键仅仅在于处理阿基坦的一些细节问题。然而,爱德华也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在同腓力自由博弈较量时,不受阿

基坦问题的掣肘，而腓力就是靠阿基坦钳制他。因此，从 14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爱德华三世采用的策略就是用王位继承权问题掩盖封建关系问题，即通过重新要求继承法国王位，而达到另外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获得阿基坦的全部主权）。不过，这一策略并不表示爱德华认为自己没有继承法国王位的可能性。也许正是腓力对阿基坦的侵入，对苏格兰的干涉，对海上霸权的觊觎，使得爱德华认为腓力的最终目的在于统治英法两国，在达到目的之前他绝不会罢手。然后，爱德华才决定夺回他那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未成年就被剥夺了的王位继承权，他本可以当上国王的。1340 年，爱德华三世不再是那个乳臭未干的 15 岁小男孩了，1328 年他可以被他的表兄腓力轻而易举地撇在一边，但是现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是一只时刻准备好穿过英吉利海峡与腓力抵角相斗的雄鹿，这才是战争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

- [1] Charles T Wood, *The French Apanages and the Capetian Monarchy, 1224—13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9.
- [2] Paul Viollet, “Comment les femmes ont été exclues en France de la succession à la couronn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Ues-lettres* 34, no. 2(1893), p. 25.
- [3] Jules Tardif, ed., *Monuments historiques; Cartons des rois* (Paris: J. Cayce, 1866), no. 588.
- [4] He divided his ensign or insignia into four parts introducing the French *fleur-de-lis* into two of them.

第二章

民众起义

百年战争时期，同时也是欧洲历史上民众叛乱最激烈、最持久的一个世纪。战争与叛乱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因此值得特别注意。恰恰在 1337 年战争拉开帷幕之前，出现了叛乱的苗头，甚至真正的暴乱。不过，这些早期的民众起义，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英法之间持续的战争状态，确实增加了民众暴乱的可能性，而一旦叛乱爆发，便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战争的进程。大多数起义有着共同的前提，但各具不同特点。即便如此，当反叛者为了争得利益而与既得利益者进行战斗，也就导致了社会剧变。佛兰德斯人进行了历时最久，最为成功的起义，对英法两国人民的叛乱影响最大。同早期历史学家的观点相比，现在的观点认为，反叛煽动者们，甚至是农民，通常都有提高地位的强烈愿望。他们互相联系，时不时鼓励对方，甚至试图通过组成联盟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地位。尤其是在英格兰，和平本来应该是神职人员传道的唯一目的，但激进的传教士们还是为起义提供了平等主义的观念。城市中的铁腕人物则按照自己的计划宣扬其他的平民主义信条。在起义者逐渐增长自信开始质疑贵族体系

的优越性。而贵族们，将叛乱的蔓延或任何异见者联合的信号，看作是大规模恐慌的根由。包括国王们，无论他们曾获得何等的美誉，在 14 世纪的动荡中，也或多或少都处于危机之中，无论是在他们的餐桌上、卧室里，还是他们毫无防备地在户外时。

三个地区持续发生着起义：佛兰德斯、法国和英格兰的群众起义，标志着 14 世纪是一个民众起义、中间阶层在西欧崛起的时代。将一次叛乱与另一次叛乱区别进行概括是危险的，因为在不同的地方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导致了叛乱的爆发并决定了其结果。一些潜在的因素，包括负面的经济影响，例如：粮食短缺、薪资停滞、自然资源获取困难、劳动力市场的波动，还有贸易线路因战争受到危害，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叛乱的发生，但却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导致叛乱的因素，有时会受饥荒或瘟疫的影响而加剧，但更多时候，看起来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过时的社会结构加剧了叛乱爆发的可能性。14 世纪，农民们初次品尝到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滋味，他们有时候要求自治，有时候又要求在之前封闭的政治体系中插一脚，但无论怎么说都是要不断试探他们取得的新权力的底线。毫无疑问，抗税是 14 世纪大多数叛乱的直接原因。但是，收税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百年战争。反叛者们却没有必要反对战争。在法国和英国，相比之下，反叛者们常常指控货币资金本来是为了加强国家的防卫，现在都被浪费和被挪用到了战争中。他们支持的国王周围尽是一些不忠的、想要投机倒把获得暴利的阁僚、地方官员，在法国甚至连皇家卫队也脱不了干系。封建领主、贵族、绅士甚至神职人员，都成为他们公开对抗的敌人。在叛乱最为严重的几年，那些过去的保护者都变成了镇压者，这种情况对国家稳定的破坏甚至超过外敌。

佛兰德斯

中世纪的佛兰德斯，它的疆土分布在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位于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在百年战争中起着关键作用，却被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尽管佛兰德斯并不是战争的主角，但是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先进的工业化程度，使得佛兰德斯成为战争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在战争期间，佛兰德斯的叛乱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比英法两国的民众起义影响都要大，它也为未来那些爆发叛乱的国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标志着整个 14 世纪特征的社会动荡、彻底革命首先在佛兰德斯表现出来。佛兰德斯的叛乱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沿海地区的叛乱（公元 1323—1328 年），根特叛乱（公元 1330—1349 年）以及第二次根特叛乱（公元 1379—1382 年）。而到了 13 世纪末，危机和骚乱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

英法两国都很重视获得佛兰德斯的支持。对英格兰来说，佛兰德斯港口是英格兰海军保卫英国的第一道防线。佛兰德斯也是英国从北方向法国发动侵略的关键地区。此外，佛兰德斯是英国羊毛销售的最大市场，反过来，英格兰又是佛兰德斯使用英国羊毛织成的纺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法国人意识到，一旦英国人与佛兰德斯人结成同盟，将会打破战争力量的平衡，将其置于不利之地。不过，到那时为止，法国还从与佛兰德斯历史久远的关系中获益，而且还是其主要粮食出口国。不久法国卡洛林王朝在 9 世纪覆灭后，佛兰德斯很快就成为了法国所属的一块封地，第一位佛兰德斯伯爵被授予爵位。从此以后，佛兰德斯伯爵就是法国国王的封臣。数代以来，因为法国国王一直都是比较弱的统治

者,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因此佛兰德斯一直相对独立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随着法国疆域不断扩大,法国国王逐渐加强了对佛兰德斯的控制和税收,并且插手干涉佛兰德斯的内部事务。在13世纪早期,佛兰德斯伯爵继承问题遭到了法国的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干预,导致了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的同时反抗。但是,1214年,腓力在布汶战役(the battle of Bouvines)上大获全胜,解除了这次佛兰德斯危机。

在随后的70年里,危机和骚乱的迹象又重新显露出来。在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公元1285—1314年),宗主国法国再次入侵佛兰德斯。1278年继位的佛兰德斯伯爵丹彼埃尔的盖(Guy of Dampierre)试图通过与贵族们的反对者——这些人主要是手工业协会成员和少数派贵族——结成同盟的方式,打破佛兰德斯贵族的权力垄断。腓力国王对此进行干涉,他站在贵族一边,使佛兰德斯产生了两个分明的政治派系。集结在法国国王周围的贵族们,因选择鸢尾花(荷兰语中的lelie)作为他们的徽章而被称作鸢尾花派。伯爵的支持者们被称为狮爪派,其象征是佛兰德斯狮子的巨爪(荷兰语的klauw)。法国人对鸢尾花派的支持,使得佛兰德斯伯爵对英格兰的主动示好做出回应,他试图通过打破力量平衡威胁腓力,并将其注意力引回到对抗英格兰的政策上。1297年到1300年,佛兰德斯伯爵背弃了法国,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结盟。作为报复,法国人将丹彼埃尔的盖投入了监狱,并占领了佛兰德斯,这激起了佛兰德斯人的怒火。1302年,一场旨在反抗法国官员、攻击鸢尾花派和皇家卫戍部队的“布鲁日晨祷起义”爆发。紧接着,法国骑兵的精锐部队进入佛兰德斯镇压起义,佛兰德斯民兵——大部分是步兵,奋起反抗,1302年在库特赖(Courtrai)赢得了前所未闻的空前胜利。这场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战斗，又以“金马刺战役”之称闻名于世，因为有超过 500 副象征着贵族骑士精神的金马刺，被胜利者从落马的法国贵族身上取下，并高高地悬挂在库特赖圣母院的墙上。法国军队的指挥官，阿图瓦的罗伯特二世，在战斗中牺牲。独立战争过后，1305 年，法国和佛兰德斯伯爵布雷蒂尼的罗伯特在阿蒂斯签订和平协议，却使胜利的佛兰德斯如同一个战败者一样，除了要求强制性的巨额赔款，法国国王还获得了佛兰德斯南部地区（今天的法国）的瓦隆城堡主领地（里尔、杜埃和北部省）的临时司法权。了解佛兰德斯人的反抗史，是理解百年战争期间三个阶段起义的重要前提。

第一阶段佛兰德斯起义（公元 1323—1328 年），是一场持久的叛乱，也是 14 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为了反抗年轻的伯爵纳韦尔的路易的统治。佛兰德斯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裂痕，前一位佛兰德斯伯爵布雷蒂尼的罗伯特在阿蒂斯和平协议中的让步，以及支付法国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这一切深重痛苦的根源。乡村的民众们对与法国国王结盟的伯爵和贵族们十分愤慨，这些人向农民收取高昂的地租，并课以重税，还将他们所剩不多的生活必需统统榨干，充实特权阶层的金库。心怀不满的倒皇派（antiroyalists）赶走了伯爵的地方执政官，让农民领袖取而代之。叛乱者们想将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那些所有不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清除出去，他们要求修道院将储存的粮食分发给穷人。尽管佛兰德斯表现出来的是饱受压迫（实际也是如此），然而历史学家大卫·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认为佛兰德斯人正在经历着“期望值不断攀升的革命，而非对压迫的反抗”，其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1]叛乱者对这次叛乱怀有过分的期待，那就是夺取伯爵路易的权力，将法国的势力从佛兰德斯除去。佛兰德斯人不愿再承担

法国战争的军费,也不愿为法国日益膨胀的行政机构买单。于是在废除贵族特权和结束法国干涉的名义下开始了暴力行动。叛军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依赖现有的行政机构才得以确定他们的权力,他们采用那些新颖的体系,导致了他们颠覆性覆灭。^[2]尽管在佛兰德斯的城镇中,不同社会阶层中存在激烈的对抗,但是底层和中间阶层组织(农民、工人、手工艺人和商人)却在推翻贵族的方面达成一致。1324年,佛兰德斯爆发了公开的暴乱。1325年,农村的叛军同布鲁日和伊普尔两地城市的叛军正式联合,这种联合此后在法国和英国爆发的民众起义中被效仿。第二年,叛军将伯爵路易赶出佛兰德斯,此后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1326年,在阿尔奎斯(Arques)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对恢复和平没有任何作用,叛乱很快又在布鲁日爆发。当时的形势,威胁到欧洲所有的贵族统治,但是这场叛乱却被国王腓力六世平息了,作为瓦卢瓦家族第一任法国君主,其统治并不稳定,继承权还受到爱德华三世的质疑。1328年8月23日,在即位的第一年,腓力六世在他的封臣们以及法国之外的贵族们支持下,将佛兰德斯步兵从他们防守的制高点——卡塞尔的山上诱骗下来,将他们打败。腓力调动了一支军队支持其封臣佛兰德斯路易伯爵,也表明了法国想要继续控制佛兰德斯的决心。从国际关系来看,法国人在卡塞尔的胜利帮助腓力铲除了新王朝的反对势力,并树立了威望。当弗莱芒人还控制着卡塞尔山时,他们嘲笑腓力,揭他的伤疤,讥讽他为“弃儿国王”。^[3]但在卡塞尔战役之后,已经获得权力的腓力就敢要求其对手爱德华三世宣布效忠法国国王——作为英国的所有人、作为法国封邑阿基坦的领主对法国国王效忠——这是更有效地承认了腓力的合法性。

第二阶段的佛兰德斯叛乱是由于一次干涉佛兰德斯人贸易的决定性的行为而引起的,不过这次的肇事者不是法国国王,而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36年8月,在一次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中,爱德华颁布禁止英国羊毛出口到佛兰德斯的禁令。可想而知,佛兰德斯纺织业依靠英国羊毛进口才能进行生产,因此佛兰德斯商人发动了暴乱,反抗效忠法国国王的伯爵纳韦尔的路易。禁运问题亟须解决,使来自根特首屈一指大家族的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Jacob van Artevelde)(见人物传略)于1338年脱颖而出。阿特维尔德擅用权力,绕开强势的市政议员,集结了愿意同英国人协商解决禁运问题的那些弗莱芒人成为他的盟友。法国人认为,虽然爱德华三世同佛兰德斯人达成了协议,但不会对法国构成威胁。随着形势的变化,引起百年战争的也许是佛兰德斯人的要求,^[4]1340年,爱德华在根特宣称自己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但是阿特维尔德专横的统治没有持续太久,他同英格兰结盟使他遭到质疑。1345年7月,阿特维尔德被谋杀。1349年,发生的“美好星期二”事件使佛兰德斯伯爵纳韦尔的路易又重掌了权力,除了纺织业协会的成员,所有人都对他夹道欢迎高呼万岁。

叛乱的第三阶段(公元1379—1382年)在根特爆发,纳韦尔的路易的儿子与继任者伯爵梅尔的路易(Count Louis of Male)插手布鲁日和根特之间的贸易竞争,这两地的竞争背后实际是和英格兰结盟、自恃独立的根特与效忠法国的伯爵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法国一方而言,考虑到根特同英格兰的盟友关系,征服根特就可以提高到法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前面提到的叛乱领袖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的儿子,腓力·范·阿特维尔德领导了根特的此次叛乱。法国军队介入了这次叛乱,于1382年在鲁斯博

克战役(the battle of Roosebeke)中打败叛军,并杀死了腓力。这次具有国际象征意义的胜利十分重要:查理六世和法国贵族们重新找回了80年前丢失的金马刺。这场战役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效法佛兰德斯人叛乱不仅十分危险,而且毫无意义。法国介入佛兰德斯人的叛乱,对于法国内部局势稳定,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似乎是佛兰德斯人的反叛怂恿了鲁昂和巴黎的动乱。鲁斯博克战役使得佛兰德斯恢复了平静,也使法国转而思考与英格兰的战争。但是,一场叛乱一直在根特城继续。1385年,当法国人心怀不轨想要全面入侵英格兰时,在英国的支持下,他们的战备遭到了根特人的破坏。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只有佛兰德斯人完全屈服,否则根本就不能开战。1385年12月,随着《图尔奈和平条约》的签订,佛兰德斯人终于妥协,这次谈判是由勃艮第的新伯爵——“大胆的腓力”执行作为14世纪叛乱的“黄金标准”(the gold standard),佛兰德斯叛乱在那一年开始逐渐平息下来。

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

法国的叛乱,之所以被称为“扎克雷”起义,是因为“扎克雷”这个词来源于对叛乱发起者农民的戏谑(这是用来嘲笑“好人雅克”的绰号)。农民点燃了这次叛乱的熊熊烈火,造成了法国政局的严重混乱,对法国君主制造成了几乎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从时间上看,扎克雷起义发生在1356年法军普瓦捷惨败至1360年法军同英格兰签订《布列塔尼和约》期间。当时,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占尽上风,并在计划该如何重新划分法国疆界。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在普瓦捷被俘,使得巴黎的政治统治出现了真空。在英

格兰,沦为阶下囚的约翰二世为了换得自由,催促其同胞对英国人做出灾难性的让步。这时他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五世,在其父王被俘之后代理国王的职务。事实证明查理五世抵制其父在国外对国事的控制。因为最高王权政变的结果不明,这时巴黎笼罩恐惧之中由于缺少政治经验,查理很容易被其他人操纵。按照艾德华·佩里(Edouard Perroy)的话来说,此时“令人怀疑的事情如影随形”在查理的周围。纳瓦拉领主查理,以其名义在法国国内煽动战争。他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一直觊觎法国王位。随后,纳瓦拉的查理臭名昭著,因为他为了个人利益,可以随时换政治立场,一会儿和这个结盟,一会又转向另一个结盟。因为王室财政崩溃,王室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要求改革。改革的领袖人物是艾蒂安·马塞尔,他是巴黎商人商会会长和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rising bourgeois demagogue)的领袖。他不仅控制了巴黎,并且逐渐地控制了尚不能胜任国王职务的小查理。在法国,王位的空缺使君主制的未来很不明朗,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的结果也很不确定。

扎克雷起义发生在法国北部巴黎大省的博韦(Beauvais)地区。要了解扎克雷起义,一定要先了解其爆发时复杂的政治背景。1358年5月28日,起义爆发于瓦兹(Oise)河畔的小村庄圣列伊·德萨伦(Saint-Leu d'Esserent),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可以聚焦为两个人物——现在的摄政王小查理以及现任的巴黎市长马塞尔。纳瓦拉领主则是一张充满变数的牌,因此两边都向他讨好。由于马塞尔控制三级会议,摄政王不能统治巴黎。他只好逃离首都,去重新集结那些支持他的贵族们,以重返巴黎夺取权力。1358年4月10日,即扎克雷起义前七周,查理在普罗万(Provins)发表演说,对当时法国的状况感到遗憾。他认为当

时的法国处于外有强敌内生叛乱的状态。就如编年史作家让·德维内特(Jean de Venette)所言,法国“被两把战争利剑刺穿”。^[5]查理宣布要替他的两位被谋杀的统帅主持正义。这实际就是对马塞尔的宣战。查理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号召所有的人团结在他周围,这标志着内战正式爆发。

在扎克雷起义的第一天,据称村民因法国军队给国家“蒙羞”而感到气愤,他们带着刀和棍杖冲进了附近的一位骑士家,将他和家人全部杀死,并点燃了骑士家的房子。圣列伊·德萨伦附近方圆十英里内的农民因该事件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准备向仇敌发泄心中的怒火。在这次起义中共有9人被杀。这些叛乱分子人数在不断壮大,达到了5000人之多,他们摧毁城堡和要塞,所到之处遍遭焚烧。扎克雷起义很快蔓延了博韦地区、克莱蒙特(Clermont)和巴黎北部的桑利(Senlis)。在攻打蒙特莫伦西(Montmorency)城堡时,叛乱者距离巴黎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从巴黎就可以看到燃烧的火焰。暴乱向东部蔓延,进入了香槟(Champagne)省和皮卡第(Picardy)省。从叛乱爆发到结束短短两周的时间内,叛乱者施行了无数的暴行。随后,叛乱者主要集中在两个独立的小镇里。在梅洛(Mello),纳瓦拉的查理领导贵族们一起反攻叛军,击毙了叛军首领威廉姆·卡尔(William Carle),叛军随即瓦解。在莫克斯(Meaux),幸运的是,国王的一小部分贵族军队迅速剿灭了其余叛军。这场叛乱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是中世纪末期法国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次群众起义。

扎克雷起义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甚至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谜团。编年史家傅华萨曾经写过一段著名的评论:当叛军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暴动时,“他们回答,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做是因为看到别人也这样做”。这就是说,扎克雷起义对暴

乱者和受害者而言,都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但今天很少有分析家会认同这种说法。轻视这场革命和将其看作是无意识的暴行,仅仅是贵族们为了削弱其威胁和否认意识形态运动所采取的一种理解方式。事实上,傅华萨也曾经说过:“他们以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灭世界上所有的贵族和绅士们。”毫无疑问,傅华萨想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写出这句话,但这句话却传达了反叛者们想要推翻贵族阶级的信息。这些反贵族的情绪在本质上应该被看作是军事上的不满。这场暴乱的爆发源头不是那些想要推翻地主封建势力的农奴。在起义爆发的地区,农业欣欣向荣。这里大多数的农业生产者是与地主有合作协议并与地主和睦相处的自由佃农。相反,冲突竟是因为贵族的军事失职,精确点儿说,冲突是由于他们自大地挪用了国防拨款。1356年,法国贵族在普瓦捷惨败后,扎克雷的不满爆发出来,这些贵族中的懦夫曾经被指定为农民们的保护者和防御者,却根本不知道尽到自己的责任。摄政王在与马塞尔陷入对峙的僵局时,占领和加固了巴黎周围城堡。他仅用一条小小的法令就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索。法令要求这些城堡的领主要对城堡进行必要的翻新。如果有必要,领主们会从农民那里寻求资金来源。这引起了农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控诉这些负责保卫他们的骑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此外,三级会议在1357年3月通过立法,允许对某种不平等进行武装反抗。这可能使农民认为武装反抗是他们的权利。这才是扎克雷起义的真正原因。

艾蒂安·马塞尔极力否认煽动了这起叛乱,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成功地在某种程度上与叛军进行合作。叛军在意识上显然是保皇党,他们甚至打着红色王旗(古代法国的神圣旗帜),用“圣丹尼斯”作为口号。在这方面而言,他们可能和马塞尔努力使城

市中产阶级精英代替王权的理想相距甚远。从马塞尔在 1358 年 4 月 18 日写给摄政王的信中(见文献 5),我们可以看出,马塞尔如何通过他对反叛者所遭不公的深深理解,激起了这些人的荣誉感,并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暴乱。毕竟,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暴力运动扫清周围城堡对巴黎的威胁?(马塞尔的一份恰好表明有此目的的书面命令保存了下来)在 4 月 18 日的信中,他分配给摄政王查理的任务是指挥他在巴黎的军队,而非指挥在沙特爾(Chartres)的部队。因为在沙特爾,国家的叛乱者可以自由行动。不过,摄政王十分确定巴黎的革命由于受到扎克雷起义的支持,已成为最紧迫的威胁。事实上,1358 年,动荡的局势将查理推向了英格兰的谈判桌。1360 年 5 月 8 日,在布列塔尼,查理在疆域问题上向爱德华三世做了空前让步。

1381 年的农民起义

由于地理隔离产生的部分影响,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政治浪潮席卷英格兰的时间要晚于欧洲大陆。英国 1381 年爆发大规模叛乱,其规模占到了欧洲大陆新一轮起义的五分之四(公元 1378—1382 年)。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来自欧洲大陆的因素也促成了起义。这个岛国当然了解在国外发生的叛乱,在 14 世纪 20 年代和 40 年代英国自己也遭受过同样动荡的局面。虽然同欧洲大陆的叛乱在激烈程度上有某些相似性,英格兰的情况还是独具英国本土的特色。

农民起义是在反对英国君主制的背景下发生的,起义爆发在年幼的君主理查二世统治的第四年,当时国王年仅 14 岁。1377 年,年仅 10 岁的理查二世继位。他的统治一直是笼罩在他的叔

父冈特公爵约翰掌权的阴影之下,约翰最终亲眼见证了理查二世被关进监狱,被废黜,而且可能是在其子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四世的帮助下,将理查处死。作为理查二世统治的遗产,群众的不满也留给了继承统治的冈特公爵,人们对冈特控制下的王朝统治产生了不信任,这是从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后这个王朝最后几年的真实状况。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1399年,理查二世被废黜,使得一些历史学家用相对善意的态度看待他对暴乱的处理,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刻,历史学家们选择了贬低叛乱者。那时,尽管这些暴乱给王朝带来了冲击,使人们担心君主制会被完全清除掉,但是只谈君主制不足以解释清楚英格兰暴乱的原因。

当代历史学家接受《无名编年史》(Anonimale Chronicle)给出的理由:英国人起义的爆发是“由于异常苛刻的什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以及其他的补助金等轻易地被国会通过,还有对穷人的过度征收”。^[6]1377年至1381年之间,国会三次引入人头税(即按人头征税而非按财产征税),开创了英格兰第一个通用税收系统。第三次人头税是早前人头税税率的三倍,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是比预期低很多。一场无声的暴乱已经在酝酿之中。税吏、执行吏甚至是执政官,都被贴上了叛国贼的标签。税吏成了英国税收体制的替罪羊,却没有办法抗议。除了出现财政危机,有一些证据表明家族仇杀和地方利益之争开始出现,暴乱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当时最显著和痛苦的首要问题是百年战争中的持续开销。税收是为了支付战争费用,但是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其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抗税。1376年,即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最后一年,在“善良国会”上市民同意国王征税“以便他可以维持同敌人的战

争”，但是他们要求结束长期以来对战争资金的滥用。需要改变的机制是弹劾那些背叛了国王和王国的邪恶议员们。谴责英国在对法国战争中的低迷表现，是英国社会中一股可察觉的暗流，因为1360年签订的《布列塔尼和约》确定英国对法国的控制，但是到现在这种控制却极大地被削弱了。最近遭受的挫折则包括1372年海军战败和1373年由冈特公爵约翰率领的陆上作战失败。由于舰队受到摧毁和造船业的止步不前，英国沿海暴露于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威胁之中。这些因素，使人们普遍感觉到国家自身难保。

1381年叛乱发生前，上层阶级已经意识到农民集体行为的威胁，以及随之发生的对于整个采邑制度的风险。1377年，小理查继位的第一年，一封来自地主们的请愿书交到了国会，它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剧变发出警告。村庄的农民们忽然宣称土地是“先王的私有财产”，他们坚持与国王的直接联系而逃避缴纳地主们的税收，将这些地主作为“中间人”排除在外。地主们准确地将这些视为内战的先兆，他们说“除非迅速进行一个强制的补救，否则这些暴乱行为将很快导致国内战争爆发”。^[7]一定要采取行动“避免发生先前像法国一样的危险”，这是在暗指扎克雷起义。他们甚至预想到，冲突会直接导致阶级斗争，因为“造反，以及暴徒之间的联盟目标是反对他们的领主”。^[8]

5月30日，公开的叛乱始于埃塞克斯(Essex)郡的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开始时是地方性的起义，但很快发展成为波及广泛的运动。《无名编年史》写作的基础是那些从埃塞克斯郡发出的信件，这些信件邀请肯特(Kent)、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等郡一起起义。也许这些由持异见者约翰·鲍尔神父发出的神秘信件，对传播反叛思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6月初，

肯特的叛乱爆发，曾在法国作战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被推举出来，成为他们的领袖。6月13日，在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持异见者的数量已增加到几千人，他们发现同国王理查二世见面的机会很快瓦解。这些人向伦敦进发，为了转移对伦敦的威胁，6月14日同国王勇敢地接受叛乱者的要求，他们在伦敦市的一哩远(Mile End)的地方见面。在此地，他同意废除农奴制。尽管如此，反叛者还是猛攻伦敦塔，并杀死了藏身于此的理查国王的两个位高权重的大臣：萨德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Sudbury)和罗伯特·阿莱斯爵士(Robert Hales)。在王室内廷中，他们坐在国王的床上，抓了几个“最尊贵骑士”的胡须，甚至想要亲吻国王的母亲。年代史编者托马斯·华兴翰(Thomas Walsingham)写道：国王牺牲了他的王室顾问，因为他知道“否则，他自己就会被杀”。^[9]没有一个贵族伸手援助，甚至发出抗议。第二天，显然经过为了生存的抗争，理查二世不得不鼓起勇气，同泰勒及叛军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地区见面。在这里，泰勒提出的要求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印记，带有约翰·鲍尔(John Ball)或者也可能是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思想的痕迹。泰勒明确提出，“除一人以外”，^[10]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除国王以外。只认可“温切斯特法”(the Law of Winchester)，指定代理家庭统治各个社区。教会只能保留维持教士生活所需的财物，其余的必须分配给教区居民。最后，废除农奴制而且不能再有义务(不自愿)服务。在史密斯菲尔德的一决胜负，变成了一场泥瓦匠同国王之间力量的对决，对于双方来说他们都命悬一线。泰勒输掉了这场致命的比赛，被利剑砍死(见图4)。尽管起义军被围捕，暴动被瓦解，但是，国王一度看上去也似乎毫无准备。泰勒被杀害后，伦敦市长威廉姆·华尔沃(William Walworth)



图4 暗杀瓦特·泰勒

身边仅有一位仆人陪同，不顾一切地骑马奔回伦敦，号召贵族们“去帮助你们的国王”。他将骑士集合起来解救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国王。国王理查相当令人吃惊地坚持授予市长“骑士勋章”，这是一种含蓄的暗示，即骑士们没能履行维持秩序、保卫国王的传统角色。国王的意愿会颠覆社会秩序，使得市长极其震惊，他抗议说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仅应该是以经营买卖为生”。

当时的情况对理查二世而言，很显然他首先要做的是确立国内的统治，才能进行国外的战争。叛乱是对他统治的一次考验，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的豪言壮语，丝毫没有掩饰王位的危机，“你们当然不愿对自己的国王开火”，据称他还对叛乱者说：“因为我会成为你们的国王、你们的指挥者、你们的领袖。”^[11]叛乱者的思想也获得理查的青睐。在叛乱者看来，英国的上层阶级，而非国王，是起义想要对付的目标。起义者们幻想，一旦王国内清除了所有的地主、贵族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国王将会同平民百姓联合，形成大众的君主制。泰勒的口号：“你最支持谁？支持国王理查和真正的百姓？”^[12]打破了过去国会对“百姓”的定义，过去这个称呼是要保护贵族的利益，是一种不当的取名，不能代表占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尽管起义者大多数是生活在肯特等地的自由佃农，但他们为“重新焕发生机”的“百姓”而战，并力争废除农奴制。在古代的宪法中，《温彻斯特法》继承王室封地的请愿，使叛乱者坚定普通人有权在地方施行自治，管理自己。编年史家华兴翰轻蔑地认为，1381年的暴乱是“猪倌以为自己的地位在士兵之上”的一个时期。^[13]不过，英国的叛乱系统地、有洞见地打击了长期以来几乎存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滥权。在他们构想的世界里（部分已经制定了法律）不再有贵族榨干农民和商人的剩余价值，不再阻拦他们通往经

济富足的道路，地主也不再能通过法律控制劳动者的时间，或者掌控森林和水资源，国会的“百姓”不再是特权的壁垒。现实中，即使有国王的同意，修改宪法也持续不了几年。但是由于百年战争所带来的结构性剧变，英格兰社会的中下层以他们的能力帮助国王理查二世进行战争，并与此同时寻求国王对自己的保护。

14世纪最早的、最严重的民众暴乱发生在佛兰德斯。虽然佛兰德斯曾经是法国国王的封地，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佛兰德斯人已经习惯了独立和自治。他们的起义源自反抗法国国王不断增加的对佛兰德斯自治权的干涉。由于他们需要承担领主、伯爵和国王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社会底层阶级寻找到新的政治手段以取得特权。这种特权通常以宪章的形式出现，来交换社会底层阶级的付款。到14世纪，虽然贵族和底层社会群体之间力量极不均衡，但社会底层压倒性的力量逐渐使贵族失去了对其的威慑力。底层阶级看到了联盟的重要性，而且不再害怕诉诸暴力。通过两个因素，他们沦为法国农奴的危险可以被如下两个有利因素抵消：第一，佛兰德斯伯爵从来没有得到其他国王一样的自治权；第二，法国人知道如果对佛兰德斯人逼迫得太紧，他们会倒向英国人。佛兰德斯的商业需求使他们必须同时依靠英国和法国，但也导致了他们内部斗争不断，使得几十年来的暴乱和动荡无法最终解决。虽然如此，在政治层面，佛兰德斯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法国无法控制的封地。它需要一个有进取心、血统纯正的王子。1384年，“大胆的腓力”继承了佛兰德斯，结束了法国对佛兰德斯控制无效的状况。

从根本上说，法国和英格兰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它们各自的

暴乱却都打着“削弱王权”的旗号。在法国,查理五世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所以他最终以“聪明的查理”闻名。但是在英格兰,这些问题却导致理查二世退位。扎克雷起义和 1381 年的英国农民起义,以及佛兰德斯起义,都是对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和上层阶级非法获得特权的强烈抗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叛乱者责备国王。在法国,扎克雷起义团结在君主周围,只是向那些他们认为罪有应得并且不忠的骑士和贵族发动攻击。在英格兰,叛乱分子将目标瞄准在大臣和军队身上,因为后者出卖了英国战争的成就,使得英格兰王国处于法国攻击的危险之下。14 世纪欧洲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使得许多社会问题爆发。这些问题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政治性的。法国的巴黎革命因 1358 年的扎克雷起义而恶化,最终导致 1360 年法国签订《布列塔尼和约》,遭受奇耻大辱。英格兰财政、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因农民起义爆发达到顶点。几乎在同一时期,英格兰从《布列塔尼和约》获得的好处也悄悄从指缝中溜走。

注释:

- [1] David Nicholas, *Medieval Flanders* (New York: Longman, 1992), p. 216.
- [2] William H. TeBrake, *A Plague of Insurrect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Peasant Revolt in Flanders, 1323—132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p. 34.
- [3] Henry Stephen Lucas,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29), p. 86.
- [4] Flanders stood to gain autonomy by the replacement of their hated French suzerain with the king of England.
- [5] *The Chronicle of Jean de Venette*, trans. Jean Birdsall, ed. Richard A. Newha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84.

- [6] R. B. Dobson, ed., *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23.
- [7] Steven Justice, *Writing and Rebellion: England in 13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41.
- [8] Ibid.
- [9] Dobson, *Peasants' Revolt*, p. 172.
- [10] V. H. Galbraith, ed., *Anonirnalte Chronicle, 1333 to 1381*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27), p. 147.
- [11] Dobson, *Peasants' Revolt*, p. 178.
- [12] Galbraith, *Anonirnalte Chronicle*, p. 139.
- [13] Dobson, *Peasants' Revolt*, p. 172.

第三章

骑士精神的兴衰和 英法百年战争

骑士精神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建构,出现在 12 世纪晚期是针对骑士们发展出来的一种优雅的道德规范。在法语中,“chevalier”这个单词来源于“chivalry”这个词,最初仅仅指马上的骑士,或者是拉丁文中“miles”这个词的意思,全无“荣誉”这个词的寓意。没有人能精确定位“骑士精神”这个词的起源,骑士精神影响了 12—15 世纪之间的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没有学者完全承认其对中世纪战争的影响,但我们知道,骑士现象早于 1337 年——百年战争开始的那年——大约 150 年。

骑士文化理论

是什么让骑士精神的产生成为必要? 骑士精神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规范战士的行为。骑士的最高的美德是英勇,英勇兼具使用武器的专业技术和勇敢的精神,具体体现了军事准备的观念。成为骑士,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学徒期,在能够成为常备军队中的

战士或者能够替王公卖命的战斗力量之前，他们在一定年龄就要接受军事训练。作为“新手”，或者称为“侍从骑士”，他们被培养为战争的工具，会学习实用的军事技术，同时他也受到良好的美德教育。例如，如果我们听过 12 世纪的道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和富热尔的斯蒂芬(Stephen of Fougeres)所说的，那个时代生活的战士亟须改革。索尔兹伯里和富热尔发现战士们任性、贪婪、过于独立，使他们成为百姓的欺压者而不是保护者。简而言之，索尔兹伯里和富热尔认为服务于王公们的骑士首先应该是服侍上帝的。对道德家们而言，为了整个社会，理想的骑士精神应该是在战士阶级灌输基督教的美德。富热尔甚至构想像设立教牧职级一样在骑士间建立骑士秩序。

尽管王公们和神职人员们都意识到了骑士精神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几乎毫无争议地认为骑士精神源于文学，而文学是骑士精神的载体，将其传播开来。文学与现实、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骑士精神现象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毫不夸张地说，生活有时模仿艺术。在 12 世纪，骑士文学发展出很多分支，其中一些是关于英国和法国。这些文学如同一直被称颂的那样，对军事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英国，关于不列颠的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亚瑟王。在孟莫斯郡的杰弗里(Geoffery of Monmouth)12 世纪所写的作品《不列颠诸王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故事。尽管按照杰弗里的说法，这个故事引自一本“非常古老的”书，然而杰弗里一直被称为亚瑟王传奇故事的“奠基人”。在法国，史诗《罗兰之歌》最好地诠释了“武功之歌”。它叙述了查理曼大帝和他的侄子罗兰的英勇功绩。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etien de Troyes)所写的“罗曼史”(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

它们是用法语写的),主要讲述冒险传奇和游侠行径。这种故事的类型大多数是描写一个年轻人遵照骑士的信条,骑马去冒险,来证明他在军队的价值。

骑士文学构成了侍从骑士在训练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听《圣经》故事,可以激发中世纪僧侣们的基督美德一样聆听这些小说能鼓励这些侍从骑士以古代的英雄为榜样,做出伟大的事迹——亚瑟和罗兰的丰功伟绩被反复灌输给年轻的战士们,用来塑造骑士的理想形象。对于那些锐意进取的骑士们,他们学习骑士的专业技能,并锻炼坚强的体格,以努力学会骑士时代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因此获得荣誉、赞颂和名声。更重要的是就像在《威廉·马歇尔的故事》中所展示出来的12世纪真实生活的一样,不管这些骑士出身于什么阶层,他们取得的功绩与这些荣誉都联系在一起。亚瑟王的“圆桌”标志着具有相似美德的骑士之间的平等地位。此外,神话中关于骑士的起源过分夸大了骑士的内在品质优势。尽管如此,由于这样做能吸引眼球,因而使骑士们担负起更沉重的社会责任。

这些想要像“其他学科”一样教授骑士精神的书,不仅包括《武功之歌》和罗曼史,还包括人物传记和骑士精神的手册。它们围绕着可以团结起来骑士们的力量,以纯正的血统和身份的认同建构了骑士秩序,并且严肃地强调骑士的双重责任:作为上帝的仆人和服务社群的义务。在13世纪完成的《骑士秩序之书》中,加泰罗尼亚的作者雷蒙·鲁尔令人惊奇地以亚瑟王文学中一段极为复杂的文字为依据,用来描述骑士精神的起源。这段文字来自湖泊女士的一篇散文《雷姆斯洛特》。据说,很久以前,普通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共同的父亲和母亲的后代”,他们自愿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他们经过评判选举那些力量、忠诚、

勇气优于众人的人，来构成一个地位在他们之上的阶层以换取保护。作为高等级地位的交换条件，骑士必须承担责任。即便他们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必须锻炼每一种美德。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而且体现在大到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这个神话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本质明显是社会契约。该契约起源于人民的意志。骑士精神的信条建立起来的骑士称谓只是一种社会职能，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冒险。亚瑟王的传奇故事描述了一种严格但微妙的机制来迫使骑士们遵守他们的职责要求。每个骑士有责任报告他最近的经历，无论该经历会令他感到光荣或羞耻。这就使每个骑士的行为都暴露于群体的监视之中。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新晋为骑士称号的人所需要经历的过程。他需要骑着马穿过小镇以让众所周知，在战争中戴着能够识别身份的徽章，这两点都在雷蒙《骑士秩序之书》中提及。通过这种方式，信守诺言的制约从传奇故事中的圆桌扩展到了整个中世纪社会。

实践中的骑士精神

各种各样的充满骑士精神的故事让每个人都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傅华萨在他的作品中并未详尽地记录战场战斗，取而代之的是将记录值得称颂的伟大功绩作为他唯一的目标，而并不关注是谁完成了这些功绩。对傅华萨而言，战场就是“美丽的”图景。在古老的“罗曼史”的影响下，傅华萨显然是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评价战争，这使傅华萨和他同时代的14世纪的叙利亚诗人兼社会评论家勒叙克·德尚(Eustache Deschamps)一样，对正在消失的骑士文化流露出怀旧的情绪。

但文学至多能够提供一个有缺陷的模型。只有在文学中，人们才能如此奢侈地偏爱一个悲剧英雄而不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以《罗兰之歌》为例，它永恒的主题不是奥利弗的智慧和随机应变，而是罗兰徒劳的勇气。这样的勇气直接导致他的死亡，也使查理曼大帝失去了他最高贵的战士。从军事立场甚或从社会或宗教的角度来看，文学倾向于过分强调骑士内心中对于个人名声的隐晦自私的追求，鼓励鲁莽地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以暴制暴。就像《罗兰之歌》中所宣扬的那样，将死亡提升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最高标志。作为军事训练和获得荣誉的方式，马上比武大会曾在12世纪繁荣兴盛起来，同时也伴随着负面的详细审查。比武用于成为常备军前的军事训练，或许在和平时期也可以用于正确引导武装力量，但是这样的比武同样也是无聊且危险的。尽管爵位授予仪式，使一个年轻人进入到了骑士兄弟的行列，并且很快就被灌输了基督教的目标以及佩戴上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饰物（例如，剑代表着十字架），然而相比而言，比武是教会强烈谴责的行为，被视之为邪恶并且多次遭到教会理事会的禁止。教会认为比武是虚荣和毫无意义的杀戮，使将来能够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士兵逐渐减少。但是从国王和贵族们的角度而言，比武和武力政治的华丽的场景（通常直接取材于亚瑟王的原型）是识别并赢得最好的骑士拥戴的方式。更不用说对一个年轻的骑士而言，通过一次比武的过程就能获得财富。因此即使是受到教会开除教籍的威胁，这种中世纪流行的比武也根本无法遏制。

在13—14世纪之交，现实的战争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那些高贵的骑士们面对变化的军事实践时遭到惨败。战术创新的最终结果是军事改革。改革从佛兰德斯开始，逐渐扩展到苏格

兰,然后蔓延至英国。法国对此的反应迟缓。他们不肯放弃过时的骑士战术,几乎经常被击败。在1302年,法国军队在库特莱(Courtrai)出人意料地被击败,被佛兰德斯的步兵打得落花流水。胜利者幸灾乐祸地炫耀法国骑士掉落的“金马刺”(作战或者比武中取胜的标志)。掉落的金马刺所占法军的比例,与英国步兵不可能战胜法国骑兵的几率几乎是成正比的。1346年,百年战争已经进行了9年,法国骑兵与英国在克里西的一次新的冲突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埃杜阿德·派瑞(Edouard Perroy)写道:爱德华三世胜利了,因为他拒绝“按照他自己所尊重的规则”战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所谓“公平竞争”,因为爱德华选择了一个优势的防守地形。爱德华并未采用直接的和毫无保护的骑兵冲锋,他的战斗队形在侧翼掩护长弓手。长弓手杀死法国骑士的马匹,或者挖掘一些陷坑掀翻马匹。这不像诗人在骑士诗《威廉元帅的故事》中所写的:“勇士是在马蹄下诞生的。”^[1]在克里西的战争中,爱德华也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火药火炮的统帅,在那之前火炮都是在攻城作战中使用。1314年英国人在苏格兰的班诺科本(Bannockburn)采用“自杀式”的骑兵冲杀遭遇失利。爱德华吸取教训,决定组建一个由步行骑士和长弓步兵共同组成的严密的军事队形,以此来对付法国由15—16人杂乱无章又毫无意义的阵形。英国的长弓步兵,得益于长弓比十字弓更快的速度,向法国展开箭雨攻势,使整个天空都因弓箭而暗淡(见图5)。傅华萨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不光彩的战术,他写道:“也许这个王国是建立在弓箭手手上而不是富人们。”长期以来,重骑兵在欧洲战争占支配地位的神话之所以能够持续,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罗曼史作者和诗人们创造的英雄文化。现在这个神话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图5 克里西战役

在 14 世纪中叶,骑士团应运而生。作为正式的皇家制度,成员仅需要接受邀请,设立骑士团有利于加强最好的封臣们对国王的忠诚。最熟悉的骑士团名字是爱德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位骑士团(1344 年),还有“好人腓力”勃艮第公爵建立了金羊毛骑士团(1430 年)。但是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创建的明星骑士团当时可能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手段,但也是最深重的灾难(参见图 6)。1344 年,法国国王原本的构想是加强摇摇欲坠的法国骑士精神,所以创立了明星骑士团,但是法国骑士们 1346 年在克里西的惨败,导致明星骑士团直到 1352 年都不能宣誓成立,这多少有些讽刺。^[2]由于成立比较仓促,构想有欠周详,1352 年,明星骑士团在布列塔尼的马里恩中了英国人的埋伏,骑士团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消灭。其中 89 名成员为了兑现誓言而死,他们的誓言是绝不撤退超过敌人一定的距离。尽管誓言能够让法国骑士战胜懦弱,但是事实证明,这却对他们的王权毫无帮助。

1356 年,普瓦捷战役又增添了一些讽刺意味。法国骑士之所以被打败,既是因为其英雄主义也因为他们的懦弱。国王约翰二世坚持骑士精神的原则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导致了他被俘虏;高昂的赎金,造成了王国随后十年的灾难。约翰二世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了第二个罗兰,虽则光荣但却付出了失败的昂贵代价。但另一方面,国王没有像皇太子(国王的长子,也是未来的国王查理五世)和奥尔良公爵(国王的弟弟)那样逃离战场。在战斗中,他们在战场上如此近,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为,他们这种行为遭到蔑视,被视为招致胜利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鉴于他们在克里西战役中所受到的教训,法国开始采用步兵战斗。这却很难从失败中拯救他们,因为已经下马的英国用重新上马的战术获得了胜利。英国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少于法国,但他们在黑太子



图6 好人约翰组建明星骑士团

(爱德华三世的长子)的指挥下,得到了阿基坦的治安官、军事专家约翰·查杜斯的支持,最初并不急于战斗,但他们利用树篱环绕、森林以及沼泽的自然防御优势藏起了他们的马匹和弓箭手,通过伏击这种显然没有骑士精神的战术赢得了优势。

普瓦捷战役中几乎多达百分之四十的法国骑兵遭到摧毁。人们很难理解法国在此之后是如何实践这些带给他们灾难的骑士精神信条的。其中最神圣的部分集中体现在为了维护荣誉而甘心情愿的死(或者是被俘虏)。这被演绎成了一种鲁莽的骑士精神。《威廉元帅的故事》一书将其描述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品质。仅凭着这样的精神,骑士可以靠他自己的英勇和贵族的支持而不需要任何保护。另外,骑士信条强调一位可敬的骑士从不在战斗中利用特殊的优势。此外,骑士信条第三个是迫使贵族像贵族一样平等重视敌人(带着一些真相),这使他们需要付出昂贵赎金而不是解决危险的对手。战斗之后的骑士精神指的是爱惜生命,这的确是一个骑士精神的“特殊品质”。就像在比武文化中,通常以一个对阵双方或者敌对双方的盛宴来结束当天的事件。贵族与贵族俘虏之间喝上一杯荣耀之酒。这创建了一个国家之间兄弟般的骑士精神。毕竟敌对的骑士们经常是堂兄弟、姻亲或其他的亲戚。这种骑士精神并无益于终止战争。让·傅华萨是这个讲究“无边界”或四海皆兄弟的时代里最重要的编年史作者。他喜欢将明显具有骑士精神的实例与成败联系起来。在他的作品里适当的勇气和礼貌是值得尊重的。根据傅华萨的记载,在普瓦捷,黑太子以下列这些正面的词句评价约翰二世的失败:“在我看来,你有理由高兴,这场战役的胜利没有按照你的意愿逆转。这一天你因为英勇而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这使你已经超越了所有站在你这边的最好的骑士。”^[3]

在约翰二世的儿子——查理五世(公元 1364—1380 年在位)统治期间,形势倾向于以骑士精神和其不切实际的英勇为代价来获取胜利。那时英法百年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双方都精疲力竭。此时作为武器的新发展,大炮出现,静止的军事理论研究开始赶上了实际军事实践。这时法国人开始放弃阵地激战和沉重的军马,查理五世想要消弭他那被俘的父亲所带来的灾难。由于他的个人决心以及上述军事方面的进展,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出现。策略、速度、审慎、实践性、甚至“肮脏的骗局”是新战争的特点。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小贵族——伯特朗·杜·盖克兰成为指挥官,他成长在残酷布列塔尼人的掠夺战争中,而非亚瑟王的浪漫故事。查理五世决定交出指挥权,也不愿亲自上阵。这非常不像亚瑟王的行为,然而这个决定可以保证国家元首的安全。查理也不让他最好的贵族冒不必要的风险。他的原则是除非敌人完全暴露,否则绝不先发起战争。如果可以避免战争就尽量妥协,甚至为了避免流血冲突而付钱给敌人。避免战斗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防守策略。查理很快就揭示了重大胜利仅存在骑兵一边的观点是错误的。

因此,查理五世统治期间,马上的骑士们被迫离开战场的中心。攻城战、小冲突战和小规模遭遇战成为使用更广泛的战略。它们取代了在战场上以骑士为主的战略。堡垒建筑在 13 世纪已经到达顶峰。但当时火炮攻城与 4 世纪的作家韦格提乌斯(Veg- etius)所写的罗马军事手册《军事问题》上的记载相比,没有明显改变。只要城中供应充足,优势一般都在守卫的一方。有充足供应的城镇或城堡(参见文献 6)可以坚守几个月,围住堡垒与敌人军队作战根本徒劳无功。另一方面,正如杜·盖克兰所知道的,控制一个地区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占领那里的城堡和要塞。白天

的时候对村庄进行毁灭性袭击,夜晚回到安全的城堡内。这样的战略持续进行直到军队控制附近的地区。因此攻城作战成为杜·盖克兰进攻行动的重要部分。在13世纪后期,欧洲已经开始使用少量的火药武器,并且已经引入了小口径火炮。这种火炮起初威力不大,但是在14世纪火炮的口径和威力都增加了。众所周知,1359年默伦被围困期间,法国军队受益于两架“大型”火药火炮。这种火炮需要23磅(约10.4千克)的火药来开火,才能发射炮弹。对攻打堡垒的侵略者一方而言,占领一个完整的堡垒可能比占领一个堡垒的废墟更对他们有利。杜·盖克兰巧妙地使用外交策略迫使敌人投降,威胁和承诺是他的拿手好戏(参见文献7)。长期以来,杜·盖克兰运用这种一个堡垒接着一个堡垒的策略,夺回法国在《布列塔尼条约》中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因此,他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人们忽略战争中的伤亡。那个时代战争中的伤亡,已经部分从原来的骑兵伤亡变成了非战斗人员的平民伤亡(参见文献8)。

战争性质的改变使征兵的形式也发生改变。同时,中世纪晚期关于士兵的文学作品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士兵不再是封地的持有者。旧机制中的征兵制度、封建禁令和封臣服役的制度,都规定他们必须自愿为朝廷效劳一定的天数,现在这些规定都消失了。军队中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合同当兵的人,或者直接为获得报酬而服役当兵的人,他们的数量在军队所占的百分比,已经和14世纪的军队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布列塔尼和平条约》(1360年)和布列塔尼继承人的战争结束(1365年)之后,许多失业的战士被征募到皇家军队中。在法国,杜·盖克兰坚决认为查理五世需要支付皇家军队军费。而当他的士兵们通过掠夺和抢劫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时,杜·盖克兰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时代的需要，他的军队中乌合之众和流氓占了士兵的主要部分，这些人也逐渐地被淘汰了。尽管如此，在法国皇家军队中，与其他士兵相比，骑士所占的比例从 1340 年的百分之十六下降到 1382 年的百分之十一。^[4]突袭作战的改变，特别是攻城战的改变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冷眼旁观你会发现，为了夺取一个处于防御中的地方，你需要从上面翻过它（推翻城墙），或者在下方爬进去（挖掘地道），还可以攻破防御工事（使用火炮）。^[5]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持续增加的不再是骑在马上骑士们，那些起着重要作用的人，诸如铸造工人、铁匠、木匠、炮兵们、火炮手和那些负责简单挖掘的人。国王现在需要更广泛范围的战争参与者；贵族垄断战争的情况已经明显衰落。英国也一直都在进行一种毁灭性焦土作战，人们称其为扫荡策略。这种策略针对平民，目标是为了迫使当地王公投降。因为缺乏防止扫荡的征兵策略，查理五世对于他无法阻止英国侵犯的地区，只能听之任之。这从理论上阐明了法国国王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遭到英国践踏，总比全部被英国覆灭要好得多。

战争理论的重生

这些奇异境况以及与新战争相关的其他道德困境改变了中世纪人们思考战争的方式。1387 年本笃会修道士奥诺尔·布维（Honoré Bouvet）写作了《战争之树》，稍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于 1410 年完成了作品《骑士精神和武器大事记》。这两部作品使战争理论研究自 4 世纪韦格提乌斯以来第一次有了本质上的新发展。当时存在着自中世纪以来韦格提乌斯的手稿至少三百多份。这给人们一个错觉，即在过去的十个世纪中，欧洲战争几

乎没有任何改变。布维和克里斯蒂娜的部分成就是指出这个错误问题。事实上，百年战争中的一些“新”战争已经不再是韦格提乌斯理论的复兴，韦格提乌斯理论已经被骑士精神遮住了光辉。

相比那些表现骑士精神的手册，布维献给查理六世的《战争之树》，以更广阔的视野展现军事等级，同时描述了源自骑士精神的激进的军事改革计划。^[6]布维在书中并不关注长矛格斗以及比武中的繁文缛节，也对通过比武来追求个人荣耀的规则不感兴趣，他利用士兵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更广泛的主题。这种专注为他赢得了“国际法之父”的美誉。通过对比“战争法”（实质上是国际法）与“军事法”，布维将注意力放在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上，而不是仅仅是保护作战阶层的利益。为了达到公平战争的原则，布维更进一步关注国家的利益。他认为，主权国家代表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众的利益，因此他们有权利发动战争。他接着补充说，封臣的义务不仅是效忠于他直接的领主，更应该效忠他最高的领主——国王。布维的改革蓝图意味着最高军事领导权要集中在国王的领导下，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进步。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通过对话的格式，在《骑士精神和武器大事记》中推广了布维《战争之树》中提出的观点，也推导出她自己的观点，其中便包括对当时的军事理论说明。在发动战争上，克里斯蒂娜赞同布维的看法：因为主权国家有责任造福人民，所以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能发动正义的战争。但是她认为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不需要一定是国王。“没有离开宝座一步”，查理五世再次征服了因为《布列塔尼条约》在他前辈手中失去的土地，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值得他自豪。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娜对使用诡计持这样的观点：一个指挥官可能会诉诸于诡计，因为在《圣经》中，上帝使用诡计帮助约书亚战胜了他的敌人。她同时认

为士兵应该得到酬劳,这样可以约束他们,使他们效忠国王,因为是国王付给他们酬劳。她在征兵问题上更倾向于基于能力而不是血统。更重要的是,她也指出当一个国王想要发动战争时,他应该先征得包括平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意。如果他没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发动战争,那么他摆脱外部敌人的唯一方式只有“得到亲近的人的支持”。^[7]对所有的事情,克里斯蒂娜都有理由相信智慧是比力量和英勇更重要的条件。

在接下来的15世纪,奥诺尔·布维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战争理论研究显然比刚出现的时候更有意义。因为直到14世纪中叶,贵族骑士还依然坚持着战争是自己的特权。英法百年战争使骑士的文化和寄托着骑士信条的行为越来越无关紧要。人们过去为了个人荣誉而战,将荣誉看得比胜利更重要,并发誓要保全对手的生命。这似乎违背了战争获胜的目的。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没有充分吸收克里西和普瓦捷的惨痛教训。1415年,法国军队在阿金库尔被击败就是明证。过于自信的法国骑兵再一次陷入混战。而这一次,亨利五世再次使用了之前曾经击败过法国的步兵战术。但是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当那些骑士原则被布维和克里斯蒂娜驳倒之后,其他的军事理论逐渐在实践中出现。

注释:

- [1] Georges Duby, *William Marshal, the Flower of Chivalr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Pantheon, 1985), p. 107.
- [2] Richard Barber, *The Knight and Chivalry*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5), pp. 343—44.
- [3] Jean Froissart, *Chronicles of England, France, Spain... [etc.]*, ed.

- Thomas Johnes(London: Routledge, 1868), vol. 1, pp. 226—27.
- [4] William W Kibler and Grover A. Zinn, eds., *Medieval Franc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 1995), p. 510.
- [5] Nicholas Hooper and Matthew Bennett, *Cambridge Illustrated Atlas of Warfare: The Middle Ages, 768—1487*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2.
- [6] Maurice Keen, *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1965) cited by Hooper and Bennett, *Cambridge Illustrated Atlas*, p. 168.
- [7] Christine de Pizan, *The Book of Deeds of Arms and of Chivalry*, trans. Sumner Willard, ed. Charity Cannon Willar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

第四章

法国王室权威的建立：君主制宗教

很久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人称之为法国国王，也没有任何可以稳定的、固定不变的领土边界，可以被更准确地称为法国的王国，西方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创建王权、维护统治和皇权传承。当统治者通过继承、婚姻或征服获得新的土地，或者选定自己的继任者时，他们都设法通过王室权威合法化，消除那些对他们的遗产传承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国王被认为决不可能“理所当然”地继承他们的王位，需要一种机制使权力的转移不再是武力冲突的展示，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国的传统

迄今为止，在西欧所有的王国中，围绕着王权，法国发展了最辉煌神圣的神话，尽管已知最早的加冕典礼发生在西哥特西班牙和爱尔兰。法国王权的神话，后来被称作“君主制宗教”，在墨洛温王朝统治时期首次出现，与其说是一个神圣的加冕典礼不如说

更是一种洗礼涂油,可追溯到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皈依基督教时,标志着王权和教会建立了联合关系,理想的情况是达到互惠互利,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通过多位国王的征服行动和权利集中化策略,法国不再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如此使君主制宗教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强大的神话快速发展,并且被丰富的宗教象征支撑着,这些神话被用在法国(法兰西)的领土上,而不是它的人民——那些法兰克人。百年战争期间,仪式的神话对所有的国王都有帮助,尤其是当他们的统治权遭到挑战时候,这些国王们就随手捡起这些神话加以利用,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会更有效地伺机利用这些神话。这次事件证明,法国,控制着这些神话的创造者,后者拥有将自己的编的故事内化的能力,并占据优势。如果我们不理解君主制宗教的概念和孕育它的心态,圣女贞德的辉煌的事业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难以理解。因此,本文的剩余的部分,概述了至百年战争之前,法国的神圣王权的重要历史。最后一章,阐述了圣女贞德在百年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将展示她那出人意料的聪明才智以及如何使用神圣神话,最终加速了英格兰的失败。

克洛维斯一世(死于公元 511 年)和法兰克人

克洛维斯是墨洛温王朝的创始人,他开创了基督教王权在法国的历史。作为一个英勇的军事首领,他通过浴血奋战,在争夺古代高卢领土的战争中,铲除其他竞争者,取得了法兰克的头衔。他的统治从 481 年到 511 年,在克洛维斯自己看来,通过与他的妻子——法国勃艮第公主克劳迪塔已经尊奉的基督教的上帝达成一个协定,能使他通过铁血路线夺得权力。面对即将到来的强

大的阿勒曼尼人，克洛维斯承诺如果基督教的上帝让他战胜敌人，他就受洗信奉新的宗教，以此来测试他妻子所信仰的宗教。赢得战争后，克洛维斯同意信奉新宗教，接受由雷姆斯主教圣雷姆斯主持的洗礼。因此基督王权在法兰克起源于作为感恩神的保护的一种报答。在洗礼时，克洛维斯国王被涂上了一种神圣的油膏，或药膏（参见图 7），这个仪式混合了王权和宗教。根据同一代的编年史家图尔斯的格雷戈里记载，克洛维斯的涂油礼得到上帝的恩典，促使格雷戈里将克洛维斯和《旧约》中大卫的神圣王权进行比较。尽管克洛维斯的东征西讨多数是出于个人野心，但是法兰克第一位基督教的国王成为正统信仰的保护者，因此墨洛温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特殊的天命。

矮子丕平(死于公元 768 年)

统治法国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时期，它的名字不是来源于其第一个统治者，丕平，而是来自最著名的查理曼大帝。矮子丕平，因为在法国国王的登基典礼上首次使用了神圣的涂油仪式或者说献祭仪式，而获得国王的信任。在新国王的登基仪式上，增添宗教仪式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创建王室权威的方式，但是加冕仪式和涂油仪式被视为权利仪式，甚至利用宗教使皇权力合法化，这点在西方历史上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在《贝奥武甫》（公元前 1000 年）中，国王仅仅通过把他的武器转交给继承者就暗示着权力的转移，而爱尔兰酋长们只需在通过举起一个盾牌、接受一根棒子或站在一块石头上就能就职。虽然如此，丕平分别在 751 年和 754 年移交权力的时期，大胆使用教皇的献祭仪式，来实现他的王权。作为宫廷的侍卫长，丕平获得教皇批准，推翻



图7 圣雷姆斯为克洛维斯进行洗礼

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克洛维斯的后代，西尔德里克三世，将自己推上了宝座。克洛维斯后代的所有国王都炫耀着自己的血统，并要求夺回被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室管家篡夺的王位，而教会则通过献祭仪式，支持这个岌岌可危的新王朝。正如帕特里克·西蒙所说：丕平的革新包括“通过宗教仪式使军队所获得的权利合法化”。^[1]因此，国王和神职人员的联盟是互惠互利的。现在荣耀的光环笼罩着国王，作为回报，教皇期望那个被称为“新大卫王”的人可以保护罗马教会。公元754年，第二次加冕典礼在圣丹尼举行，这次典礼通过丕平的妻子——大脚怪贝莎，一个法兰西墨洛温王朝的后裔，巧妙地将丕平的统治与墨洛温王朝接续起来，虚构了法国王权的连续性。

查理曼大帝(死于公元814年)

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用毕生的精力累积了广袤的疆土添加到法兰克的领土中，他的政权延伸到西欧的广大地区。这样的政治意义教会是不会忽略的，特别是当时教皇权威受到威胁，陷入混乱无序的时候。所以，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在纪念基督诞生的庆典上，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加冕仪式开始了，教皇利奥三世宣布查理曼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如此后的那些公告中称他为“戴着上帝赐予的桂冠”。正如其传记作家爱因哈德描述的那样：查理曼大帝被上帝说服，以武力传教的方式统一西方基督教国家，^[2]人们期待他成为国王和传教士(*rex et sacerdos*)。查理曼大帝没有献祭就举行了加冕，但作为皇帝，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征服者，通过各种手段，献身于他的信仰，扩大基督教影响的范围。罗马教会开始于丕平和查理曼大帝的做法，使

“最基督教”的国家，不会辜负他们曾经许下的诺言——做一个保护者，也是信仰的传播者。

克马尔(死于公元 882 年)

公元 845 年到 882 年担任雷姆斯大主教的克马尔，是一名博学的神学家和机敏的政治家，他的名声来自对神圣王权的发展，他将圣壶的传说引入到克洛维斯家族的历史，在其本事发生的四个世纪之后，努力证明法兰克王权的连续性，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挑战了圣德尼修道院的权威——随后，成功地将自己的历史与君主制度的历史融合——克马尔塑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人们通常认为，他编造了故事，试图扩大雷姆斯大主教辖区的重要性。但十分有可能的是，他并没有创造这些故事，尽管他曾经承认伪造过其他文件。这一神话令人惊异地断定，法兰克国王们用于献祭的液体有神圣的来源，鸽子，在基督教中是圣灵的象征，传说是传递圣壶或圣瓶的，它的嘴里衔着神圣的液体，当克洛维斯受洗礼时，由于熙熙攘攘的人群阻挡了带着洗礼用油的鸽子以至于不能及时到达仪式现场。通过这个神话，法国国王的选举被视为神的旨意。此外，他们统治的连续性，因为圣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膏油，确保了法国国王都会得到涂油礼，直到永远。

这一虚构的影响在于将法国王权视为最重要的，仿佛真有历史事实。传说创造了一种令人目眩的，法国国王和雷姆斯大主教之间的关系确认——便于和圣德尼修道院抗衡影响力。公元 869 年，在“秃头查理”的加冕和献祭典礼期间，克马尔将法兰克国王与以色列诸王相比。法兰克人，按照克马尔的说法，是上帝拣选传统中选定的国王，因此具有高于其他王的优越性和宗教神

圣使命。但因为献祭仪式的特权，表明国王和教士有相似之处，这有可能威胁到教士的权力，克马尔向“秃头查理”澄清道：“这是给你的涂油礼……远超越于你世俗的权力，你同时拥有皇室尊严。”^[3]“这是克马尔的说法，通过举行献祭，教士控制王权。克马尔关于圣壶的寓言，与法国王位的本质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消除法国君主制的最后一个象征，新共和国的公民高呼着“法兰西万岁”，将圣壶摔向一尊路易十五的雕像。直到那时，才如法国历史学家克莱特·博纳所说的：“法国爱国主义是义务的。”所以基本上来说，传说的细节也在复述中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4]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公元 1180—1223 年在位)

腓力·奥古斯都，是卡佩王朝的第七位统治者，卡佩是法国的第三个王朝，因征服了惊人的领土而闻名。卡佩王朝将英格兰视为首要的敌人，处于一场有时被称为第一次百年战争的冲突中，国王腓力最终夺取了英格兰安茹王朝在法国大部分的土地。阿基坦多少还是英格兰在法国的全部领土。当腓力从金雀花王朝的第三个国王手里夺取土地的时候，这位国王正陷于困境中，他被称为“无地王约翰”、“没有王国的国王”和“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5]虽然金雀花王朝大大削弱，但是在对抗卡佩王朝腓力·奥古斯都的冲突中幸存下来，而此时，腓力将法国领土翻了近两番。

夺取这片巨大的领土，保住它并有效地管理它。腓力·奥古斯都在中世纪建立了法国皇家权力的基础。法国君主统治的范围，以前被认为不会超过巴黎盆地，或者法兰西岛，在他统治期

间,现在开始被认为有君主制国家的味道和感觉了。可称为法国的实体日益增大,为对其产生认同,在腓力的统治时期,皇家信件开始使用“法兰西国王”的头衔来替换“法兰克国王”。到1205年,“法兰西王国”这个短语出现。腓力严格地对待这个已经扩张了领土的卡佩王朝管辖权内外的的问题。他制服了自己的贵族们,以封建贵族为代价增加了皇家权力,并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那里得到了一份声明,承认“法国国王在世俗事务中具有无上的特权”。〔6〕

因为沉迷于对查理曼大帝生活和帝国的想象,腓力一定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可以与之媲美,他有意识地以伟大的基督徒皇帝为模型塑造他自己的形象。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甚至声称,在一次梦中腓力曾经怀疑上帝是否会让法国恢复成为查理曼大帝时代的“古老的疆域和伟大的国家”。〔7〕腓力自称奥古斯都,是要特别祈求他那些荣耀的祖先——使用一个随手拈来的谎言,实际上,是为了国王在新征服的领地授予管理区权。在12世纪,查理曼大帝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而非广为流传的历史著作。腓力肯定听过那些关于国家英雄的广为流传的史诗——其中关于查理曼大帝的占了显著的篇幅——被称为《武功之歌》。《罗兰之歌》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大概创作于公元1100年,叙述了在翁西拂奥古斯关口伏击查理曼大帝殿后的故事。甚至是在早期的作品中,这些诗都会提及“甜蜜的法兰西”,仿佛查理曼大帝是一个已经定义了的王国的唯一统治者,而不是整个卡洛林王朝指挥官。腓力可能已经接受了在《罗兰之歌》中描绘的理想统治者形象,并试图在自己身上复制它。模仿查理曼大帝在《罗兰之歌》中的形象,很显然的证据是:作为传教士——皇帝的形象,在布维涅会战中,腓力·奥古斯都祈求赐福给

他的部队，召唤罗兰和他的同伴奥利弗的英雄气概，他们代表着勇气。

卡佩王朝的根基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导致卡洛林王朝最终非自然的终结，现在已经准备好，至少象征性地重新融入卡洛林王朝的帝王传承系统中。因此，在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他的神职人员发现了一种追溯国王的后裔进入查理曼大帝的血统谱系中的方法。在所有相似的努力中，并非只有卡佩王朝这样做。在圣德尼修道院，那些增强皇家声望，同时，也提高了修道院的声誉的虚构和伪造的故事，在 11 和 12 世纪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修道院长苏杰的住持下，从 1122 年到 1151 年所伪造的故事。苏杰是现实主义者，他意识到从查理曼大帝的时代开始，修道院的财富减少了。苏杰从国王路易六世开始他的互惠互利的策略，路易六世在圣德尼修道院受过教育，是一位“卡洛林王朝”在圣丹尼斯“奉献”的君主。在一个仪式上，一个皇家的纹章被放置在修道院的祭坛上，以在战斗之前接受圣人的保护。在另一个仪式上，圣德尼的军旗被比喻成传奇中查理曼大帝的旗帜，被称为军旗或旗帜。这种融合，带来了法国的战斗口号“Montjoye Saint-Denis”。那个时代的最大胆的壮举是，伪造一份文件并声称是在 813 年查理曼大帝写的宪章，但最有可能的是这份文件是圣德尼修道院在 12 世纪上半叶伪造的。利用流行《武功之歌》中的查理曼大帝，作者确信没有别人比查理曼大帝更适合承诺提供丰富的物资帮助圣德尼。在承诺中，查理曼大帝同意将法国作为封地捐赠给圣德尼教堂。把他的王冠放在的神圣的殉道者祭坛上，查理曼大帝用四个金币以感谢所有封臣的贡献，并且发现“拥有从上帝和孤独的圣德尼那里得到法国王国”。最后，查理曼大帝请求离开，他说“我把法国留下了”。在圣女贞德的时代，这种关于奉

献出自己的国家,以获得神圣的保护的奇怪骗局故事常常能够听到。

尽管腓力·奥古斯都于1223年去世,他对查理曼大帝的痴迷,在半个世纪后,却以独特的方式对君主制产生帮助。一本非官方的《法国国家编年史》,被称为《德兰历代志》,由圣德尼修道院的僧侣在1274年卡佩王朝统治期间开始编写的。在书面记录中,永久的利益被置于不间断法国国王连续的世袭罔替神话之上,僧侣们也会将权威借给一个虚构的血统家谱,作为体现上帝的意志的行为,通过妻子的血统,将休·卡佩的后代的血统和他们祖先崇拜的查理曼大帝联系起来。休的王位的污点是通过选举而获得王位,现在借助一个虚构的故事,因此剔除了这个污点,又回到了世袭的君主制。卡洛林王朝已经断裂的家谱重新接续下来了,产生一连串在西方基督教界独特的合法性。这个传说也因此被记载在卡佩王朝编年史上,君主制回来了,在神的指引下,建立了声名显赫的卡佩王朝的根基。这是另外一个实例,精巧地设计了鼓吹法国皇室的例子,这是一种中世纪的艺术,以至于实践者可以一直在未来证明他们编撰的重要性。

路易九世(公元1226—1270年在位)

路易九世,或者称为圣路易,对神圣的王权传统和皇家行政权利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贡献,以至于以后几代人提到他的王权,都怀着敬畏和怀旧的情绪。甚至在路易的一生中,因为他虔诚的基督教美德,他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得到教廷承认的圣人。他在1297年被追封为圣人,这和他虔诚国王的身份有关,他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具有双重称谓的圣人和国王。

但是路易的统治证明，强大的君主制经常是从国家不稳定的基础上产生的。事实上，路易的统治是在风雨飘摇中开始的。他的父亲路易八世，早就预料到了传位给一位12岁的继承人所面对的风险，因此任命他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一个外国人，成为摄政王。所有那些老路易的直系亲属在国王死前立即宣誓，尽一切可能尽快举行加冕典礼。1226年11月29日，年轻的路易加冕成为法国国王，三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取来了圣壶，这是一个能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他们正面临着麻烦。尽管如此，在他统治期间，路易九世围绕王室权威，建立了更坚实的大厦。两部重要的《圣务指南》（关于加冕仪式的礼拜仪式的脚本），分别写于1230年和1250年，揭示了皇家的思维模式。克马尔关于圣壶的传奇，被永久地纳入加冕仪式成为其中一部分。因此，显而易见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法国的统治者涂抹了天堂的油膏，所以法国国王是“比地上任何的君王更出众”。现在法国人以此为荣，就像13世纪，一个名为里希埃的诗人所说的：“在所有其他地区[除了法国以外]/国王不得不向他们的药剂师购买油膏。”从那以后，法国加冕礼上都有特殊的法国认同，把他们同西方加冕传统中分离出来。甚至连英国传教士马修·帕里斯也认可法国国王们在此基础上的至高权利，并且愿意称路易为“万王之王……因为他涂抹了来自天堂的油膏”。^[8]

圣路易统治的另一创新是加强君主制宗教的自觉意识。在前面的两个世纪，教皇的倾向出现了逆转的趋势，他否认君王行神迹的能力，圣路易通过治愈淋巴结核（一种结核病），复兴了皇家的威信，即国王通过他的手触奇迹般地治愈病痛折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加强了从腓力·奥古斯都时代就已经流传的一部据说是查理曼大帝的假宪章，圣路易通过执行将4个硬币放置在

圣坛的仪式,重复实践对圣德尼的臣服,然后将其变成法律规定的仪式。正如在他之前的其他人,圣路易坚称法国国王的祝圣是和源自《旧约》中的国王们的涂油仪式紧密相连的。

在法国,国家圣徒的传统,在圣路易统治时期达到了它的最高点,代表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传统,在英国圣徒的祭礼即得不到国家的认可也可能被公开抵制,完全不是被视为支持皇家权力。在法国,政治依然保持严格的等级结构,上帝在顶峰,然后是国王,最后是人民,而在英格兰,相比之下,则朝着一个君主立宪的政治系统发展,最终国王不仅从属于上帝,也要遵守法律。^[9]

“美男子”腓力四世(公元 1285—1314 年在位)

“美男子”腓力统治之前,拉蒙·劳的成功著作《骑士规则全书》(成书于 1260 年)就曾警告骑士去帮助他“人间的主和自然的国王”(即,法国国王)。但在法国,仍有理由质疑“自然的国”的界限在哪里。法国的国王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统治者,但是法国仍然缺乏真正的地理定义,因为法国国王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系列分散的领地的统治者。^[10]巩固法国的想法变得迫切。腓力四世需要募集一支军队并筹措昂贵的战争资金。他推动了统一的理念,因此以后他能辩称,这种防御是必要的,它是“在王国内和属于这个王国”的所有人的要求。当腓力发现自己陷入了与教皇博尼法丝八世的论争中,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腓力是否具有为了领土防御而向神职人员征收税款的权利时,腓力利用他的聪明的宣传者们解决了这个困局,法国是教堂的支柱,它的信仰历经了长久考验并毫无疑问。在腓力统治的早期,这个想法已经表达出来了,因为国王的至高无上意味着王国的至高无上,因此这个

王国尤其虔诚。现在教皇的挑战，需要更为显著高水平的理由来为法国的基督教正统辩护。在一个法国自辩的文本中，法国的宣传者们恢复了这一形式——差点为教皇制止自称“最基督徒”。因为他们自称为教堂的支柱，他们大胆地辩称：攻击法国就是攻击基督的信仰。同样的，他们认为，任何保护法国的行动，使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中受益。

但法国在扩张的说辞上还有最后一件需要落实到位：那就是同化，其中隐含了与《旧约》中诸位王的比较，法国作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王国，它的人民也被视为上帝拣选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将有助于若干年后广受欢迎的圣女贞德。“美男子”腓力雇佣的一位御用宣传者写道：“上帝……选择[法国]作为他自己的，特殊的王国。”另一位御用宣传者，则通过“frank”（意为：“自由”或“法兰克人”）这个词的双关用法，说“基督，自由的王也是法兰克人的王”，并且大胆宣称基督戴着鸢尾花的纹章和军旗作为他的标志。^[11]就像来自教皇克莱蒙五世的圣谕最终批示中写道：“就像以色列人……法国，作为上主拣选的一群特殊的人民，他们执行着来自天堂的命令，因为特殊的荣誉和优雅的标志而从人群中区分出来。”^[12]因这句名言，克莱蒙五世承认法国的新身份，这种身份是特别执行天堂命令的身份，也正是因此圣女贞德可以被毫无疑问地认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谨慎构造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能否承受百年战争中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攻击。

直到查理五世（公元1364—1380年在位）的时代，君主制宗教也没有显著发展。但查理五世面临着挑战，他的统治时代处在在英法百年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又重新引入了这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制造王室成功的故事？在1364年，查理完全按照

神圣的法国国王的传统,举行了涂油典礼,而在 1359 年,爱德华三世却未能完成涂油典礼。因为英格兰人都声称对他们征服了的一切地方实施管辖,此时,查理意识到法国的王权的理论结构有不足。通过狂热的写作委托,查理创建了一个写作基金会来支持他的王权,目标就专注于增加王权的神秘性。虽然大部分完成于查理五世统治期间的作品,都在查理六世统治时期不行了,但是他依然是腓力四世到圣女贞德出现之间,对于神圣的王权最积极的倡导者。

注释:

- [1] Patrick Simon, *Le mythe royal* (Lille: Atelier National, Reproduction des Theses, UniversitL-Lille 111, 1987), p. 41.
- [2] Thomas S. Bokenkotter,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rev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Image Books, 1990), p. 97.
- [3] 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9), p. 39.
- [4] Colette Beaune, *The Birth of an Ideology: Myths and Symbols of Nation in Late-Medieval France*, trans. Susan Ross Huston, ed. Fredric L. Cheyet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78.
- [5] Ernest Lavisse, ed.,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d lar Aolution* (Paris: Hachette, 1901), vol. 3, pt. 1, p. 252.
- [6] Jean Richard, *Saint Louis: Crusader King of Fran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4.
- [7] Gabrielle M. Spiegel, "The Reditus Regni ad Stirpern Karoli Magni: A New Look,"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no. 2 (1971), p. 165.
- [8] Cited by Jacques Le Goff, Eric Palazzo, Jean-Claude Bonne, Marie-Noel Colette, *Le sacre royal d l'4oque de Saint Louis: d'apriis le manuscrit Latin 1246 de la BNF* (Paris: Gallimard, 2001), p. 156.
- [9] Sergio Bertelli, *The King's Body: The Sacred Rituals of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 R. Burr Litchfie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8.
- [10] A. W Lewis, *Royal Succession in Capetian France: Studies on Famil-*

ial Ord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ited by Richard A. Jackson, *Vive le Roi!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Coronation from Charles V to Charles x*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p. 70.

- [11] Joseph R. Strayer, "France: *The Holy Land, the Chosen People, and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in *Medieval Statecraft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Essays by Joseph R. Stray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07.
- [12] Strayer, "France," p. 313.

第五章

战争和圣女贞德

鲜有证据揭示，这场被称为百年战争的战争，圣女贞德对其所涉及的内容宽泛的冲突了解多少。但是，自从她开始相信自己是被神所选的人，她的使命不是为了过着终生祈祷的生活，或是为皇室提供先知的建议，因为这样的女性先例已经足够多了，她是要在法国进行政治和军事的传教，那样的证据才是真正重要的。因此，在提供基本背景以后，这一章不再提出关于到底圣女贞德是谁或者她做了什么这样的传统的问题，而是更多关注她所知道和理解的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以及她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

1412年，圣女贞德出生在多雷米，该地位于君主制法国的东部边境，这一年也是法国和英国的百年战争的第75年，战争还会再继续41年。几乎没有几个历史学家会承认，当时民族主义已经存在，但是，因为对阿基坦的争论和对法国王位继承权的争论，这场冲突已经开始了，也许从纯粹持续的斗争开始，有一部分已经被改变了，对一些人来说，已经进入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战争。法国的爱国主义确实已经被点燃，尽管直到15世纪末，这种情绪在法国缺乏一个正式的名称。与之相反，当时人们对一个国家荣

誉感的焦点在于这个国家的国王。

两位名字都叫查理的国王,在当时已经在近期内成功地接连继位成为法国国王。第一位是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在开始不利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第二位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以多灾多难的少年(未成年就暂行统治)身份开始了他的统治,但当情况可能有所改善的时候,他却患上精神病,对国家支配权利的竞争最终导致内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第三位查理的统治的评价。当时两个年长的王公,吉耶纳公爵路易和都兰公爵约翰,他们的继承排序都排在了当时年仅3岁的查理之前,这位查理是庞普伯爵,也就是未来的查理七世。1404年,随着已经疯了的国王的弟弟——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的死亡,在最后稳定的影响力消失了。1407年,在奥尔良的路易仇恨被谋杀后,对立的派系之间的内战升级。路易的表弟,也是路易的竞争对手,新的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承认了谋杀的罪行,但是虽然如此,他的政治生涯却因为在巴黎人面前进行的一次傲慢的自卫而得以残喘,尽管剩下的很少(如果还有的话),必须相信。

在圣女贞德出生的同时代,阿马尼亚克和勃艮第之间的内战,影响了法国所有的政治活动,造成了英法百年战争中最奇怪的插曲。敌对各派都深深陷入惨痛的冲突中,以至于他们忘了英格兰才是法国最致命的敌人,各方都转过头来代表自己与英格兰谈判。每一派都认为与英国联盟可能是他们彼此竞争的权力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勃艮第公爵是第一个向亨利四世靠近的公爵,用他的女儿与亨利四世联姻。阿马尼亚克,在另一边也向英国靠拢,它的谈判条件是愿意接受英国的控制,不顾人民越来越强的反对国王割让(包括分割、分离)任何领土的意识,割让给

予英国重要领土。在此一事上,其实国王早已因病被厌弃。当敌对各派系终于醒悟了,并在1412年8月22日签订欧塞尔条约,宣布摒弃一切与外国的联盟时,为时太晚了。1413年,亨利五世在英格兰登上了王位,他很快意识到了法国内战带来的机会。因为对潜在的权利抱乐观的态度,亨利重新恢复了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借口入侵法国。自1380年以来,在法国的土地上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与英格兰的战役,但是现在英国军队抵达了诺曼底海岸,英法百年战争战火重燃。

1415年10月,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胜了法国军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亨利的私人顾问敦促国王,将英国的胜利视为上帝对亨利五世努力的祝福。^[1]贞德当时只有3岁,还没有准备好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但战争已经进入她生活的世界的角落。爱德华——巴尔公爵,其公国就位于发源于多雷米的默兹河两岸,就在死亡了大约10 000名法国人的那个地方。

在这段时间,已经灾难深重的法国又增加了两件不幸的事。三位王子,分别是路易、约翰和他们的小弟弟查理,多年来,为他们自己的安全以及防止勃艮第公爵为自己的利益诱拐他们,一直在王国中奔走穿梭。路易和约翰,先后被命名为“皇太子”,分别于1415年和1417年过世。这使得查理意想不到地成为了继承人。值得注意的是,臭名昭著的夺取继承权事件即将发生,年轻的查理很快被命名为“皇太子”,或称为王位继承人,“附加在这一头衔上的所有特权”。显然他是一个资格完备的王子。

1429年,在贞德开始她的神圣之旅前,在法国又有两个悲剧即将要发生。在显然意识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后,“皇太子”查理与“无畏的约翰”在蒙特涅的一座桥上举行和谈。尽管有善意的声明和复杂的安全措施,在会议的当天(即1419年9月10日),

“皇太子”的随从们还是砍死了勃艮第公爵。后来，有人指着法国勃艮第王子的头骨上的洞宣称：“这就是英国进入法国的洞”。实际上，1420年5月21日（皇家王国最终转让的演出），查理六世和他的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亨利五世和新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共同签订了特鲁瓦条约（参见文献10）。条约规定，查理六世死后，整个法国王国将归亨利五世和他的继承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将会一直维持，并由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的女儿凯瑟琳的婚姻保障。“皇太子”查理被排除在会议议程之外，这注定了他的命运，被褫夺“皇太子”的头衔，并被剥夺继承权。——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他在法国王国内（在蒙特涅的谋杀者）犯下的“可怕的巨大的罪行和犯罪的行为”。尽管“皇太子”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仍然拥有法国卢瓦尔南部的大部分领土，亨利准备以武力夺取他在法国的“继承权”。

对于那些信赖法国统治尊严和权利的人来说，过去四十年法国解体所带来的心碎的程度，最终因特鲁瓦条约达到了顶点。

支持法国国王的聲音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贞德在早期是何时和如何产生自己参与百年战争的念头的。贞德成长在巴尔、洛林和香槟三个公爵领地的交叉地区，有着复杂的司法管辖权利，所有的这三个公国都是宣誓忠于盎格鲁—勃艮第。她在多雷米生活的村庄，自1328年以来，一直是法国统治的属国，但是她所在的当地教区却分为居住在多雷米的拥护法国的保皇派和从巴尔和洛林来的勃艮第人。附近的小镇沃库勒尔是征服控制着效忠法国国王的领土的当地政府所在地，但是这个小小的盎格鲁—勃艮第的对抗，却被用来

和圣米歇尔山的故事对比，圣米歇尔山是诺曼底海岸外的一座坚固的修道院，忠于法国，虽然这里被盎格鲁—勃艮第领土包围。这座修道院因为他的寺院防御工事和海洋的保护始终保持其对法国的忠诚，但是贞德所在城镇的居民，则完全是因为意志的力量才效忠法国的。

是在什么具体的情形下，导致圣女贞德相信她是注定的要参加百年战争的人，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演员？我们的好奇只能部分得到满足。我们寄希望于两次审判的记录以获得答案——“定罪审判”（1431年）和1456年的“复原审判”（也被称为“康复审判”），这两个记录中都没有记录这个动机。“定罪审判”，它们现存两个版本（同时代的法国备忘录和1435年的拉丁文版），反映了来自贞德的反对者们的偏见，他们在这份证词的基础上，以异端罪行把她推向死亡。“定罪审判”，通过可以理解的原因不给贞德提供法官，并通过几乎完全诚实的回答，有意地对她进行谴责。“复原审判”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偏见。它的目的旨在废除法案1431年的“定罪”的行为，证词都是来自奉承的判断，提供证词的人由来自同村的朋友、熟人和亲戚组成，他们都是想证明当地的女英雄不是异教徒。贞德离开多雷米25年之后，他们对她年轻的虔诚和对迷信活动的蔑视，展示了水晶般清晰的记忆，以及他们超越自身所知，描述她是如何“就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总的来说，这不是一个了解是什么促使她去战争的好的方式。尽管有这些限制，可以推断出很多东西。

从13岁开始，贞德就开始收到她认为是超自然的指令，这个指令告诉她要做好人。神秘体验的第一个暗示是相关的战争来临，现在贞德“意识到神秘声音是为法国国王而来的”。^[2] 这种知识，使她不喜欢勃艮第，并考虑“他们应该去战斗，如果他们不做，

就是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当贞德看见男孩们从多雷米返家，他们在邻近的村庄马克塞和同胞勃艮第人战斗之后，个个血迹斑斑的，她看着他们，虽然都是小规模，但是同样的战斗正在全法国进行。

与此同时，士兵在该地区出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贞德的父亲梦到她可能和军队中的男人远走高飞，这前景激怒了他。为了保护牛，往往不得不将它们赶进坚固的壁垒中，以免被饥饿的士兵抢走。事实上，从1425年开始，多雷米和邻近的格雷科斯已有牲畜被偷。在贞德早期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战争事件一定是在1428年7月，一支从香槟省来的勃艮第先头部队进行的袭击，多雷米被烧毁。那时，贞德暂时呆在附近的纳沙托，“部分原因是担心勃艮第人来袭”。

贞德见证了英国人“已经在法国，当那一个声音第一次对她说话的时候”。她的法官然后问她“在她的年轻的时候，她是否有强烈的愿望击败勃艮第人”时她回答道：“她有一个的伟大愿望，那就是国王应该拥有自己的王国。”这就是贞德天才的地方，她以简单的真理预言现实的真相，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没有对特鲁瓦条约的必要了解，也不知道“皇太子”被剥夺了继承权，贞德认为本质上不证自明的是一个国王应该有一个王国。她一定完全清楚地了解，国王已经在雷姆斯举行了加冕和涂油的仪式，因为该地粗略估计距离她所在的地方只有4天的路程，自1380年以来，早已没有举行这样的仪式了。她自己教区的教堂，事实上是奉献给圣雷姆斯的，据传说圣雷姆斯曾经为克洛维斯带来的奇迹般的涂油礼。因为她坚持称查理“皇太子”直到他加冕礼，她意识到在雷姆斯举行的神圣的仪式授予查理合法的身份，或者简单地说，使一个真正的合法继承人成为法国国王。当她宣称她“知道

事情”，她所指的是否就是她说的，不能告诉一个犹豫不决的法国勃艮第人的事实。但到 1428 年，贞德被她必须“去法国”这个想法占据，揭示出她对“皇太子”的了解。

当时，有两个预言在传播，可能倾向于贞德，或者那些支持于她的潜在者。第一个预言是，一个“会创造奇迹”的少女将自洛林边界来；第二个预言，据贞德的亲戚杜兰德·兰科萨说的，她自己也可以使用这个预言来说服他，要他带她去见“皇太子”。“你没有听说，”根据传说，她告诉他，“法国将会因一个女人亡国而后又因为一个处女复国吗？”^[3]后来，在沃库勒尔，凯瑟琳·勒·罗耶（贞德借住在她的家），在听到贞德和预言有关时，回忆起曾听说过这个预言，当时“呆若木鸡”。现在看来，法国“亡国”暗示在“特鲁瓦条约”的规定下，将转让王国给英国；法国“复国”则是指军事收复。这是一个很强的暗示，贞德可能已经理解了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在“皇太子”被剥夺继承权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在这个预言中，王后已经被清晰提及，因为贞德可能通过询问了解到了。预言还允许一种对比解读，一个性滥交的女人（夏娃）和另一个童贞女（玛丽亚）。通过这种方式，贞德所要注重的重点是道德行为，她强调的重点在于她是童贞女的身份，^[4]预言的知识可能帮助她塑造她未来角色的重点。

无论这个预言对贞德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在 1428 年的那几个月里，当她为了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寻求支持的时候，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脱颖而出。洛林的查理二世得到有关贞德的风声，为她提供安全引导，邀请贞德去南希拜访他。他们鸡同鸭讲：贞德意图执行她的神圣使命，而查理二世则希望借此恢复他的健康。但事已至此，贞德已经骑马出发了，至少部分行程中，随行的是未来的献身者——琼·德·梅斯，他是一个贵族，他认识到了

她特殊的天才,并在回家时,带着贞德的马作为贞德送给他的礼物。这些零散的事实,使我们能了解她青年时在多雷米的生活,为她以后宗教的使命埋下了伏笔,也可以解释她对自己在战争中角色的理解。

关于贞德到底知道什么(或者已经听说了什么),更多的事实来自和沃库勒尔有关的证词,在那里她说服博垂考特的罗伯特送她去法国。在那里,据复原审判中普兰金的贝特朗(Betrand of Poulengy)的证词,贞德依照自己的申诉向博垂考特讲出了她强有力的宣言:“法兰西王国不是皇太子的,而是上帝的。但是上帝的意志让皇太子成为国王,并替上帝行使管理权。”^[5]贞德对于她的神圣使命的理解已经更加伟大了。她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国王应该拥有他的王国,但她描述这个王国的方式是以一个复杂的隐喻的方式,作为一个神圣的封地,国王是上帝的封臣。这里没有任何想法超出贞德可以把握的。每个人都知道,上帝决定了战争与否,甚至战争的赢家是谁。既然上帝统治天地,由此阐发的观念就是法国也是属于上帝。即使一个农民也能够理解封建土地使用权的意思——封臣拥有土地,并供他自己使用,但是这块土地是属于社会等级中更高一级的。所以,这并非不可想象的,贞德将她的王视为上帝拣选的附庸。那就是说的,贞德最不可能知道这是12世纪的加洛林王朝宪章所伪造的观念,通过上帝赐予的四个金币,将法国君主转变成了上帝的封臣。(见第四章)。

带我去奥尔良,我会给你看这些神迹

在最终得到博垂考特的护卫,装备和临别赠言“将会带来什

么”后，贞德得以到达“皇太子”所在的希依。当她提出要面见查理皇太子的时候，她毫无疑问没有意识到有很多历史原因可以允许她进行以此王室的觐见，就像拒绝她一样。法国国王倾听女性预言者的话，但他们知道其中的风险。在贞德背后，国王的谋士们对她的说法权衡利弊。奥博赫敏大主教雅克·格鲁，在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这个少女的意见中，警告说，重要的是，查理不要“让自己在外国眼中陷入荒谬的境地，法国有相当的声誉，凭借着它可以缓和目前的局势，这样的本性也使得他们免受骗”。^[6]大主教特别警告“皇太子”不要单独和贞德进行交谈（对她的建议多加小心），并且不要让她和皇太子靠得太近。格鲁指出，作为一个牧羊女，贞德本身是很容易被骗的，“作为一个少女”，她不合乎规矩地携带着武器并指挥着军队。尽管如此，格鲁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旧约》中底波拉和犹滴两位女英雄的模型，对神而言，甚至通过女孩和女人的战功带来胜利，也是可以从容地接受的。

从贞德来到查理的宫廷开始，就不可能将她最初的使命从一场可能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区分开来，有朝一日她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巨大的、并逐渐扩大的法国支持者的圆圈的中央。信息在两个方向流动。然后，贞德逐渐认识到了不仅仅要使国王一定有他的王国，而且年轻的亨利六世，因为他有一半的英国血统，不能代表像她说的那种“高贵的血统”。但事实上，在阿朗松公爵加入了在希依的国王一边时，她告诉他：“非常欢迎你，有越多拥有法国王室血统的人聚集在一起越好。”因为曾经一度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后来的杜布瓦伯爵）在一起，贞德可能已经知道奥尔良已经经历了6个月的攻击，这块封地属于这位私生子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尔良公爵查理，后者因为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被英国俘虏，因此根本无法捍卫自己的土地。贞德是否知道，去攻击一个

被囚者的土地公然违反骑士准则？但是公爵面临的困境，这样简单的不公正，就足以燃起贞德的愤怒，在一些关于贞德军事传教的版本中，就包括了贞德跨过英吉利海峡把公爵从牢笼中释放出来的事迹。此外，在等待战斗的时机过程中，通过跟军官们的谈话，贞德一定学到了城市的重要战略意义和打破僵局的必要。奥尔良，对“皇太子”而言是通往北方的必经之路——然后到达巴黎。同样，对贝德福德公爵而言，这也是通往南部的必经之路，自1422年，他的兄弟亨利五世后，他一直在这里负责英国军队的推进。谣言甚至传说：“皇太子”曾在一次祈祷中，发誓如果他失去了奥尔良，他会退到西班牙、苏格兰、或者多芬去。

在查理的贴身顾问们质问过贞德以后，他们护送她到普瓦捷，以接受一大群神学家的进一步问询。贞德可能认为他们正在把她送到奥尔良，但是她了解了正在发生什么后，她喊道：“以上帝的名义，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挑战！”^[7]在这一点上是让人产生怀疑的，贞德可能已经知道这是神职人员们正在测试她，按照宗教原则规定，以确定她的启示是来自天使还是恶魔的。但是当他们的要求一个神迹以证实她的使命时，她正期待着以此为交换。如果他们停止使用烦人的问题来测试她，或许她会提出去奥尔良解围，以证明她的使命，她会说：“以上帝的名义，我不是去普瓦捷给你们看神迹的，带我去奥尔良，在那里我将向你们展示我所接受到的神迹。”^[8]

向上帝派来的少女投降

1429年3月22日，贞德口授一封信给英国（参见文献11）。它被认作是一种宣战，如果追索所有14和15世纪发出的信件，

这被看成是一种第一次接触敌人的正式外交礼节。通常它简单等同于宣战。贞德的信不同于中世纪的模式，并比表面上更为微妙。显然，在她的致敬称呼中，她有意地将英国向法国要求的土地空了出来。她拒绝称亨利六世为英格兰和法国国王，和她以这种方式打击了英国自负的指挥官们，因为在他们称呼之前，他们写：“你如何称呼自己？”这件事情似乎从表面上扳回了《特鲁瓦条约》的侮辱，因为那时查理被称作“所谓的维也纳皇太子”。

这封信展示出了贞德的非同凡响，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法国国家边界感。贞德已经清楚地将目光投向超越奥尔良胜利的一些事情。事实上，除了结束战争本身，她的信中没有期望更多——通过她的命令：英国人离开法国的领土（在她写给特鲁瓦的信中，她承诺交出“所有应该属于[法国]的城市。”）根据在信中表示的逻辑，英国是一个国家，法国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如果英国想要避免战争，那么他们应该“以上帝的名义，回[他们的]自己的国家。”迫于法律程序，贞德也要求他们归还占领的城镇并为非法占有这些城镇支付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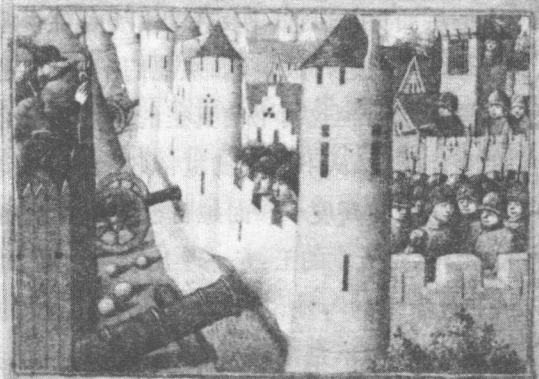
在对英国的信中，贞德似乎承认《旧约》中关于宣战的起源，并且甚至附和《申命记》中关于战争法的内容。在《申命记 20：16》中上帝告诉犹太人，追求自己神赐的遗产（“这些国民的城邑都是神赐给你的”），但目的首先是求得和平。如果敌人拒绝，那么上帝应许为他的人民而战，并将这些城交到他们的手中。贞德的信中，一直重复“如果……然后”这样在《申命记》中找到的句式。贞德还大胆地将法国与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人收复失地相比，即接受了神圣援助，收复他们有权合法继承的土地（即法国）。因此，这封信，是君权神授观念一种强大的、不同寻常的概念扩

展,它如此强硬通过前几代的法国君主,以及与《旧约》的联系强调了出来。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封信中揭示了和贞德在多雷米所知道的一样,勃艮第人“应该进行战争,如果他们不做,就是他们没有完成应该做的事情”。^[9]但这封书信真正的力量在于贞德努力的提升了争论的整体高度,从不起眼的世俗政治事件,提升为是为了上帝和神圣的愿望的高度——而她自己则成为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介。上帝,是天堂的王,是一个比亨利六世强大的国王,而贞德则是“上帝派来的”,她说查理才是法国王位的真正继承人。^[10]因此,是查理,而不是亨利,将从上帝那里得到法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圣德尼的古老传统的封建词汇表,贞德已经(再次)使用隐喻来说明:查理是上帝的封臣,而法国是他神圣的领地。此外,贞德指出试图以士兵和火炮,对抗神圣的意志是徒劳的。正如诗人克里斯汀相似的疑问,在她的诗《圣女贞德》中所写的:“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你想对抗上帝吗?”^[11]在她的信的末尾,贞德邀请贝德福公爵加入查理的圣战中,让人想起从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法国自许的特殊角色,即信仰的保护者。没有办法确定,贞德的信中有多少已经被国王的内廷修改,但是却作为最不寻常的文献,被记录在战争双方的档案中。它证明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名言,圣女贞德在“那封信”中让雷姆斯的宗教信仰复活了。

围攻奥尔良,发生在1429年5月1日到5月8日之间。贞德在与军官们发生策略冲突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她喜欢用最直接的路线进攻敌人,即直插塔尔波特的路线,因为她得到了上帝“更好的帮助”。最后,当英国人的防卫被火炮打开了缺口时,冲突停止,法国人涌入城中(见图8和图9)。

Comme il se mestoit alabry.
Pour regarder dessus la Ville.



Si luy vint dire vng de ses gens.
Monseigneur vous puez a plain.

Veoir v're Ville d'iceans.

Comme sil la tint en sa main.

Et tout acoup soudainement.

Vng canon si vint lors ferir.

L'edit conte si rudement.

Que tost apres se fist mouir.

Quant la Ville sceut les nouvelles.

De la mort qui ainsi aduint.

Len sen esbait a merueilles.

Car len ne sceut dont cela vint.

Qui le canon vers lui jecta.

Len ne peut scauoir ne connoistre.

Mais quoy quil en faist prouffita.

Car cestoit le grant caem et maistre.

Ma pour la mort ne se respas.

Dudu conte qui estoit le chief.

Les anglois nen bouacrent pas.

Ames furent aidenc de rechief.

图8 围攻奥尔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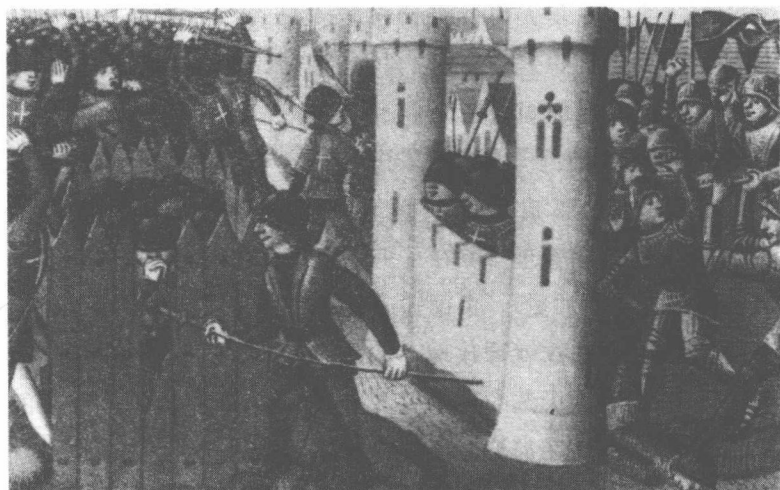


图9 围攻奥尔良

只是依靠少女贞德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法国已经成功地夺回奥尔良，许多人对贞德已经展示的奇迹都感到满意，但是一些军队的士兵抱怨说，英国人无处不在，而不是在圣徒中间。

奥尔良胜利后，紧接着的是一次席卷了卢瓦尔河谷的胜利，贞德的下一个挑战是说服查理和他的议会，他现在应该将目光放在了雷姆斯和举行一次适当的皇家加冕仪式，而不是诺曼底——虽然赢得诺曼底，可以有利于攻下巴黎——就如他的大臣们敦促的那样。最后问题都归结到是赢得首都还是举行加冕典礼。没有足够的军力和资金，以及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都被用来反对一次在雷姆斯进行的战役，但是贞德最终赢得了胜利。在6月底，查理率领皇家军队出发举行盛大的加冕大典活动。与此同时，谣言开始在巴黎流传，阿马尼亚克人正

要攻打过来。巴黎人显然期待巴黎将是查理的下一个战略目标。从那天起,据一个有一份刊物的巴黎商人所说,巴黎人开始“夜以继日”地加固城墙。

开始时,当他们向雷姆斯推进的时候,法国军队在特鲁瓦被挫败。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查理的父​​母曾经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特鲁瓦条约》,将查理排除在了王位继承权之外(因此,他也就没有办法在雷姆斯加冕)。贞德知道蒙特涅的谋杀事件最终导致查理被剥夺继承权;这就像玫瑰上的刺一样。她的悲伤,以及她尴尬的困境:她正为天选的这个男人准备战斗,可是他却因谋杀的罪行而被玷污,现在都被保存在法国备忘录中:

问她是否认为,并且坚信她的王在进行杀戮或导致勃艮第领主(无畏的约翰)被杀的过程中是正确的。她回答说,这对整个法国是一个大悲剧;不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上帝都已经派她来帮助法国国王。^[12]

这是贞德坚持的神圣使命——甚至公开宣扬的,尽管发生蒙特涅事件,上帝依然希望查理成为法国国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特鲁瓦,而不是返回关于法国的神圣传教使命的起点?因此,1429年7月4日,贞德给特鲁瓦的居民写了一封信,吹响了“国王耶稣”来援助法国这个“神圣王国”的号角。贞德声称她有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讯息,这位最高统治者不是查理,但是“天上的王,她服侍和效忠的主,因此她每天为王室服务”。^[13]

皇家军队,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进入特鲁瓦,考虑撤退。议会犹豫不决,直到罗伯特·勒·梅森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国王承担这个使命,他说,他不是基于军队的力量或者为此他所付出的钱,甚至是因为这场战争似乎可能成功才这样做,而是因为“只是依

靠少女贞德……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和旨意”。撤退的计划被取消了。第二天，特鲁瓦投降，法国人继续向雷姆斯进发。

通过我的人，我希望看到巴黎比现在离我更近

1429年7月17日举行查理的加冕典礼，贞德取得第二大胜利的时刻，从那一天开始，她的闪耀的光芒开始下降了。但她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因为那在她出生以前，勃艮第公爵曾经去英国与国王们建立了根本不可靠的联盟。所有这类协议，当然，都纯粹是为了自身利益。“无畏的约翰”在蒙特涅被谋杀后，他的儿子“好人腓力”就曾经与英国签署了一个结盟协定——他的议员们起草的备忘录真实地指出：作为法国国王重要封臣，“保护领土是他的职责，而不能分割领土”。^[14]尽管腓力对英国的军事支持，总是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但是他的忠诚却总是遭到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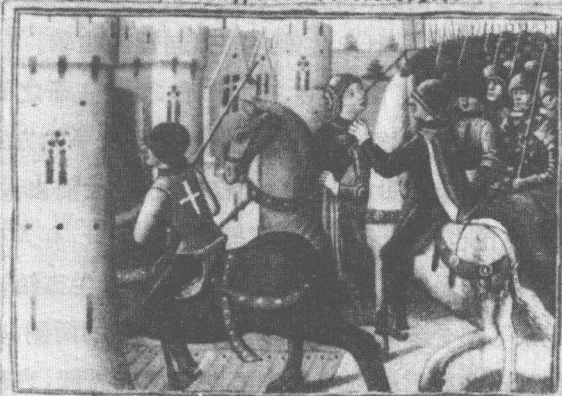
当蒙特涅谋杀时间逐渐从腓力的记忆中变淡的时候，他发现对英国的忠诚，使他的处境越发艰难。但查理举行加冕礼的同一天，圣女贞德起草了一封信，责备腓力未能出席加冕仪式，谴责他未能与查理协调分歧，以作为与英格兰签订和平条约的前奏。当时，腓力在巴黎度过了一周，他和贝德福德公爵在公共场合到处露面。在贝德福德的那些不是那么微妙的努力中，与腓力重新巩固关系，是戏剧性地重演了蒙特涅谋杀时间。显然，无论是国王还是贞德，都不知道腓力的两面派。

通过贞德的努力，查理能够让他的王权在雷姆斯重新生效，并且被重新纳入他的祖先的传承中。贝德福德不甘向法国示弱，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也安排了亨利六世在英国的加冕典礼。

典礼于1429年11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典礼试图和法国仪式的规模相比较,是显而易见的。仪式包括从加冕仪式的书上学来的东西,或者是从礼仪指南上,为查理五世谱写的曲子,这些东西都是贝德福德从卢浮宫的皇家图书馆中获得的,然后落入盎格鲁—勃艮第手中。亨利被涂抹上了由童贞女捧着的神圣的油,以作为英格兰对克洛维斯奇迹般的油的回应。在庆祝宴会上,一种装饰性的糕点描绘了亨利六世在圣爱德华和圣路易的双方守护下,作为认可亨利的双重血统和他的神圣的法国的祖先。^[15]贞德对此一定毫不知情,虽然显然是受到她的影响。

与此同时,查理七世举行加冕典礼的那一天,“好人腓力”正好在巴黎,他的使者来到雷姆斯,开始秘密与查理进行法兰西—勃艮第的和平谈判。首先,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定,当贞德听说此事的时候,她十分不满。接下来,是一个更长的停战协定,在1429年8月28日,秘密签署。查理越来越不愿维持贞德和她的军事活动。1429年11月9日,在一封写给里永的居民的信中,贞德要求紧急支援火药和战争物资。1430年3月28日,在另一封写给雷姆斯的人民的信中,贞德被迫承认“许多恶人”试图出卖他们的城市和“安插勃艮第人”。贞德竭尽全力鼓励她在雷姆斯的朋友,她报告说:布雷顿士兵正准备加入皇家军队。但现在她的运势下滑了。在缺乏装备和最低限度的支持下,1430年5月23日,她在香槟省被俘虏了。一个弓箭手把她从马上拉了下来,那个人拽着她的衣领(参见图10)。在被鲁昂的一个由盎格鲁—勃艮第控制的法庭,多次受到测试和谴责后,她被认定为一个旧病复发的异端,1431年5月30日,圣女贞德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Ou la pucelle et les francors.
 Y auerent sans tuer.
Ma vout courtes escharmes.
 Et saillies qui asses durerent.
 Si aduint qua vnes approuches.
 Les francors tressort recueillent.



Coment la pucelle fut prise devant
 compiegne et vendue aux anglois.

Mors au conflict par surprise.
 Comme chascun turoit auer.
 La dite pucelle fut prise.

Dur vng picart pres la burnee.
 Cedit picart si la builla.
 A luxembourg lee assistant.
 Qui la vendit et rebuilla.

Aux anglois pour argent content.
Si en furent apres leurs moustes.
 Comme avans tressort besongne.
 Et ne leussent donnee pour sond'es.

Car auroient auoir tout gaigie.
Chascun delle si fut maier.
 Depuis poton a son enseigne.

图 10 在贡比涅抓捕圣女贞德

1431年12月2日,年轻的亨利六世使他的王室进入巴黎。这场华丽的表演包括:9位男性知名人士,一队受欢迎的古代战士英雄团体。最与众不同的是9位知名女性的加入,都是亚马逊人。在国王的加冕典礼两周之后,“好人腓力”都一直没有出席。此时,还需要四年多的时间,查理七世才会和他的兄表弟腓力和解——在英格兰可以被赶出法国之前强制性的步骤。1435年腓力在阿拉斯那里主办了国会,在9月21日,两个王子之间长达28年的领土之争,圣女贞德曾试图通过请愿或者战争的方式结束的冲突,终于正式结束。贝德福德公爵已经在11天前去世,而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也在几天后过世。虽然没有记录,有人在国会中谈及圣女贞德,但是1435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由市镇当局的备忘录中,记录了那个冬天来临时,在阿拉希街道的两侧,整齐排列的雪人,包括一个冰雪雕刻的代表圣女贞德的雪雕,表现了她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16]

注释:

- [1] C. T. Allmand, *Henry V*, rep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38—39.
- [2] W. S. Scott, trans., *The Trial of Joan of Arc*, repr. (London: Folio Society, 1968), p. 74.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French Minute.
- [3] Régine Pernoud, *Joan of Arc: By Herself and Her Witnesses*, trans. Edward Hyams (New York: Stein & Day, 1966), p. 33.
- [4] Joan preferred to be called la Pucelle (the Maid) rather than her given name.
- [5] Willard Trask, *Joan of Arc: In Her Own Words* (New York: Turtle Point Press, 1996), p. 15.
- [6] Deborah Fraioli, *Joan of Arc: The Early Debate*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0), pp. 18—19.
- [7] Anatole France, *The Life of Joan of Arc*, trans. Winifred Stephens,

repr. (Amsterdam: Fredonia Books, 2004), vol. 1, p. 186.

- [8] Pemoud, *Joan of Arc*, pp. 55—56.
- [9] Scott, *Trial*, p. 74.
- [10] The term “true heir” is often thought to refer to rumors of Charles’ bastardy. Here the term undoubtedly refers to his right to rule rather than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birth.
- [11] Christine de Pizan, *Ditié de Jehanne d’Arc*, eds. Angus. Kennedy and Kenneth Varty(Oxford: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ediaev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977), p. 48.
- [12] Scott, *Trial*, p. 126.
- [13] France, *Joan of Arc*, vol. 1, p. 419.
- [14] Richard Vaughan, *Philip the Good: The Apogee of Burgundy*, repr.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2), p. 3.
- [15] Bertram Wolfe, *Henry VI*, new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1.
- [16] Vaughan, *Philip the Good*, p. 67.

第六章

结 论

可以这样说,因为不再有封建制,也就不再有强大的国王;统治者不再通过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仇敌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和仇敌之间的纷争;农家姑娘再也不需要因为神的启示而与封建领主们接近;不管百年战争的教训是怎样的,这些关系都不再有关系。但只要政治权力、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争是相关的,而且只要诸如荣誉、骄傲、荣耀、贪婪、嫉妒、仇恨和报复这些依然存在,它们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百年战争仍然与当今完全相关。

战争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战争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这些都是经久不衰的问题。诚然,领土扩张的核心问题是阿基坦中心的领土争端,这场冲突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在14世纪,法国想要控制这个省,因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法国境内,并且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法国,但却因为阿基坦的埃莉诺的第二次婚姻,将其拱手让给了自己的对手——英国。领土冲突带有复杂的封建主义的印记。最近的历史观念质疑封建主义的影响,甚至怀疑它是否真正存在过的,但是作为宗主国控制附属国,对宗主效忠的要求、忠诚和因对宗主恭顺而附带的条件肯定存在。在中世纪晚

期,王室权力增加,因此封建国王管辖权与中央政府的冲突也增加了。特别是在国王们都卷入其中时,封建惯例已经变得过时又不可行。战争也起源于王国们的普遍失败——作为同样的规模较小的政治单元——都没有建立起严格的世袭罔替的原则。两个有关连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有关继承权的统一的系统,普遍来说,要么缺乏继承人,要么缺乏继承者身份的明确规定,特别是有关女性的内容。尽管法国很早就显示出了对于男性统治者的偏爱,现代历史学家也敏锐地指出,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对皇室的统治,或者对国家的统治,这样的继承权和女性能够并且也确实继承了的其他财产有何不同。女性似乎没有争议地被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以外,尽管如此,为了保护她们继承的财产,不管有着怎样自相矛盾的动机,她们通常依赖于领主们。但问题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结束。被侮辱、从而产生怨恨以及家族荣誉受到伤害的感觉,造成了爱德华三世和纳瓦拉的查理——他们是战争中几十年间的关键人物——进行斗争的动机,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坚信他们的母亲有继承的权利,因此他们自己的继承权也被侵犯了。从情感的层面严格来讲,他们这种缺乏满足感和赢得权利的实现,使他们有了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理由,似乎是很难否认的。即使这种被虐待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觉有时是伪装的——但是这样的抱怨却经常被证明是外交的有效方式——不会降低这种受伤的情感在历史上往往能起作用的现象。正如众所周知的,法国,常常是宁愿割让大片领土给英国,也要避免使爱德华三世使用“法兰西国王”这个称呼。当然,真正令法国担忧的是,爱德华拒绝放弃“法兰西国王”这个具有侵略性的词,但爱德华使用了自己的权利,利用了附加在“法国国王”这个头衔上强大的神话的价值。

法国——虽然并不缺少自己的神话，他们为法国君主制的利益，甚至他们利用这些神话彰显和提炼整个战争的意义。圣雷姆斯的宗教神话，“鸢尾花”和“军旗”^①，被演绎成“君权制的宗教”，并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尤其是在查理五世和查理七世（其对圣女贞德所犯的罪行在这里是很显著的）统治时期。尽管每个王国都相信是上帝赐予了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法国神话也利用这些神话授权法王的权威，使法国具有管辖其他王国的合理性权威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越教皇本人。有时，法国甚至强迫他们的仇敌承认法国最受上帝的青睐。没有比1359年爱德华三世在雷姆斯战役，更能说明国与国之间理解的神圣的加冕礼对法国的重要意义。在爱德华未能完成雷姆斯加冕礼仪以后，原本这项加冕仪式会增强他对法国王位诉求的砝码，他被迫同意了布列塔尼条约，至此才宣告英格兰征服的一个重要阶段终止。

战争一旦开始，是什么因素使它一直延续？主要的是，各种原因随时间变化，敌对方相当旗鼓相当。有时这仅仅意味着，精疲力尽，资源匮乏，他们都同样几乎无法战斗。矛盾的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战争持续恰恰正是因为对手之间不平等的力量。一个国家，每当它感觉到优势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盟友的援助，提升军事技术，新的税收收入，或在其他情况下，都会重燃战火。在任何时间段内，都会有一个王国比另一个有权力，它就可能会期望一个持久的胜利。因此，每个阶段的战争，都可以被视为力量平衡转变的结果。在佛兰德斯同意承认爱德华三世为法兰西国王以后，英国开始战争的军事阶段。另一方面，法国用从其解散

① “鸢尾花”是瓦卢瓦王朝家徽上的标志；“军旗”是法国神圣王权的标志。——译者注

了的十字军那里雇佣了舰队以威胁英格兰。而且也因此,这样的情况贯穿整个百年战争。因为不断变化的条件,领土一旦被夺取,就常常会重新回到对手手中。这是真实的情况,1360年法国在布列塔尼的损失和英格兰在1369年和1375年之间放弃的是相同的领土。这种模式又分别在1415年和1417年重复上演,亨利五世入侵法国,但情况却再度逆转,这次是向好的方向转变,在142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圣女贞德的影响力提高法国人的士气,使最终收回法国北部领土成为可能。

在战争中,潜在的可变的各种因素是:人的个性、外交、同盟、内战、叛变、税务、军事、民族神话,以及行为准则。其他因素在于不变的或环境条件,如死亡、皇室的少数人、坏天气、精神错乱和瘟疫。这些因素要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静止状态又重新进入战争负责,因为一段时间的军事静止状态说明根本没有改变,只是纯粹重燃战火的一些因素。谋划战争,不管是通过加强财力、加强军队、加强军械还是提高国家防御能力,在所有间或和平的时期可能都一直存在,有时甚至同时伴随着他们的和平谈判。

一个现代的读者必然会惊奇于那些叛国、陷害、表面上毫无意义的侵略、重燃战火的声明以及对最近血亲的侵略,这些事情通过了好几代人塑造了这场战争的特征。在这场战争中,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几个角色能够既往不咎。令人惊讶的是,例如,亨利五世居然可以突然声称对诺曼底的所有权,该地在此之前已经被法国掌控了两个世纪。同样也可能让读者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查理七世的行为,他在无法继续获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竟然天真地和他那个背信弃义的勃艮第表亲进行谈判,这是背着圣女贞德进行的非常务实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尽管如此,最难明白的一个发展是法国在百年战争期间居然发动内战的

行为,当在无法控制的仇恨驱使下,阿马尼亚克和勃艮第几乎同时向他们的敌人要求援助以对付对方——而他们自己却是血脉相连的亲戚。

其他因素也持续在战争期间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国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概念,有点姗姗来迟。法国王公们的权利是很强大的,他们很少想将权利的轭交给王室控制,因为那样做在战争时期是无法满足需要的。此外,法国和英国两国的君主都是相互交替的,或者甚至同时,致力于和平。但迈入和平的进程,例如在理查德二世和查理六世之间的进程,很快就被亨利五世和查理七世翻转。在战争期间签署的停战协定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因为这些插曲都被利用来为进一步的战争休整和重新武装,他们导致了总体上的冲突一直持续,而不是最终导向和平。而许多军事领导人——包括圣女贞德——一直都在争论着,或许持续的战争会最终达到解决的节点,那时或许才是最终结束战争的可靠保障。但是当你注意到那些用来发起武装冲突的小借口,或者那些情况,所有涉及的各方都愿意去按他们的意愿,采取他们经常使用的非法的方法,似乎总有新鲜在手边的原因,以重启战争。

圣女贞德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比大部分的可能要好的是延长战争。这也就是说,准确地说,英国在法国统治领土的这个时期,应该是容忍接近尾声的时代。圣女贞德曾经说,早在从“致英格兰的一封信”的时代开始,只有当英国留下“完整的法国”战争才会结束。将英国的统治从法国赶出去的渴望,对所有在英国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都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圣女贞德,她告诉了英国,他们在法国没有权利,并且公然采取军事行动对抗英国,对圣女贞德而言,她是这种神性意志纯粹的象征。

人物传略

伯特朗·杜·盖克兰(约 1320—1380)

伯特朗·杜·盖克兰,出生于 1320 年前后,是法国布列塔尼一个小贵族的后裔。1370 年是他事业的鼎盛时期,国王查理五世任命盖克兰为法军最高指挥官。这一任命使他成为王国仅次于国王的人物,如此殊荣是他的祖先无法企及的。今天,盖克兰无疑是法国百年战争史上最富盛名的战争英雄。他的爱国事迹在法国小学课本上被颂扬。盖克兰的声誉建立在他从英国手中为法国夺回领土,并扩大了疆土。据说,他的生母曾经拒绝承认生下了如此丑陋的孩子。盖克兰以丑闻名,这点在他的手稿中可以得到线索,他的座右铭“勇气弥补美的缺憾”也证实了他的丑。1341—1364 年,竞技场和布列塔尼连年战乱的军旅生活使他得到磨练。1359 年围攻默伦的时候,盖克兰的英勇表现被当时的摄政王(后来的查理五世)发现。1364 年,查理刚刚即位,盖克兰就向他传来科歇雷尔战场上的第一声捷报。查理五世在战场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者,他缺乏战斗精神,试图避免犯下他父亲约翰二世那样的错误,后者因为鲁莽而在普瓦捷战争(公元 1356 年)中被俘。因此,查理五世国王和盖克兰之间形成了恰当的互补。盖克兰为了强化效率,雇佣了一支新的骑士队伍(这支军队据称使用“肮脏的伎俩”)。他们通过伪装(比如扮作樵夫)、伏击、假装撤退、及时抓住时机反攻的方式,以令人羡慕的游击战略取得了许多成功,成为他战略成功的关键。与克里西战役(1346

年)和普瓦捷战役(1356年)中的骑士骑马厮杀不同,盖克兰是一个实际的战略家,他骚扰敌人,避免零碎的激战。当被迫进入激战状态时,他曾被捕,而俘虏他的四个人要求查理五世付出高昂的赎金将他赎回。

盖克兰的名声可能也源于他能使查理时代的上流贵族集团和民兵团体,主要是雇佣兵,和谐相处的能力。他尊重下属的需求,这也许意味着为了驾驭这些难以控制的士兵阶层,他要对他们的抢劫行为视而不见。但总体上他的这种能力对他事业的第二阶段相当有利。

1366年,查理五世派盖克兰利用十字军东征,打着反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幌子远征西班牙。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让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亨利·拉斯塔马拉取代国王佩德罗的王位,还要把那些在法国乡村疯狂抢劫难以控制的雇佣兵转移到西班牙。诗人库维利,是盖克兰的史诗传记作者,他记载说盖克兰向他的兵士承诺:在十字军东征中牺牲的将士不仅可以进入天堂永生,而且可以得到比在法国更好的战利品。卡斯蒂亚海军舰队战胜英国不久,法国联盟和亨利兑现了他的承诺。1378年,盖克兰的骑士兵团宣誓拥护国王与本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战争。这时,一些布列塔尼人把他视为叛徒,突然炸掉了建立在他家乡广场上的雕塑。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拉法尔曾在她的诗歌中拥护他死后的声誉,那些优美辞藻留存至今。盖克兰死后则被安置在国王查理五世陵旁。

查理五世(1338—1380年,1364—1380年在位)

1349年,因为一场代表腓力六世利益的谈判的缘故,11岁的

查理成为法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国王授予他法国“皇太子”的头衔并分封领地，子孙后代世袭罔替。1356年，在这位未来的查理五世成人之初，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情是年轻的查理五世的父亲（约翰二世）因怀疑纳瓦拉的查理叛国，闯入宴会抓捕并监禁了他，同时屠杀了一些参加宴会的宾客。第二件事情是在普瓦捷战场上，查理之父约翰二世被俘，当年查理仅有18岁。因此法国“皇太子”在混乱中被迫继位摄政。这一年法国战败之事成为他多年的耻辱。约翰二世国王在囚禁期间，曾经试图通过外交协商的手段获释，并维持自己作为国王的威信。他的顾问们对外宣称他们在法国四处奔走以筹集将法国国王从英国接回来的赎金。然而因为父亲被俘而作为救营人的“皇太子”却发现三级议会不仅拒绝了国王约翰二世对英国的妥协，还要求释放纳瓦拉的查理，同时对国王约翰二世的权利也进行了限制。1357年的春天，查理王子被迫听从他们的意见，撤销了他父亲的爵位。

1358年2月22日这一天，“皇太子”查理无助地看着一群暴徒在巴黎商人艾蒂安·马塞尔的领导下，蜂拥而至涌进他的府邸，并在他的房间中谋杀了他最亲近的顾问大臣，这个人就是诺曼底和香槟区的执行长官。“皇太子”仓皇逃离首都，在到达普罗旺斯的第二个月，重新利用他在首都的声明准备复仇。但那之后不久，5—6月间的时候，扎克雷起义爆发，6月艾蒂安·马塞尔被刺，提升了查理王储的身份，他得以重返巴黎。1360年英法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法国将三分之一的土地割让给英国，英国答应减少约翰二世的赎金数额，但是价格依然高昂。1364年法国国王约翰二世逝世，查理五世加冕正式成为法国国王，并在雷姆斯举行登基仪式，此时，伯特朗·杜·盖克兰在科歇雷尔战场上大胜纳瓦拉的查理，这是国王执政以来的首次大捷，查理五世

在雷姆斯举行了庆祝仪式。盖克兰挥舞长剑代表国王行使军事领导权的方式，成为整个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统治模式。直到14世纪70年代中期，盖克兰采用骑士厌恶的伏击、欺骗和游击战等行之有效的策略，才完全将失去的法国疆土收回。纸上谈兵的查理五世和他老谋深算又英勇的指挥官盖克兰的有效结合，使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盖克兰帮助查理解决了失业的雇佣兵的问题，这些雇佣兵在加莱和平之后，开始威胁法国的安定。1374年，查理五世制定了军队的管理条例，调节货币和税收制度。1375年在布鲁日签定停战约定。随着英法双方的停火，英国征服欧洲大陆的梦想，到亨利五世化为乌有。

查理五世除了因为收复领土而富有盛名，他还通过详尽的宗教仪式来提高君主权威，创造政治学说，并重新强调法国君主制的神圣起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奖励那些讨论法国之所以优于其他民族的作家们，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由于上帝特殊眷顾法国。查理还致力于科学、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由他父亲约翰二世建立的皇家图书馆。然而，推动扩大皇家图书馆的进展就像他当政时期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一样，基本上在他1380年9月16日离世后停止了。他临终前决定提升税收的决定，为他的儿子留下隐患，这个决定使皇位继承者查理六世面对严峻的暴动局面不得不恢复以往的税收。

查理六世(1368—1422年，公元1380—1422年在位)

查理六世国王，在他52岁的时候，因为写下“法兰西王国胜于英国的兰开斯特王朝”被人们称为“可爱的查理”，又称“疯狂的查理”。他的三个姐姐，查理五世和波旁家族的珍妮的前三个孩

子均于 1365 年前便夭折了。1368 年这对皇家夫妇终于生下了一个幸存的男性继承人,但他在 24 岁时,不幸沦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1380 年,他的父亲和盖克兰死后,查理六世处于四个叔叔的监护之下,他们分别是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贝利公爵和波旁公爵,这个安排其实并不像已故国王的意愿那样美好。1382 年,当巴黎爆发的铅锤党反重税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担任法国最高摄政长官。1385 年,查理六世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结婚,此后育有 12 个孩子,他们的联姻早在佛兰德斯法国战役期间,就由“大胆的腓力”和伊莎贝拉的叔父商定了。查理六世的女儿中有两位嫁给了英国皇室:1396 年,伊莎贝拉公主与理查二世的结合是为了达成和平的目的,签定英法停战协定;凯瑟琳与亨利五世的结合是为了确保 1420 年英法之间的特鲁瓦条约的签定。查理六世的统治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发动了对英国的侵略战争。1385 年,法国军队在英国南海岸码头登陆的计划被推迟,“大胆的腓力”平定了佛兰德斯的叛军。此时的法国政界迅速倾向于第二年夏天对英国出兵。一支巨大的舰队停泊在斯莱斯港整装待命。但是 1386 年 11 月,这个进军英国的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但人们无法指责查理六世和“大胆的腓力”,因为那个冬天海上的天气异常恶劣(阴冷、潮湿、黑暗、多风)。根据一位英国的编年史家的描述:英国就像一只幸免于难的兔子,侥幸逃脱。

1388 年,当查理六世快满 21 岁的时候,由工人们支持,这个“永远的傀儡”决定结束叔父的专制统治。他带着由他父亲精选的辅政大臣马穆塞去劝说他的叔父。但是 1392 年 8 月 5 日这天,一件小事的发生打断了他走向独立的进程。那天查理六世骑马经过勒芒的森林时,与一个陌生人的匆匆一遇和突然听到一阵

短矛划过骑士头盔而发出的急促而刺耳的声音，自此查理六世患上了困扰他一生的间歇性精神病。为了向上帝祈求恢复健康，1393年7月，国王召集了大量儿童组成朝圣陪同团，并把他们送往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圣米歇尔山圣殿。国王患病后的几年，王后向上帝承诺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4岁大的女儿玛丽送往巴黎城外的普瓦西修道院，这位玛丽公主在那里度过了她的一生。然而这些虔诚的祈求毫无补益。不久，查理六世摄政的叔父们重新回来争权夺利，互相倾轧。1404年，“大胆的腓力”过世，鉴于查理六世的精神痼疾，他的弟弟奥尔良的路易和表兄“无畏的约翰”（腓力一世的继承人）代理政事，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并将国家引向了内战。1407年，双方结党营私，相互倾轧，最终“无畏的约翰”派人暗杀了奥尔良的路易。

在英国内部，1399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四世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金雀花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查理六世的女儿即理查的新娘，年轻的法国公主伊莎贝拉最终留在英国。据亨利说，为了偿还约翰二世欠下的赎金，她回国后变卖了珠宝和嫁妆分期付款。^[1]亨利篡权就像法国内战一样扭转了英国的历史。依靠战争得到权利的亨利四世一生都无法在武力上与法国抗衡。但在1415年，查理六世面临着兰开斯特第二代国王亨利五世的军事入侵，这曾是兰开斯特第一代国王梦寐以求想要完成的事情。亨利五世杰出的军事才能，使他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迫使查理六世求和走向了谈判桌。与此同时，1419年“无畏的约翰”被谋杀，加剧了法国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国王的儿子——“皇太子”“好人腓力”迅速倒向英国亨利五世一边。根据1420年签定的特鲁瓦条约，重病的查理六世被迫将整个王国交给了亨利五世（这是亨利五世首次成为法兰西的摄政大臣），但是这场查理六世晚年

进行的权利交易,在很多年间都不被英国人民所承认。1422年10月22日,查理六世留下了他9个月大的孙子亨利六世,与世长辞,亨利六世遂成为英法唯一的统治者。而在亨利六世登基之前的两个月,作为整个政治事件煽动者的亨利五世早已离开人世。

查理七世(1403—1461年,公元1422—1461年在位)

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最大的弱点在于他缺乏决断力,但他却最终赢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因此被认为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国王。查理六世与巴伐利亚伊莎贝拉王后生有12个孩子,3个儿子幸存了下来,他是第三个,但是却作为查理七世继承了王位。在早期的家族日常生活记录中记载:为他制作了一只玩具铜锅来帮他排遣坏心情。他在动荡的时代里成长,巴黎内战时期王室兄弟间的权利角逐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1417年,他的第二个哥哥去世后,查理七世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直到16岁,他才被迫卷入内战中,在1419年9月14日,当他与表兄勃艮第公爵在蒙特罗为和平进程谈判的时候,他参与了谋杀表兄“无畏的约翰”的行动中。国王和王后否认他犯罪。1420年5月21日,法英两国签署了特鲁瓦条约,其中指定亨利五世成为法王的养子,成为法国摄政王和王位的继承人。

在他的父亲查理六世过世9天后,也就是1422年10月21日,“皇太子”查理被授予法国国王的头衔。以卢瓦尔河为界,北部地区的法国人民效忠于英王亨利六世,南部地区的法国人民效忠于法王查理七世。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叫布鲁日的小镇避难,他被人贬称为“布鲁日的国王”,虽然如此,他依然是法国半个王国

的国王。1421年6月，法军在博格(Bauge)得胜后，查理的军队在克拉文特(Cravant, 1423年)和卫蒙尔(Verneuil, 1424年)接连战败。曾在卫蒙尔取得大捷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托马斯·蒙塔古, 1428年在奥尔良被炮火击中而死，法军失去了一位能在战场上消灭英国军队的优秀指挥官。

就像书本上记载的那样，我们十分确信，圣女贞德的到来证明这是上帝传来的讯息。她声称执行神的命令，职责是恢复查理时代法兰西的整个国土。在委任她之前，查理七世将她交给国王的专属神学家们进行了正式的神学检验，其中包括对她的童贞的检验。直至1429年7月17日他的加冕礼，查理才同意采纳贞德的建议，开始对英国的军事行动，但是也许是受到了他最喜欢的人——乔治·德·拉·特利莫伊的影响，他逐渐对贞德失去了兴趣。因为贞德代表了主战派，而查理想同勃艮第公爵通过签订停战协议的方式，达到和平的目的，1429年8月28日，他们签定了第一份停战协议。6个星期之后，贝德福德任命勃艮第的腓力为法国王国内英王的中将，即他一人之下的副指挥官。这一举动及随后的事件几乎无益于缔结和平协定，但查理七世花了近一年之后才识破腓力假借停战背后的卑劣政治阴谋。1430年5月，查理七世国王发表声明，揭露腓力公爵“假借停战欺骗对手以赢取作战时间”的虚伪行为。查理承认他因为太迟识破诡计以至于耽误了营救贞德，因为贞德坚决反对停战还曾经试图阻止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就在那个时候，她被敌人抓获，即1430年5月24日这天。她被送往敌人的领地，虽然查理常常因为抛弃了贞德而遭人诟病，但事实上由于关押地在敌人的领土上，查理几乎没有机会解救她。

经过多年的失败尝试后，1435年9月21日，查理七世通过

阿拉斯和平协定，弥合了他与“好人腓力”之间的分歧。法国通过贿赂公爵的议会成员促使达成协议。1436年，巴黎落入了阿瑟·里士满手中，在国王的情感世界中，他已经取代了国王曾经最喜欢的特利莫伊。1440年，查理平定了被称为“布拉格叛乱”的贵族叛乱之后，他开始认真思考收复诺曼底和阿基坦的问题。1449年，经过数年停战，查理养精蓄锐，开始进军诺曼底。1450年，占领鲁昂，鲁昂一落入法国人手中，查理就下令彻底调查圣女贞德被判火刑的事件。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将英国从阿基坦驱逐出境，在这场战争中，炮手领袖让(Jean)和加斯帕德(Gaspard)使用早期的火炮，发挥了就像当年英国早期战争中的长弓手的作用，他们帮助查理七世扭转了战争的局面。

1456年，进行了对圣女贞德的第二次审判——这次是由法国人主持的——宣布1431年对圣女贞德罪行的审判无效。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年，查理七世经历了数次由贵族组织的颠覆活动，他甚至发现他的小儿子(未来的路易十一世)也在阴谋反对他。虽然偶尔表现出冷漠，查理七世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最终他成功地实现了税收改革和军事改革。公元1461年7月22日，他在Mehun-sur-Yèvre离开了人世。

查理二世(纳瓦拉)(1332—1387年)

查理二世(纳瓦拉)是一位具有法国皇家血统，却遭到不公待遇的王子，他因为始终坚持对法国王位的诉求，加剧了百年来倍受战争摧残的法国社会状况的恶化。纳瓦拉的查理二世的故事在1332年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他的母亲珍妮，是法王路易十世唯一幸存的孩子，但是她被她的叔父国王腓力五世以法

国王室传统不接受女性继承人为由，剥夺了王位继承权。她还失去了对两个富裕的郡县，即香槟和布里的继承权，作为交换条件只给她诺曼底和昂古穆斯两个郡作为微薄的补偿。但是她却保住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纳瓦拉王国，因为这个国家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的。1349年，她去世的那一年，珍妮答应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用昂古穆斯(Angoumois)同国王交换其他封地，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土地转让。

查理因为在纳瓦拉残酷镇压了小规模的叛乱而留下了“恶人”的称号，他在法国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声称自己比国王腓力六世或爱德华三世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因为父母使他拥有正统卡佩王室的血统。但他晚生了4年，因为1328年已经选定了瓦卢瓦的腓力六世成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纳瓦拉的查理野心勃勃，愤世嫉俗，他比我们想象中更热衷于追逐王位，因此他痛下决心要向法国王室复仇，夺回属于自己的王冠。他总扮演着双面角色，即竭诚为法国服务，但是当英方符合他的直接目的时又会与英国人合作。他诡计多端又极富个人魅力，这二者的结合吸引了各种各样法国王室的政敌加入了他这一派。查理心中根深蒂固的不公之气很快使他变成一个生活放纵又诡计多端的人，他挑起各种事端——战争、复仇，甚至谋杀。很多人客观上承认：他的确受到了法国王室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无法原谅他的这些行为。

1350年6月，查理加冕为纳瓦拉国王，两年后，他娶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女儿为妻，这桩联姻从约翰二世的角度而言可能是一道抵御麻烦的篱笆。但是在1354年的1月，麻烦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国王最宠信的治安官西班牙查理在诺曼底被残忍地谋杀了，查理二世(纳瓦拉)不露声色地宣布为此负责。约翰

二世将昂古穆斯给予他最喜欢的人,而理论上来说这块领土仍然属于查理二世,但是查理太过露骨为这块领土的合法性辩护,而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约翰二世在各种压力下要调和各方意见包括平息谋杀事件,他选择以公众利益为先——这也是因为他担心在他下定决心向这位女婿复仇之前,查理与其他对手结盟——于是1354年2月,他在芒特(Mantes)答应了查理的条件。谣言传出说约翰国王准备抓捕查理,查理跑到阿维尼翁向教宗投诉此事。查理在那里见到了英国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并很快答应协助他袭击诺曼底地区的法国军队。1355年9月10日,查理再一次和法王约翰二世签订和平协定,再次重复了宣誓效忠的仪式,并被法国国王赐予了新的领土。1356年的4月15日,约翰二世终于开始复仇。由于担心他的儿子(未来的查理五世)和他的女婿即纳瓦拉的查理互相勾结,他闯入在鲁昂由他儿子主办的宴会。查理二世被囚禁,哈考特伯爵等一杆人被毫不客气地处决了。纳瓦拉的腓力以他哥哥这件事为由,于5月向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发出了一封抗议信,他在信中声称“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公平的原则对你无足轻重。”但是当约翰二世在普瓦捷战场上被英国人俘虏后,立即有人要求释放纳瓦拉的查理。1357年,有人安排了一次越狱帮助他逃离监狱。纳瓦拉国王迅速受到了人们的拥护,在亚眠和巴黎的大街上拥满了同情国王的人群。1357年11月30日,在Pré-aux-Clercs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查理辩称他有权继承法国王位,并且会执行他的特许政治。

14世纪50年代,在巴黎处于社会动荡期间,资产阶级领袖马塞尔曾经与纳瓦拉的查理断断续续地合作,因为他们都站在反对君主制的立场上。但是,很快查理开始转向贵族,1358年6月,在蒙迪迪耶附近,查理将与“雅克”农民起义军的表面上的联

盟变成了残忍的屠杀，最终镇压了这次农民运动。在巴黎，势力被削弱的马塞尔寻求查理的帮助，但是这并不影响查理同时在英法两国国王之间周旋。1358年8月，很显然他加入了英国爱德华三世反法的战争中，但是这个月底的时候，查理在蓬图瓦兹(Pontoise)彻底转变立场，在那里他与法国摄政王查理签订了一份条约，承诺要做一个“称职的法国人”，抗击英国。

1361年，查理二世曾经返回纳瓦拉。此时，正是法国骑士伯特朗·杜·盖克兰的事业逐渐上升的时候。1364年，在查理二世不在纳瓦拉国内的时候，盖克兰攻占了纳瓦拉王国的两个城池：芒特和默伦(Melun)，然后，5月16日在科歇雷尔取得胜利，从查理手中夺得了诺曼底的控制权。纳瓦拉国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指控盖克兰对他下毒(无法核实)或者说试图下毒。查理死于1387年的1月1日，可能是死于一块浸满白兰地酒(eau-de-vie; brandy)的床单着火引发的意外中。虽然他死时根本没有完成他苦心经营的宏伟目标，但是他曾经机关算尽并通过八面玲珑的外交能力在各种势力中斡旋，使自己可以免受诸多恶行的惩罚。通过他的机智与狡诈，他实际上一直成功地操纵着英法两国国王，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做的。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64?—1430?年)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一个意大利占星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曾服侍过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因此，她在宫廷中长大并从中获益——虽然是间接受益，因为毕竟她是一位女性——特殊的成长经历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机会，从而成为那个时代一位不同寻常的知识女性。她在25岁时成为了寡妇，为了拯救这个“小

家庭”，她被迫靠写作承担起照顾母亲和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她是法国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文学职业妇女，克里斯蒂娜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庇护人。她的父亲曾经被查理召进法国宫廷，作为皇家顾问和国王的朋友，他受到很高的礼遇。但是 1380 年查理死后，托马斯失去了曾经的地位，家境每况愈下。1387 年，她的父亲过世；紧接着 1390 年，她的丈夫埃蒂安·杜·卡斯特尔(Etienne du Castel)也离世了，克里斯蒂娜被迫寻求新的庇护，她的主要庇护人是奥尔良公爵路易和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他们都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兄弟。至少她早期的八部作品，大部分诗篇都是题献于奥尔良公爵路易的。当她无法将儿子吉恩·杜·卡斯特尔(Jean du Castel)安置在公爵家服务以后，尽管政治上她依然支持奥尔良公爵路易一派，而不是勃艮第一派，但是，克里斯蒂娜再也没有为公爵进献过任何作品。

克里斯蒂娜的许多家喻户晓的作品，诸如她在关于《玫瑰的浪漫》的辩论中所写的一些信件和《淑女书》，都直接关涉妇女的生活状况。但是考虑到她生活和写作的政治环境以及庇护人所给的佣金，她的新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反映王权、骑士精神、战争与和平，甚至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主题。在 1405 年的一封信中，为了寻求解救法国不幸命运的方法，克里斯蒂娜请求巴伐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介入于奥尔良公爵和勃艮第公爵之间的对抗，结果导致内战爆发，根本无济于事。1410 年，克里斯蒂娜在另一封信中徒劳地乞求贝里公爵引领法国恢复秩序。几年之后，她在《和平之书》(Le livre de la paix)中寄希望于“皇太子”路易，但是在她完成此书的 1415 年，这个男孩刚刚 20 岁便不幸早逝了。1429 年，克里斯蒂娜最后完成《圣女贞德之歌》(Ditié de Jehanne d'Arc)，这是一本韵文诗作品，庆祝圣女贞德的到来，它的基调高

亢,对胜利充满信心。为法国寻找一个救星,克里斯蒂娜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她的书中为收留她的法国呼求,但是最终盼来的救星——不是一个贵族,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牧羊女”。

据说,克里斯蒂娜在1429年曾表达过这样的信念,贞德将会全面获胜并且收回法国失去的疆土,但是她可能在知道1430年5月23日贞德被捕的消息之前已经逝世。克里斯蒂娜是一名女性作家,她的职业生涯在那个时代并不常见,但她的作品却赢得了同时代人们的尊重。尤斯塔奇·德尚(Eustache Deschamps)和马丁·弗兰克法(Martin Le Franc)两位诗人都曾在他们的诗中赞扬过克里斯蒂娜。虽然她的作品仅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才开始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是她的个人才能和政治洞察力却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赏识。毕竟,在众多的杰出作家中,克里斯蒂娜是第一个为同时代女性,如圣女贞德,创作文学作品的职业作家。

爱德华三世(1312—1377年,1327—1377年在位)

1327年,年仅14岁的爱德华三世被推上了英国君主的王座。1324年爆发了阿基坦战争之后,他的母亲——法国公主伊莎贝拉,曾经在1325年3月被派往法国,在她的丈夫爱德华二世和弟弟法王查理四世之间进行和谈寻求解决方案。为了解救爱德华二世,使他免受宣誓效忠法国国王的奇耻大辱,年轻的爱德华三世作为阿基坦的领主在1325年9月宣誓效忠法王。伊莎贝拉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返回英国,1326年,她和一个英国的叛乱分子罗杰·莫蒂默组织了一支小部队入侵了英国。爱德华二世被废黜并死于狱中,据猜测是莫蒂默下令谋杀了他。一旦除掉了爱德华二世,就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掌控了国家

政权，为了铲除异己，他们甚至处死了爱德华的年轻叔父——肯特伯爵。迫于早期的政治环境，爱德华可能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但当他从莫蒂默那里夺取政权后，就在1330年处决了莫蒂默，而且他还用丰厚的财产使他的母亲隐退。

1328年2月，爱德华刚执政一年，查理四世在法国去世，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爱德华的法国表兄瓦卢瓦的腓力很快当选为国王。1328年5月，伊莎贝拉向议会提案，认为爱德华作为法国继承人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当英国大使更进一步就此声明跟法国交涉的时候，遭到了法国的拒绝，他们辩称女性不能把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继承权，再转移给她们的儿子。爱德华拒绝接受这个决定，至少在表面上，他坚持拥有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这成了他当政的一大特色。学者们对爱德华在宣称自己有权继承法国王位时是否有诚意的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

1333年，因为面临着与苏格兰的战争，爱德华并没有立即发动与腓力六世的战争。相反，他口是心非地与法国保持着谨慎的外交关系。1337年1月，在伦敦塔，他一方面敦促议会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同时他又建立了一支舰队，并把这支舰队视为他的盟友。鉴于腓力赤裸裸的侵略，1337年8月28日，爱德华向议会提案：任何反法战争都是自卫战争。不久后，他结束了与佛兰德斯来之不易的联盟，爱德华于1340年2月公开宣称：他的头衔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爱德华是第一位，声称双重君主身份的英国君主。爱德华第一场保卫他的新国土的战争以失败告终；1340年9月，他签署了伊斯普兰琴(Esplechin)停战协议。1342年以后，爱德华又在布列塔尼公国找到了借口攻打腓力六世，腓力为了帮助他的外甥布卢瓦的查理决定解决双重头衔的争议。1344年3月，英国议会为战争补贴投票，同意爱德华率舰队去法

国，“拿回上帝赐予他的东西”^[2]。

教皇在阿维尼翁和平会议上未能调和这对表兄弟的矛盾，1346年7月，爱德华侵入诺曼底，公然藐视法国，期望在阿基坦展开攻击。爱德华寄希望于破坏力很强的英国战略，这种战略被称为“chevauchée”——是一种机动灵活的袭击策略，在与苏格兰战争中发展出来，目标是平民百姓——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爱德华被迫在克里西与法国进入激战状态。1346年8月，在对付优于英国军队的法军时，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0月，他在内维尔十字之战中击败了苏格兰军队，紧接着的一年他又占领了加莱。然后，爱德华返回英国，现在他开始在英国建立稳固的君主制的基础。为了使他夺得法国的愿望继续下去，爱德华通过在国内让步的方式，将一部分不需要的权力转移以换取税收来供养他的海外战争。（相比之下，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无论是“好人腓力”还是贵族集团都不能提高法国的财政收入以应对英国。）1355年，爱德华的儿子——黑太子，又在波尔多发动了新的战争。第二年，两支英国军队威胁将在波尔多聚集。在普瓦捷，黑太子遭到了法国军队的突袭，被迫进入列阵战斗。爱德华的儿子猛击法军，而且1356年9月在战场上将好人约翰二世从战场上作为俘虏护送回来。爱德华三世没有出现在战场上，但是却赢得了荣誉。1359年，他在法国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目标是雷姆斯。作为自主权和法国神圣君主制度的力量斗争，爱德华认定他作为法国君主的正统地位应该通过一次适合的加冕仪式才能获得。这次军事行动失败以后，1360年爱德华签订了《布列塔尼条约》。尽管条约中的条款规定约翰二世需要支付高昂的赎金，并且给予爱德华三世至高君主权，以及统治比以前面积更大的重新确立的阿基坦的权力，但是爱德华失去了北部的安茹、都兰和緬

因省,并且被迫重新和佛兰德斯结成联盟。

1369年,法国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重燃了与英国之间的战火。1371年,黑太子因病卧床不起,事实证明憔悴的约翰根本无法抵抗法国。1375年6月,一次全面停战的协定在布鲁日签订。爱德华统治时期所进行的伟大征服活动,事实上都是分散进行的,到14世纪70年代,皇权旁落。但是爱德华却在一种广阔的视野下,坚持他作为君主的角色,统治了50年。1377年6月21日,爱德华三世过世。

黑太子爱德华(1330—1376年)

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由他的出生地而得名,并且同时拥有切斯特伯爵(1333年)、康沃尔公爵(1337年)和威尔士王子(1343年)以及阿基坦王子(1362年)的头衔。他的父亲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儿子理查二世都是英国国王。但无论是因为老爱德华太长寿,还是小爱德华死得太早,喜欢穿黑色盔甲的英雄黑太子爱德华,却都没有机会戴上英格兰的王冠。

1346年,只有16岁的黑太子因为在克里西战役中的勇猛表现,为他自己赢得了声誉,在这场战役中他被父亲任命为先锋。傅华萨讲述了一个故事,与同时代的其他人观点相异的故事,他说当爱德华在战场上受挫时,他的父亲拒绝营救他,并且说“让孩子赢得自己的荣誉”!然而爱德华从战争中学会了勇敢,莎士比亚曾经评价他说:“战争中,勇猛者为王!”大约两年之后,爱德华成为了国王的骑士兵团——嘉德勋位骑士团,最初的成员之一。1355年,爱德华被任命为加斯科尼副指挥官,他在法国南部指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1356年,在普瓦捷战役中,他俘虏了约

翰二世，却坚持对俘虏以礼相待，他认为约翰虽然战败，但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骑士。1359—1360年间，指挥英国军队在战争中采用“chevauchée”战略（黑太子和他的三个兄弟均参与其中），目的是在雷姆斯为爱德华三世加冕，但最终失败。1362年，阿基坦被改组成一个由爱德华掌管的公国。1367年，他在纳赫拉（Nájera）赢得了他主战场上的第三大胜利，在那里他暂时地恢复了残忍的佩德罗在卡斯蒂亚的王位。黑太子并没有从纳赫拉那里得到对方承诺的金钱，他采取向阿基坦的臣民征收高额的税收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直接导致了最有势力的阿马尼亚克伯爵和他的侄子诉诸巴黎最高法院控告黑太子。查理五世擅自介入阿基坦的事件，黑太子被激怒，1369年，英国宣布对法发动战争。与骑士精神相矛盾的一件事情是，1370年爱德华王子对利摩日（Limoges）进行了野蛮的屠杀，那里“几乎无人幸免”，这令傅华萨困惑，谁让黑太子的反应如此强烈？莎士比亚对黑太子的评价，可能是一种解释：“他一皱眉，即表示他对法国的不满。”

因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爱德华于1371年回到了英国，5年之后，他死在英国。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至今仍可以看得到他的铜像。

艾蒂安·马塞尔（1290—1358年）

巴黎资产阶级艾蒂安·马塞尔，他可能出生于13世纪90年代，他的一生及其事业与14世纪中期的法国的政治状况以及瓦卢瓦王朝统治早期君主制的弱点分不开。马塞尔就像那个时代最受大众喜爱的领导人一样，但是由于他一生中诉诸暴力，最终也死于暴力之下。马塞尔担任巴黎商会会长（相当于市长）期间，

极度的残忍暴力，几乎掩盖了他的倾向崇尚革命这个事实，他阴谋想要将权力从君主手中转入市民阶级手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行为，因为巴黎就是法国君主制的发源地。马塞尔的事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共生活时期，直到马塞尔在“皇太子”查理的卧室中谋杀了诺曼底省和香槟省的最高指挥官；第二个阶段是他与纳瓦拉的查理合作时期。

马塞尔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上流中产阶级布商家庭，由于他和玛格丽特·德莱萨尔的婚姻，使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都得到了提升，因为后者出身于一个与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庭。1354年前后，他已经得到了巴黎商会会长的职务，在三级会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改革派”的角色。1356年，在经历普瓦捷战场上惨败和国王约翰二世被俘事件之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355年、1356年和1357年的三级会议上，多次听到改革的呼声，马塞尔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策划者或者甚至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在议会上，强大的贵族阶层对于皇室顾问的腐败和财政上的渎职同样感到不满，他们和市民阶级对分享权利的需要一样的迫切。然而，直到1356年12月，马塞尔的重要性因为他接到一封国王约翰二世的信才得到认可，信中对马塞尔的政治有认可（也有批评）。1356年12月5日，“皇太子”查理离开巴黎前往梅茨。两天后，法令宣布货币贬值，马塞尔表示强烈反对。1357年1月14日，“皇太子”查理回到巴黎，这个时候因为艾蒂安领导，动荡不安的城市中充满革命的热情。1357年1月20日，一场反对新币条例的罢工，以“皇太子”的让步宣告结束。

1358年2月22日，当皇家军队在巴黎郊外集结的时候，马塞尔突然展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打破了过去作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改革家或者是温和的商会会长的形象。那天他带着一支三

千人的队伍直奔国王临近圣礼拜堂(Saint Chapelle)的大王宫卧室。在那里他解散了暴民去做他们的“生意”。“皇太子”的朋友，也是他最亲近的顾问香槟省最高指挥官约翰·孔夫朗和诺曼底最高指挥官罗伯特·克莱蒙，被暴徒们碎尸。在嘲笑声中，“皇太子”被迫戴上代表叛军的红蓝头巾。

1358年4月，距离首都巴黎郊区不远的地方，查理凭借对巴黎的封锁作为有效的战略手段，从马塞尔的手中夺回巴黎。得知消息的马塞尔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查理，在信中，他表现出在面对逆境时的外交智慧(详见文献5)。在两周的农民起义中，即众所周知的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马塞尔曾经给叛军派遣过一支小规模的外援军，但是他并不同情他们的动机。纳瓦拉国王，马塞尔可能指望通过他很快就能集合起反君主制的各派，但事实上6月10日在蒙迪迪耶，叛乱就被平息了。由于之前马塞尔和纳瓦拉的查理达成的协议，1358年6月14日，纳瓦拉的查理进入巴黎后被称为“首领”。马塞尔自愿放弃他王子血统的地位。1358年7月，巴黎经历了一段荒唐的时期。当贵族们表达出对巴黎-纳瓦拉联盟的愤怒时，“皇太子”做好了围攻首都的准备。与此同时，巴黎人民正在对“利用英国和纳瓦拉的雇佣军加强防御和抵抗，而不是将他们作为敌人加以抵制”的提议，提出反对意见。1358年7月31日，在巴黎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同一天，一个暴徒把马塞尔挤到了拐角，杀死了他。

亨利五世(1386?—1422年,1413—1422年在位)

英国的政治状况，似乎从没有让人觉得亨利五世会成为英国的国王。他是“憔悴的约翰”唯一的孙子，“憔悴的约翰”又是英国

爱德华三世的第三个儿子。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是著名的黑太子，他死于1376年，但王位已经传给了黑太子的第二个儿子理查二世。可是理查二世很快被亨利五世的父亲，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四世废黜。结果，亨利四世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他儿子年轻的亨利五世也就成为威尔士王子和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从1400年开始，年轻的王子就在威尔士学习战争理论并与叛军作战，到1404年，他全面观察了军事行动的运作。因为他父亲的统治权是通过不合法的篡夺方式得来的，所以一直遭到挑战、非议和反叛，统治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截至1406年6月7日，亨利四世已经执政达7年时间，但是对于他统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和宣言还没有停止。甚至他的儿子与他也有很多争执，具体的摩擦是关于英国如何应对法国的内战。1411年，暗地里流传着一则谣言，说年轻的亨利可能在老亨利将他赶出枢密院之前谋夺王位。1412年，阿马尼亚克和勃艮第两派分别派代表请求亨利四世的支持，事实上亨利四世倾向于支持阿马尼亚克一方，而他的儿子却比较倾向勃艮第派。1413年，亨利四世因病去世，把王国留给了他的儿子亨利五世。

法国内战给了对法国怀有野心的英国国王，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英国国王一直非常清楚地在设计如何入侵法国。由于法国已经分裂，亨利便打算乘虚而入征服法国。但他却打着所谓“正义的和平”的幌子推行军国主义，并成为各派认可的中间人。为了亨利所谓的正义，英国要求法国不仅归还百年战争中夺取的领土，而且还要归还12世纪腓力·奥古斯都从英国国王约翰那里占领的大片领土。亨利的目的似乎有点痴心妄想，但这是他具有决断力、良好的组织才能和谨小慎微的天性所决定的。这一性格使他能战场上采取有效的行动，为实现他宏伟的计划做

好准备。

1415年6月,亨利签署第一个在法国发动战争的对外协议,当时他在温彻斯特(Winchester)突然遣返了一位法国大使。整个7月,亨利准备好舰队登岸,8月中旬,舰队抵达诺曼底。从海军的战略位置而言,舰队处于塞纳河口的位置,亨利首先围攻阿弗勒(Harflleur)港口。9月22日,在没有法军干扰的情况下,亨利占领了阿弗勒,亨利最大限度缩小英国船只在海峡航行的危险,控制了通往鲁昂和巴黎海上的交通。然而,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动员军队封锁了亨利的部队返回加莱的航线,迫使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作出让步。10月25日以后,双方进入敌对状态,但是亨利的军队取得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胜利,英国军队战胜了数目如此惊人的法国军队,以至于对英国的侦察兵而言似乎是“无数的蝗虫”^[3]。阿金库尔战役是英国百年战争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次大胜利。数以万计的法军兵士沦为囚徒,但是亨利不顾骑士惯例,下令将他们全部杀死。在这些人中,奥尔良公爵查理有幸免于一死。据说,亨利经过了一天的事情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来见这个高级的俘虏,他对查理说:为了惩罚他人“邪恶的罪行”,上帝助他胜利,然后使他成为“统治法国的人”^[4]。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亨利和性格多变的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建立联盟,1416年10月,亨利成功地在加莱安排了双方会晤。盎格鲁-勃艮第公爵理解会晤的内容,甚至是所有具体的细节,但仅仅一年之后,公爵的两个兄弟在阿金库尔战役的战场上都死在了英国人的手中。这份协议现在只保存在英国的档案中,该协议规定在特鲁瓦条约实施4年以后,“无畏的约翰”承认亨利及其子孙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这个文件大概不过就是一个草案,但是英国人却希望约翰能够签署它。如果约翰现在不是英

国的盟友,甚至是他立场中立,但是这些历史事件也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同时也提升了英国的地位。

亨利五世的第二次对法国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是为了争夺法国王位,这次军事行动开始于1417年的8月,在低地诺曼底登陆。1419年1月19日,鲁昂已经投降。几乎与此同时,1418年,“无畏的约翰”已经将阿马尼亚克驱逐出巴黎。但是在同一年,鲁昂被占领,“无畏的约翰”在蒙特罗被“皇太子”查理的党羽杀害。如果“无畏的约翰”对英国的忠诚常常被人质疑的话,他的儿子兼后继者“好人腓力”根本就没有时间因为复仇而将自己与亨利五世联系起来。接下来的几年,亨利周密地安排了他的篡位计划。1420年5月21日的特鲁瓦条约上,查理六世、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和“好人腓力”都承认法国摄政王查理六世死后,亨利五世成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为了能够进一步统一王国,亨利五世娶了法国公主凯瑟琳为妻。从这桩联姻中,用莎士比亚的话(在《亨利五世》中)来说就是:他们将“生一个一半法国血统,一半英国血统的男孩子来继承王位”^[5],他们的继承人将会把两国永远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国家。

亨利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法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421年的6月,目标直接指向皇太子控制的法国中心地带。因在军营中感染瘟疫,亨利在1422年的8月31日去世,年仅35岁。他和凯瑟琳的婚姻,二人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人因为父亲的死亡,在9个月大的时候就成为了亨利六世国王。

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生卒年:1370—1435年)

这位法国王后曾经在历史上声名狼藉,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她

并非如此。伊莎贝拉是巴伐利亚公爵史蒂芬二世和威斯康辛的泰迪雅的女儿。1385年7月14日，她抵达法国，她认为自己是被派去朝圣的。事实上，她的父亲出于联姻的考虑，故意将她派往法国，并希望法王查理六世能够娶她为妻。她的名字是“大胆的腓力”为她而起的。查理认可了年轻的伊莎贝拉，3天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共生了12个孩子，未来的查理七世是其中的第11个，他出生在1403年。那个时候，查理六世的精神病已经发病，他第一次发病是在1392年。查理六世已经历了数次精神病发作，但是每次发作结束后，他都会重新和王后生活在一起，从他第一次发疯开始，他们至少生了7个孩子。

王后在政治上与勃艮第公爵腓力结成联盟，他一直控制着法国王权，直到1404年去世。在他死后的一年中，她逐渐接近勃艮第公爵的政敌奥尔良公爵路易。她和奥尔良公爵之间的私情让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但是根本没有事实能够证明流言的可信性，更不要说查理七世和圣女贞德也是他们俩偷情的私生子这类的传闻。事实上，王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当查理六世精神不正常时，如何取代国王。随后在法国上演的权利的争夺中，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之间勾心斗角彼此竞争，而查理六世在他清醒的时候会做决定，伊莎贝拉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外寻求援助，在1407年这个令人不安的11月后仅仅几个月后，“无畏的约翰”谋杀了奥尔良公爵路易，因为1404年约翰的父亲也是被人谋杀的，两条新的法令非常明确地规定将王室继承人路易·基恩置于伊莎贝拉的控制下，至此这位公爵被完全排除在任何法国派系之外。1419年，“皇太子”的随从在蒙特罗的桥上谋杀了“无畏的约翰”，伊莎贝拉果断采取行动，在两天之内就派出信使，到勃艮第公国的各个城镇敦促他们效忠王室。到1420年，她已经达成了

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众所周知的《特鲁瓦条约》,条约剥夺了她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七世的继承权。根据条约规定,法国国王夫妇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联姻,在查理六世死后,法国的王位要传给亨利五世,因为他是法国国王的“半子”。正是因为这个协议,伊莎贝拉在法国变成了人尽皆知,正如一个广为流传的寓言中说的那样,“一个女人摧毁了法国,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国”。但是合约中并没有提到伊莎贝拉否认查理七世的合法继承权一事,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查理七世是私生子。这种思考方式属于后来的反方流言。该条约提到查理七世因为谋杀“无畏的约翰”导致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统治权“非法”。1422年她丈夫过世以后,几乎很难再听到关于伊莎贝拉的消息。她的余生似乎都是在法国巴黎圣彼得宫度过,过着相对安宁的生活。只有一次例外,这则感人的报道是巴黎编年史作者报道的。1431年,当9岁的亨利六世被带到巴黎加冕为法国国王的时候,他的仪仗队走过这位前王后的宫殿,女王接受了这位来自英国的外孙的致敬,她“转身哭泣着”^[6]。贝德福德公爵和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是法国内战和国外战争的罪魁祸首,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法国被一分为二,1435年9月,他们在两周之内相继去世。很偶然,同样是9月,在阿拉斯(Arras)签订了结束内战的协议。

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生卒年:1290—1345年)

1338年1月3日,在5名候选人中,范·阿尔特威尔德被选为根特教区的“牧首”。作为该地区的“总牧首”,阿尔特威尔德很快颠覆了过去该地区市政议员享有特权的权力结构。在紧急情况下,据推测可能是由于粮食短缺引发了价格控制导致的,使得

阿尔特威尔德可以迅速绕过政府的市政议会，树立了自己在当地的权威。此外，阿尔特威尔德想要自己取代纳韦尔的路易，后者作为佛兰德斯伯爵干预控制该地区。他把那些筹集来的资金部分转移到了由他负责的国库中。阿尔特威尔德行使控制权的机制具有鲜明的特点，它被傅华萨概括为暴力、残忍和危险。根据傅华萨的记载：贵族会被流放，政敌会遭到杀害。阿尔特威尔德面临的^①政治问题包括如何处理来自英方要求加入联盟的压力，因为佛兰德斯对于法国王权仍然负有责任。最终阿尔特威尔德决定准予英国通过佛兰德斯地区的自由，但是他在英法激烈的竞争中依然保持中立的态度。然而，阿尔特威尔德私底下与爱德华三世进行秘密外交往来，有资料显示是阿尔特威尔德，而不是阿图斯的罗伯特激起了爱德华三世去争夺法国国王的头衔的欲望。阿尔特威尔德与英国的联盟，使得佛兰德斯重新开始进口英国的羊毛。1340年由佛兰德斯与英国军队联盟围攻图尔奈城失败，在这次围攻中，阿尔特威尔德在场并见证了佛兰德斯人与英国的盟军如何让法国军队乘虚而入，成功入侵。1340年，爱德华三世在伊斯普兰琴签订了停战协议；1342年，他在梅尔斯特伊特(Malestroit)又签订了另一份停战协定。尽管爱德华三世恢复了对佛兰德斯供应羊毛，但是阿尔特威尔德在与英国王室的联盟中获得的利益远比预期少，因此他放弃了与英国的联盟。甚至早在1342年之前，城市人民不满阿尔特威尔德的情绪已经开始。但是那一年，在阿特威尔德离开根特城期间，由企业代表领导了一次市民集会，反映了他们对于阿尔特威尔德统治逐渐不抱任何希望。傅华萨所引用的对他的指责，主要是认为他缺乏财政事务的责任感。阿尔特威尔德为了满足私欲任意花费国家9年来的税收，似乎还向英国送去大笔金钱，做出引起了很多市民不满的决

定。农作物价格上涨,纺织产业各工艺程序(布商、编织商和印染商)之间的竞争加剧与阿尔特威尔德在根特市的独裁统治进一步激化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到了1345年,民众认为阿尔特威尔德应该被判处死刑。7月17日,一群暴民聚集在街头,等待阿尔特威尔德以返回根特便冲进他的房子将他谋杀。佛兰德斯人所做的一切激怒了爱德华三世,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盟友。雅各布·范·阿尔特威尔德统治的时代逐渐结束。纳韦尔的路易,早已逃离了佛兰德斯,但是他也不敢立即回到佛兰德斯。

雅各布的一生不仅证明了在危机时期,一个强权的独裁者的权力变化曲线——人民曾经多么拥戴他,也就变得多么仇恨他——而且也证明了佛兰德斯夹在英法冲突之间的重要性。佛兰德斯事实上对于两国权利的平衡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阿尔特威尔德在14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试图摆脱法国国王的封建控制,可是都没有成功,在佛兰德斯的叛乱打破了贵族的垄断权,同时也成为后来英国和法国叛乱效法的对象。

让·傅华萨(1337—约1404年)

让·傅华萨因为他的《编年史》而家喻户晓,这部著作记载了他所处的时代,即大约从1327—1400年之间的历史。截至1361年之前的历史,傅华萨叙述的主要依据是让·乐·贝尔的编年史;1361年之后,傅华萨自己收集材料,包括一些历史事件目击者的证词。他写了四本书,其中唯一的完整版,由约瑟夫·科尔文·德·李登哈伍于1867—1877年编辑而成,共撰成26卷。这四本书分别记录了公元1377年、1387年、从1390年开始、从1400年开始多年间的大事件。傅华萨常常被人误作为法国编年

史作家和诗人,但事实上,他却是出生在法国以外——海诺特(Hainault)的北部国家。他的出生地瓦朗谢纳(Valenciennes),今天已经成为法国的一部分。虽然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他的作品却是为了取悦于那些贵族读者,迎合骑士的价值取向。他的作品常描写骑士精神和骑士的勇敢战斗事迹,在写作过程中,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理想主义已经深入他的思想。在接受了教会(ecclesiastical)教育之后,傅华萨成为他的同胞海诺特女王菲利帕的秘书,女王于1328年嫁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多年以来,法国国王认为傅华萨的作品过度同情英国,以至于和英国利益不谋而合,但他对百年战争中的事件进行全景式地观察,最终也使他的《编年史》得以在法国出版,但是有时他的作品有一点儿赞同法国的偏见反映在他的手稿中。傅华萨的世界观来源于他不知疲倦的旅途生活,他的足迹遍布苏格兰、加斯科涅(陪伴黑太子前往)、意大利和低地公国。傅华萨坚持这样的信念是勇武之人值得被记录,无论故事的主角的国籍在哪里(“毫无偏见,无论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哪一方”),这是他反映世界主义观点的又一证明。学者们斥责傅华萨热爱骑士精神而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这在他编造的对话和润饰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证实,这都是他为了迎合贵族读者才这样做的,同时在对于叛军的描写说明中表现了偏见,如在对扎克雷农民起义(1358年)和沃泰勒叛乱(1381年)的描写中,他对于叛军表现出不齿。傅华萨在作品中对于战争场景的描写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魅力,尤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暴力场景描写成“美丽的”或者是“乐于见到的”场景。但是傅华萨的《编年史》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反映了欧洲广阔的社会画面,他几乎是用鸟瞰式角度,从当时的家居装潢艺术到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来再现了当时社会风貌,活色生香。《编年史》不同书中复

杂的年表和他们不同的版本都依据罗马手稿对结尾进行修订，几乎重写了第一本书中最早的部分，但是最晚写成于1400年的部分记录，反映了那个年代里历史学家最成熟(冷静)的思想。尽管书中有许多缺点，但是傅华萨详尽的年表，立足于百年战争中最重要历史资料，以史实说话。比之前几代历史学家，当今的学者们认为傅华萨对时代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当今学者们对于他的贡献进行重新评估，强调他绝对不是固定于理想化的过去中，他比起前辈们在观察和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更加敏锐和深刻。傅华萨同时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诗人。他有两部富有诗意的诗作手稿幸存下来，以及一首讲述亚瑟王传奇的被叫作“Meliador”的浪漫长诗。

圣女贞德(约1412—1431年)

当贞德出生之时，从“皇太子”的宫廷里传出令人绝望的消息。查理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布鲁日国王”，1418年他从逃亡出巴黎之后在卢瓦尔省南部的小镇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据各种说法估计，那个时候，查理缺少资金，也没有士气重组军队来反击他的敌人，而此时他的对手已经占据了法国大半的疆土。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胜利唯掌握在上帝手中，因为法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他们在过去经常得到神圣的恩典，因此他们丝毫不怀疑上帝有可能代表他们干预此事。然而年轻的少女贞德如何知道她是受了神的启示来承担上帝赋予她拯救法国的使命，至今依然是一个谜。然而，这却是她成全自己的最强信念。

尽管大众普遍觉得贞德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事实上，她也只是有着简单的个人经历，来自普通的家庭，她有两个哥

哥一直在战场上和她一起并肩战斗,其中一个哥哥与她一起在贡比涅(Compiègne)作战时被捕。1429年3月贞德在希依面见“皇太子”查理之前,我们几乎知道关于她个人的一切,这些都是源自于她家乡的34个男人和妇女的证词,他们都是1456年进行的无效审判的证人。他们的宣誓证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虔诚的女孩,她“喜欢劳作”,并且“参加各种劳动”。人们记得她是一个“欣然”做一切事情的孩子。^[7]

根据她的教父的说法,贞德曾经在圣雷姆斯教堂受洗,这个教堂是以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施洗礼的圣徒的名字来命名的,他是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法国国王。每年的布道赞美圣徒雷姆斯,贞德可能逐渐知道了一些关于查理曼大帝和圣路易是如何虔诚的传说,以及法国传统的神圣王权的基本原理。但很明显,她第一次谈及她的使命是跟一位叔叔(她大表姐的丈夫),而不是跟她的教区牧师。叔叔拉夏克拉(Laxart)宣誓说,贞德向他暗示了一个预言,向他吐露了她想去法国,帮助“皇太子”取得皇位。“不是说法国要毁在一个女人手里,又被一个处女重建吗?”^[8]他显然不是一个非常世故的男人,但却是个足够好心的人,帮助年轻的贞德和沃库勒尔联系,这位上校最终安排她踏上了面见“皇太子”的旅程。

在梅斯的让(Jean of Metz)和普兰琴的博垂特(Bertrand of Poulengy)的保护下,用了11天专程从沃库勒尔赶到希农,有时为了避开英国人和勃艮第人他们只能夜里行路,中途他们只停下来两次做弥撒。后来得到证实,她当时身着男服,护送她的成员包括一个骑士,身边跟着一个乡绅和4个仆人。

在希依,他们不耐烦地等了两天之后,贞德有幸得到国王的私人会见。她向国王透露了她所知道的秘密,国王查理是上天注定要帮助的人。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她的信息无疑是一种保证,查

理将成为国王,这是上帝的意愿。查理因为贞德所说的话动摇了,他很快为贞德安排了一次非正式的询问,由那些比国王更知道怎样判断她是先知的人来执行。对她的案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普瓦捷,国王组织了最权威的神职人员队伍来进行裁决。裁定的结果,引用官方的调查结果表明:“据发现,她并不邪恶,只有善良,谦虚,童贞,虔诚,诚实和单纯。”^[9]事实上,她的童贞已经被太子的岳母阿拉贡的约兰达验证,这就消除了她玩弄巫术的嫌疑。

贞德一得到准参就加入了军队,她立刻希望去被包围的奥尔良的前线。她认为奥尔良公爵的城被围,而公爵本人成了英国的囚徒,是一件非常不公正的事,因此声称“(上帝)不会让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城受辱”。^[10]就在1429年3月22日这一天,贞德口述了著名的“致英国的信”,双方花了50天来准备开战,但是却只花了8天的时间就解了奥尔良的围。5月8日,当法国正紧锣密鼓地策划另一场战争的时候,英国转身逃跑了。一场自发形成的游行队伍朝教堂行进,庆贺胜利。奥尔良公爵查理从英国购买了一套漂亮的红色服装和深绿色的外衣,“为了感谢贞德率领军队反抗英军”。

胜利很快说服“皇太子”继续作战。到了6月18日,帕堤之战法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所有被占领的卢瓦尔省的城镇都已经被收复了。贞德相信上帝早已经安排了所有的行动。她的坚持让查理坚定地向雷姆斯进军,在那里他加冕为一个真正的法国国王。在向雷姆斯进军的时候,查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雷姆斯。1429年的7月17日,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查理在雷姆斯被涂圣油,加冕为法国国王。现在贞德可以顺理成章地称他为“国王”。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贞德一直站在祭坛一边,她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

一封写给阿拉贡的约兰达的信记录了加冕典礼这一天,宣布国

王第二天要离开去巴黎,但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同一天,勃艮第大使抵达雷姆斯寻求停战和解,他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在两周停战时间的末尾,即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巴黎权力易主。但是贞德义正词严地反对此事:勃艮第家族恶劣的名声,他们没有出席加冕仪式就是证明。当国王同意勃艮第的停战建议时,他在不知不觉地情况下放弃了率领盎格鲁—勃艮第军队为期8天向巴黎的进军。当查理的军队正在巴黎东北部徘徊之时,7月25日,英国的援军——这支军队从十字军东征中转移出兵力,由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动员,用最快的速度到达巴黎,支援英军。

对于贞德来说,她就像大部分掌握军权的人,在法国战争势头正猛之时,查理轻信勃艮第停战协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在1429年8月5日,一封写给雷姆斯公民的一封信中,贞德发表声明:如果她遵守国王签订的停战协定,只是为了“保护国王的荣耀”,但她承认,“保护国王的荣誉不是全部”。贞德进一步说她自己将组织法国军队以备停战协议失败。如此夸下海口无疑只反映了贞德的建议被查理忽略后的失望。然而国王对她并不缺少感激之情。前几周,他因为“贞德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的贡献和她每时每刻为我们服务做出的牺牲”,正式免除了格勒和多雷米两地的赋税。虽然贞德失去了查理的宠信,但她在平民中间的声誉仍在增长。甚至有敌对政见的人也承认她是“天使”,人们还创作了很多关于她的歌曲和传说。与此同时,当国王为了回到巴黎几乎无计可施的时候,贝德福德和查理玩着一场“猫捉老鼠”游戏,玩弄着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迂回的政治花招。

一位编年史作家玻西法尔·德·卡尼也参与了法国战役,根据他的记录,贞德觉得查理已经“满足”而且缺乏“做一番事业”的愿望。她因消极而变得越来越倦怠,8月23日这天,她和阿朗松

公爵及一群随从前往巴黎。8月26日,贞德到达圣德尼,从圣德尼出发,她的战士在巴黎的城门口一天之内进行了两到三次小规模的战斗,最后在1429年9月8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参见图11)。巴黎城内的居民发生暴乱,从内部反对勃艮第叛军占领巴黎,这是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曾经希望却没有实现的(见文献12)。“他们给贞德的不是打开巴黎城门的钥匙”,一位巴黎的资产阶级写道,“而是射向她(Joan's)大腿的一箭”。查理因为不想危及与“好人腓力”的协议,他似乎积极地挫败军队胜利的大好形势。根据她的证词我们知道,当贞德被迫放弃对于巴黎的围攻后,她在圣德尼丢下了盔甲,“因为这是法国战斗的口令”(Montjoye Saint-Denis)。直到9月21日,查理(和贞德)已经撤退到卢瓦尔省南部地区。卡尼不乏苦涩地评论道:“以这样的方式,少女的愿望和国王的军队分歧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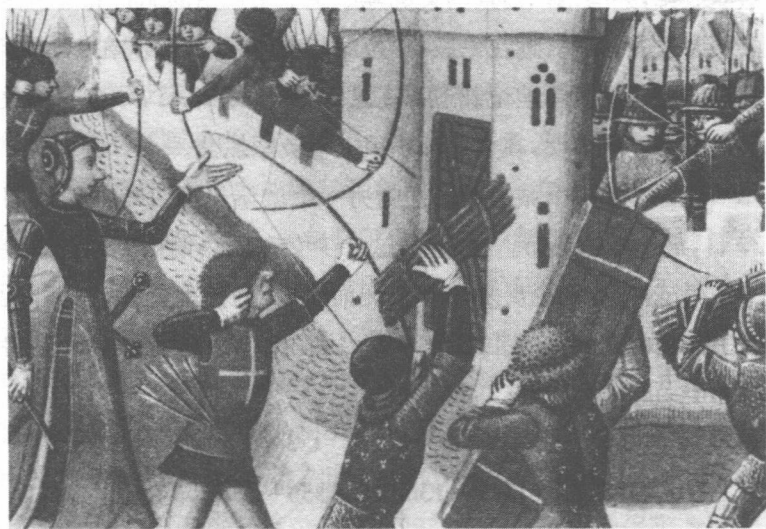


图11 圣女贞德与围攻巴黎

在对巴黎的战斗失败后，国王密切注意贞德的一举一动，以便确保她遵守国王与勃艮第公爵于8月21日签订的历时四个月的停战协议，后来这个停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到1430年4月16日。3月，她在卢瓦尔河畔的叙利，一座德黑穆娃里家族（对她进行恶意批评的代表家族）城堡中，与查理会合。在3月期间，消息传来，勃艮第公爵将去攻打贡比涅。4月下旬，贞德决心去阻止勃艮第公爵的行动，她甚至来不及跟查理辞别，就赶回到战场。在前往贡比涅的沿途中，她把英国人从许多城镇中赶走。在这些小镇上，由于被同情勃艮第的人出卖，也或许是因为她不顾自身的安危，总之，在1430年5月20日，贞德被一个弓箭手俘虏。弓箭手将她转交给了他的领主——瓦多恩的私生子。后者，按照顺序，他又将她转交给了自己的领主——“好人腓力”，“好人腓力”最终转手将她以高昂的价格卖给了英国。敌人因为抓获贞德而欢欣鼓舞，并写信四处宣扬宣称她所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和所造成的恶魔般的影响。远在伦敦，一位编年史作者注意到，在1430年的红字标题下简单地记载道：“在这一年，5月23日，一个自称是上帝的女仆的少女，在贡比涅小镇上被英国抓获。”^[12]

贞德被从一个城堡辗转送到另一个城堡关押，1430年12月23日，最终抵达鲁昂。在那里，这个少女在狂热偏袒英国的审判中被测试，作为一个反复的异教徒而受到谴责，但是判她为异端的主要理由竟然是她拒绝放弃穿男装。1431年，她被烧死在鲁昂老市场的火刑柱上。

· 好人约翰二世(1319—1364年,1350—1364年在位)

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他以自己的行动将骑士美德的精髓付诸

实践,因此而被称为“好人”,荒谬的是他又被描绘成为皇室子弟无能的经典。这样负面的形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很不幸地在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继承了王位。法国在科雷西耻辱的惨败以后,又过了4年,约翰二世登上了王位,他一意孤行亲自指挥,法国军队在普瓦捷战场遭受了更加耻辱的惨败,在那里约翰自己也沦为了敌人的俘虏。在约翰继位的2年以前,瘟疫就对法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时的普遍现象是贵族耗尽国库收入却没有保障国家安全,加剧了国家的灾难。约翰的一套政治理想正在发展壮大,他发现世界正在运行一套比骑士制度更新的规则,但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统治顺应新秩序。

我们不应该忘记“好人约翰”国王偏好残酷暴力。他当政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处死了他的执政官——拉乌尔·德·布瑞尼(1350年)。后来,他近乎偏执地疑心被别人背叛,于是约翰闯入一场由他的儿子在鲁昂举行的宴会,抓捕了纳瓦拉的查理,并且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逮捕和审判就处死了哈特(1356年)。但是那时,国王已经失去了他最亲信的西班牙的查理——被他的女婿纳瓦拉的查理唆使人刺杀了(1354年),已经过去两年了。除此之外,约翰二世还有浮躁和坏脾气的名声,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想要礼貌地对待他人——包括那些穷人。他尝试的许多新的改革,却很少有人将功劳归于他,因为这些改革经常附带条件要保护那些最易受伤害的人。为了刺激法国的贸易和工业,他废除了自由贸易航道的特权利限制,打破了供应商的垄断,放松了行业管制,促进了竞争。在他统治的早期,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操纵皇室特权——铸币特权,约翰二世后来努力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制定(金标准)法郎政策,将对债权人的保护与债务人的保护合并起来。为了聚拢一批值得依赖的顾问,约翰选用那些温和派背景的

行政官员,将他们吸纳进他的皇家议会。然后,为了确保贵族们的忠诚,他们早已经摆脱了传统上议会对他们的约束力,约翰建立了一个骑士团——即明星骑士团。这个制度是约翰二世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他想要创造更加紧密的忠诚联系,但是随着封建诸侯制度的日益松弛,实践证明,这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约翰二世似乎曾设想皇室把钱花在艺术上的好处,比如开办皇家图书收藏,为手稿注解付费,聘请画家和音乐家等等。在以后人文主义者的实践活动中,他甚至授权翻译罗马历史学家利维(Livy)的一部作品。著名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认为约翰在文化修养方面有很高造诣,比他的父亲腓力六世要高得多,彼特拉克曾经评价腓力六世是“把他儿子的老师作为自己的敌人”。彼特拉克甚至特意前往巴黎去归还一枚被约翰在普瓦捷战场上弄丢的金戒指。

约翰二世的儿子,“皇太子”查理在近距离的范围内,非常清楚他父亲的缺点,由此查理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减轻约翰统治时期所造成的危害。在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年轻的男孩担负着国家的重任,而他的父亲却戴着“金手铐”,被英国人囚禁,这也是约翰遗产的一部分。在普瓦捷战争中,查理逃离以后,国王约翰二世依然陶醉于不切实际的骑士勇气观念。国王约翰个人的勇敢对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由于国家领导者缺席,导致各方势力都想填补这个空缺,掀起了很多波澜——在这些人中,艾蒂安·马塞尔和纳瓦拉的查理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在巴黎革命期间,年轻的“皇太子”亲眼目睹了他的元帅被人谋杀,而自己却被驱赶出首都。此外,在英国的约翰二世,对爱德华三世做出了荒谬的妥协,在两次伦敦条约中,他满怀信心地承诺以法国三分之二的国土作为交换条件,以换取自己的自由,被三级会议

拒绝后，他勃然大怒。

约翰二世改革皇家管理的措施，在处理日常政务、平衡臣民利益阻止叛乱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还建立了经济制度——但是他的赎金一提出，这个制度就崩溃了——但是这项措施至少也部分对历史作出过贡献。虽然约翰二世 1356 年在普瓦捷战场上被俘虏，但是无论他的人民还是英国人，几乎没有人指责他，相反人们因为他伟大的勇气而赞扬了他。但是由于他拒绝承认失败，他几乎丢弃了整个王国。当他作为人质的儿子因为赎金提高而从英国逃跑，他自愿回到英国并最终死在了囚禁中。约翰曾经为了赎金几乎榨干人民的血汗，但是却仍然死在囚禁中。

“无畏的约翰”(1371—1419 年；勃艮第公爵 1404—1419 年)

“无畏的约翰”是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和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所生的儿子。他似乎天生富贵，1404 年约翰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勃艮第公爵的封号，紧接着 3 月，他的母亲去世，他继承了对佛兰德斯的管辖权。但是作为一个年仅 25 岁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军事指挥官，约翰也为继承勃艮第的遗产而付出过代价，他即位没多久就被送往东征的十字军中去接替他的父亲，帮助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向西扩张，那个时候已经延伸到了多瑙河上尼科波利斯的匈牙利防线。约翰没有经过谨慎计划，鲁莽地决定用骑兵冲锋突袭，结果，约翰侥幸活下来，被囚禁了两年的时间以后，他被赎回。这个冒险的经历为他赢得了“无畏的约翰”这个绰号。

1392 年，查理六世的间歇性精神病首次发作，约翰的父亲“大胆的腓力”和奥尔良公爵路易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权利争夺，而

他们分别是查理六世的叔叔和侄子。约翰继承勃艮第公国的时候,这对表兄弟约翰和路易之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升级。1407年的11月23日晚上,他们的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奥尔良公爵路易和他的嫂子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吃过晚餐,在回家的途中,突然遭到了蒙面人的突袭,他们用剑、斧头杀死了奥尔良公爵,他躺在人行道了,脑花遍地都是。尽管“无畏的约翰”出席了葬礼,但他却是送葬者中最受关注的人。他很快向他的叔叔们,即发疯了的国王的兄弟们坦白,他受魔鬼的诱惑犯下的罪行,同时为此次谋杀负部分责任。他被允许逃走,但却又返回到了巴黎。1408年3月8日,在辩护人简·佩蒂(Jean Petit)的帮助下,以极其傲慢的口吻向法庭提出辩护。这个辩护的文本,佩蒂用了四个小时去朗读,大意是“无畏的约翰”为了公共的利益才犯了谋杀罪。“这是非同寻常的文件,”约翰的传记作家理查德·沃恩说道,“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无礼的政治诡计和神学诡辩。”^[13]。

从奥尔良公爵路易的谋杀风波中摆脱之后,“无畏的约翰”开始玩起了墙头草,既不和英国站在一边,也不和法国的王室站在一边,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利益需求,又或者他暗地里和双方都表示愿意支持对方。开始的时候,在1411年,他和英国的亨利四世达成了停火协议,尽管它仅适用于佛兰德斯这个地方。在1414年,情况刚好反过来,亨利五世提议因为公爵的失败,完全结束之前的停战。1416年,英国和勃艮第之间的会谈又重新开始,但是会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促使亨利王室的编年史学家宣称:“公爵是一个两面派,在公共场合和在私底下,他是不同的人,他一直在用回避和含糊不清的方式软禁我们的国王。”^[14]

在1418年5月28—29日晚上,勃艮第公爵包围并控制了巴黎。勃艮第公爵约翰的主要对手是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七世,他

的名字就表明他属于奥尔良派的派别，在勃艮第扣押行动中，将他处死。早在1417年11月，约翰就已经帮助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解除了阿马尼亚克的监禁。1418年2月16日，在取得特鲁瓦控制权后，约翰和伊莎贝拉宣布在特鲁瓦进行法国最高法院重组，同时废除巴黎之前的规定。截至1418年，随着“无畏的约翰”成为巴黎的主人，亨利五世——他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已经取得了对法国决定性的胜利，决定着手对付他。现在，虽然公爵要面对来自亨利五世和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皇太子”查理对他的权利挑战，而且亨利五世像历史上的爱德华三世一样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事实证明“皇太子”的威胁更大。在蒙特罗的桥上，“皇太子”和公爵曾签订过一次和平协议，也在这里“无畏的约翰”被残忍地暗杀了。条约的内容至今并不清楚，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查理精心策划了这场谋杀。因为约翰的政敌奥尔良公爵路易也曾经预言过他的死亡，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腓力六世(1293—1350年,1321—1350年在位)

瓦卢瓦的腓力在他的表弟法国国王查理四世去世后，被任命为摄政王，同时他还期待着查理四世的遗孀诞下女婴，那样他将能继承王位。当埃夫勒的珍妮诞下女婴后，腓力在雷姆斯被加冕为法国国王(1328年5月)。这样的命运与他的父亲——瓦卢瓦的查理截然不同，他的父亲是前六任法国国王的儿子，兄弟，叔叔甚至是父亲。然而腓力是通过王公们选举而得到王位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支持他的，并需要他维护他们。当时，他继承王位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法国王室最终拒绝接受爱德华三世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因为他的继承权是通过女性继承人的血统而

获得的。

腓力的统治以 1328 年 8 月在卡塞尔(Cassel)战场上战胜了佛兰德斯叛军的军事胜利为开端,在这次战争中,他恢复了与封臣佛兰德斯伯爵纳韦尔的路易的封建关系也加强了联盟关系。1329 年,腓力得到了爱德华三世极不情愿的宣誓效忠,后者是为了得到阿基坦。由于腓力同阿图瓦的罗伯特痛苦的决裂,致使罗伯特转而效忠爱德华三世。为了报复,1337 年腓力没收了阿基坦。尽管阿基坦公国在历史上曾两度被充公,但是这次的没收开启了百年战争的历史。阿维尼翁教皇曾试图避免全面的战争爆发,但是腓力鲁莽地坚持,致使苏格兰也被卷入到了这场丝毫没有任何和平希望的战争当中。在这样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取消了一次由腓力六世领导的远征,因为腓力鲁莽地利用由十字军组装的舰队威胁英国沿海的安全,引发局势日益紧张。

继 1340 年在斯鲁伊斯(Sluys)海战中法国海军惨败之后,1346 年法国骑兵在克雷西(Crécy)战场上再次惨遭屈辱的失败。腓力和他的盟友遭受了更大的损失。1346 年,在内维尔十字军之战中苏格兰败给了英国,在紧接着的第二年,英国人在罗氏·德里安俘虏了布卢瓦的查理,他是法国支持的布列塔尼公国继承人。更加大挫法国锐气的事件是,1347 年,在遭到长期围攻之后,加莱小镇向英国投降。1347 年 9 月在加莱签署了停战协议,协议适用于在腓力余生中发生在法国战场上与英国之间的所有战役,尽管在法国西南部小规模战斗还在继续,但是终将会结束。为了寻求更多的战争资金,腓力在 1347 年 11 月召开三级会议时怒火中烧,因为他被告知其作为国王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了所有,却始终“一无所获”。正如历史学家罗宾·涅兰德指出

的“颓败的国王是有名的不足信之人”。^[15]然而第三等级仍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1347年12月,在马塞瘟疫横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黑死病”。病毒继续在法国蔓延,其危害使英国人撤离了法国。

虽然腓力使皇家领地取得了实质性的增加,包括1349年收购蒙彼利埃市和多芬省(皇室继承人未来的养老院),但毫无疑问他让人们难忘的却是他所失去的东西,主要是他在克雷西战役和加莱的战役中造成的损失。毋庸置疑,腓力六世确实是一个急于迎接挑战而太过任性、或者太过鲁莽的统治者,然而他却将法国的领土扩展到了法国西部边境阿尔卑斯山一带。1350年8月22日,他死于让诺(Nogent-le-roi)区。

“好人腓力”(1396—1467年,1419—1467年为勃艮第公爵)

“好人腓力”出生于1396年,那年他的父亲“无畏的约翰”战败后被囚于尼科波利斯,结束了一次十字军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腓力是“无畏的约翰”和巴伐利亚的玛格利特所生的唯一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儿子。1419年9月14日,当他的父亲在蒙特罗被谋杀时,腓力只有16岁。这件由“皇太子”查理指使手下进行的可怕的谋杀,使腓力和他的母亲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并且痛不欲生。谋杀事件一个星期后,一封代表年轻的腓力所写的信件表明了他的脆弱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腓力“所遭受到的一切——极度的悲伤和痛苦——对于他来说,他根本无法正常处理相关事情”。^[16]腓力的母亲立即明确表示,她希望她的儿子能够为他父亲的死报仇。从一份当时的备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几乎马上盘算了与英国人结盟的利与弊。备忘录中表明:作为法

国的第一大贵族，腓力应该有权召开第三等级会议保卫领土，而不是公然背叛它。将他和亨利五世对法国的征服扯上关系，是显而易见不忠的行为。但是合理化他这种行为的解释就是：如果他拒绝英国的要求，“皇太子”就可能接受它，所以腓力与英国于1419年9月在阿拉斯(Arras)分别签订了两个单独的协定。勃艮第公爵的顾问们很快就起草文书讨伐腓力公爵的亲英倾向。勃艮第与英国的合作最亲密时期的标志是1420年5月签订特鲁瓦条约，条约规定将法国境内腓力已经占领的所有土地，都给予腓力爵位。

在1420年夏天，腓力参加了亨利五世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赢得的城镇可以在英属法国领土与勃艮第公国之间扫除其他势力。腓力的支持，对于亨利五世十分有益，但是公爵对此联盟仍然并不情愿。正如彼埃尔·香槟所写的腓力“源自法国，心系佛兰德斯，为利益与英国为友”。^[17]然而尽管如此，一定程度上说，两位王子能够一起工作，仍然只为自己利益设想，所以联盟才得以建立。1422年8月，亨利五世去世，腓力一再拖延已故的国王的弟弟约翰(贝德福德公爵)的请求，婉言谢绝担任法国的摄政王(此时亨利六世只有9个月大)。紧接着一年后，为了维持盎格鲁-勃艮第家族的和谐，腓力的姐姐安妮和贝德福德联姻。

然而从1422年开始，腓力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来自法国的一再请求。1429年，在盎格鲁-勃艮第联军围攻奥尔良期间，城中被围困的居民以他们的领主(腓力的表兄弟)——当时被囚禁中的奥尔良的查理的名义，向腓力投降，作为交换条件“回避战争”。^[18]贝德福德一得到消息，立即宣布中立的立场，声称，他并不打算以身犯险，因此其他人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利益。^[19]作为回应，腓力召集他的军队放弃围城。而在另一方面，腓力和圣女贞

德之间毫无好感可言，圣女贞德在雷姆斯的军事行动已经深入到了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威胁到了公爵。而且，1429年7月17日，查理七世加冕典礼这一天，贞德在一封给腓力的信中，表达了她对于腓力没有来参加仪式的失望之情。当贞德写这封信的时候，在腓力和查理之间正在为一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议进行谈判，事实上随后另一个从1429年8月到12月的停战协议也开始生效。在失去支援的情况下，法军的进攻很快没有那么猛烈了。乔治·德·拉·特利莫伊，一名查理七世手下的勃艮第副指挥官，他曾经全权负责处理所有法国与勃艮第的谈判，贞德对他来说，远没有腓力公爵那么有用。因此在1429—1430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让她远离他在萨利的城堡中的一切活动，这样一来，显然她就不会威胁到法国与勃艮第公爵之间的谈判。1430年的5月30日，腓力的死敌贞德被俘虏。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腓力快速地起草了一封信，谴责她的错误行为。

与此同时，腓力于1430年1月7日同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联姻，还成立了“金羊毛骑士团”。在特鲁瓦条约之后的十年里，他掌握的领土增长速度显著，除此之外，他的家族领地又增加了布拉班特(Brabant)、海诺特(Hainault)、荷兰(Holland)，而且他建立的骑士团变成了一种可以将他偏远的领地联系起来的巧妙方式。同时，他与贝德福德联盟逐渐被削弱。1432年腓力的姐姐安妮去世后，联盟开始解体。1435年，在所属勃艮第的阿拉斯城，腓力最终和他的表兄查理七世为16年前在蒙特罗城发生的谋杀案作了和解。腓力的妻子伊莎贝拉在阿拉斯担任起了和解人的角色，但是1439年，在格拉沃立纳(Gravelines)她却无力在腓力和英国之间进行有效地调节，因为英国对于腓力背叛和违反特鲁瓦条约一事大为光火。伊莎贝拉确保了一项商业贸易协议，

但是,它仅仅只是恢复了英国与佛兰德斯之间的商业贸易。次年,因为勃艮第的干预,奥尔良公爵查理在英国被囚禁 25 年之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公爵的顾问休·兰诺伊写的一封推荐信,与 1436 年 9 月 10 日一份引人注目的备忘录几乎完全一致,详细说明了腓力的后阿拉斯的游戏计划(见文献 13),腓力,即谋杀者“无畏的约翰”的儿子与奥尔良的查理,即受害者儿子,结为盟友,腓力希望通过勃艮第-奥尔良联盟,提升自己对抗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地位。腓力最后推行的一项措施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发动一场针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土耳其人在 1453 年攻下了君士坦丁堡。腓力的十字军宣誓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也附带了条件,就是为他的父亲在尼科波利斯战败复仇。

勃艮第档案馆的馆藏丰富,提供了查找“好人腓力”的丰富资料,他作为公爵的成就和他突出个性等等。在腓力的任期内,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包括资助官方编年史作家——乔治·卡斯特林(Georges Chastellain)和许多作家、画家、微图绘画家、翻译和音乐家。在他的休闲时间里,腓力是一个喜欢修复破碎器皿和玻璃的野孩子。当他从一个城堡迁移到另一个城堡的时候,这些必要的小玩意儿作为他的业余爱好一直都带在身边,就像他的珠宝、香料和他的儿子玩具一样。这个诡计多端的统治者,曾将勃艮第公爵的地位推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小丑。他的消费账单为我们了解他个人性格提供了一个视角。1433 年,在他的埃丹(Hesdin)城堡内翻新了大量机器装置,并且在埃丹内建了一个独特的画廊,包括一面哈哈镜,一本能喷出黑烟的假歌谣集;还有一些装置会在到访者不经意的時候向人们喷出水来;还有不同的吊环,拉动以后会向客

人喷出面粉或者烟尘；在地板下有一个复杂的管道系统，“从下方弄湿女士”，甚至他还设计了一间天气房间可以打雷、下雨、闪电和下雪等。^[20]

1467年的6月15日，“好人腓力”去世，他用过晚餐——吃了煎蛋卷和啜饮了几小口杏仁牛奶之后死去。他留下了一群私生子和唯一一个有合法继承权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继承了王位，被称为“鲁莽的查理”。

阿图瓦的罗伯特三世(1287—1343年)

在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阿图瓦的罗伯特起初是受国王信任的皇家顾问，在失宠后，他改变了政治立场，然后变成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信赖的皇家顾问，并造成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而他之前曾是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的知己。因为在战争中的作用，罗伯特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罗伯特出生于1287年，他是他那一代人中一位唯一失去继承权倒霉的王子，因为在当时饱受争议的女性继承权竞争中，他失去继承姨妈——阿图瓦的玛赫拉的遗产继承权。据编年史家让·拉·贝尔记载：在腓力六世的时代，所有合格的王位继承人，罗伯特一定曾经以为法国国王拥有加冕的权力，因此也有权废除女性没有继承权的规定，这对他争取从姨妈那里继承阿图瓦的努力具有重要帮助。1315年，他的首次上诉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两位王子的势力强大，因为其中一位曾娶了玛赫拉的女儿为妻，而且一直垂涎这份遗产。1330年，他第二次向腓力上诉的文件中，修饰了继承文件，但是这些文献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当他的欺骗行为变得众人皆知后，腓力对罗伯特的信任很快转变成憎恶，罗伯

特逃亡到了法国，并在 1334—1336 年之间，在腓力的对手法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那里找到了庇护。

一旦到了英国，罗伯特似乎怀有很强的个人目的，煽动爱德华三世收回他作为合法继承人应得的领土。罗伯特直接干预此事的程度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信息的重要来源是一首题为《苍鹭之盟》的讽刺诗。在诗中，爱德华的骑士向一只苍鹭宣讲了一番幽默的誓言，苍鹭象征着胆怯，他赞扬了苍鹭的勇敢。冒着杀头的后果，罗伯特讽刺皇室怯懦的特性，他希望使爱德华发誓他会入侵法国，但是在这首滑稽诗当中包含了多少历史真相，我们却不得而知。

1336 年 12 月 26 日，腓力六世要求爱德华将罗伯特从英国驱逐出去。理由具有典型的封建特征：因为罗伯特是宗主国的死敌，也就是各诸侯国的死敌。因此，爱德华作为腓力的诸侯，无权再为阿图瓦的罗伯特提供庇护，因为在封建规定中，罗伯特是英法两国国王共同的敌人。罗伯特被指控首先通过巫术，后又雇佣刺客准备杀死腓力。后来还指控他试图毒死自己的姨妈。教皇的记录证实了他想要刺杀腓力的不法企图，而且证实了罗伯特在英法冲突中被公认为是罪魁祸首。1337 年 1 月 7 日，腓力宣布没收加斯科尼——这一事件加速了百年战争的进程——腓力举例子历数爱德华三世的不顺从，他作为一个诸侯王继续庇护宗主国国王的死敌。1343 年，在布列塔尼的瓦纳附近的战场上，罗伯特为英军奋勇作战，在海上身受重伤，最终去世。

注释：

[1] Edouard Perroy, *The Hundred Years War*, trans. W B. Wells, repr. (New York: Capricorn, 1965), p. 214.

- [2] Jonathan Sumption, *The Hundred Years War 1: Trial by Battle*, rep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9), p. 452.
- [3] Desmond Seward, *The Hundred Years War: The English in France, 1337—1453*, rep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p. 162.
- [4]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vol. 4, pt. 1, *Les premiers Valois et la Guerre de Cent Ans (1328—1422)*, A. Coville (Paris: Hachette, 1902), p. 370.
- [5] William Shakespeare, *Four Histories ... Henry V*, ed. A. R. Humphreys, rep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p. 859.
- [6] Régine Pemoud and Marie Veronique Clin, *Joan of Arc: Her Story*, rev. and trans. Jeremy duQuesnay Adams, ed. Bonnie Wheeler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1998), p. 144.
- [7] Régine Pemoud, *The Retrial of Joan of Arc*, trans. J. M. Coh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 4.
- [8] Pemoud, *Retrial*, p. 77.
- [9] Deborah A. Fraioli, *Joan of Arc: The Early Debate*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0), p. 206.
- [10] Jules Quicherat, "Chronique de la Pucelle" in: *Prods de condamnation et de re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dite La Pucelle*, vol. 4 (Paris: Renouard, 1847), p. 219.
- [11] Quicherat, *Proces*, vol. 5, p. 113.
- [12] Quicherat, *Proces*, vol. 4, p. 475.
- [13] Richard Vaughan, *John the Fearless: The Growth of Burgundian Power*, repr.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2), p. 70.
- [14] *Ibid.*, p. 214.
- [15] Robin Neillands, *The Hundred Years War*,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10.
- [16] Richard Vaughan, *Philip the Good: The Apogee of Burgundy*, repr.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2), pp. 2—3.
- [17] W P Barrett, ed. and trans., *The Trial of Jeanne d'Ar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Original Latin and French Documents. With Pierre Champion "Dramatis personae,"* trans. Coley Taylor and Ruth H. Kerr (New York: Gotham House, 1932), p. 409.
- [18] 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rus jusqu'en 1789*, vol. 6 (Paris: Fume, 1865), pp. 129—30.
- [19] Régine Pemoud, *La libération d'Orleans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8 mai 1429)* (Paris: Gallimard, 1969), p. 105
- [20] Vaughan, *Philip the Good*, p. 139.

原始文献

文献 1

宣誓效忠文稿

以下文稿显示了宣誓效忠作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如“图尔的约翰”一例中那样，宣誓效忠不但作为一种规范复杂封建关系的机制，在英法君主在优势争夺战中也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使用。

1259 年巴黎和约

作为百年战争的原因之一，尽管是间接原因，但是《1259 年巴黎和约》常作为主要文献被引述。在这份和约中，有姻亲关系的两位国王，英国亨利三世和法国路易九世，签署了地域再划分的协议，结束了英法王室之间长久的势力争斗。由于法国的国王们试图将法兰西纳入他们的统治，不断与英国的强大统治者发生冲突，当时这些英国统治者在法国西部，掌控着大片疆土，被称为安茹帝国。双方彼此都有人认为在这份合约中让步太多。法国不能将阿基坦公国从英国当权者中抢夺过来，便官方正式地将它让给金雀花家族，于是作为回报，这个家族也将诺曼底、昂儒、缅因、普瓦图这些法国省交了出来，这就瓦解了安茹帝国。从路易九世的角度看来，这个协议还是有益的，因为英国国王就此成了他的封臣，在他的掌控之下，此事并无先例。

巴黎 星期二 1258年5月28日

……法国国王赐予英国国王及其后裔采邑和封地，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国王及其后裔将宣誓效忠于法国国王及其后裔，即（未来的）法国国王们；这也包括了波尔多（Bordeaux）、巴约内（Bayonne）和加斯科涅（Gascony），以及英吉利海峡以外英国国王所拥有的所有岛屿；只要是英国国王所拥有的采邑和封地，包括法兰西帝国境内的岛屿；以及英国国王作为法国贵族和阿基坦公爵（从法国国王那里获得）所将拥有的一切。得到上述所提到的一切……英国国王必须尽到应有的义务，明确他所有应尽的义务以后，他必须义不容辞地执行……

法国国王将赦免英国国王，如果他或者他的祖先占有采邑却未对法国国王宣誓效忠或尽其义务，以致对法国国王造成伤害……他们将原谅和宽恕对方，所有会引起争执和战争的不良企图，以及在战争或其他方面给彼此造成的所有伤害和损失……

……英国国王必须发誓坚守这些事情……为此英国国王必须做出正式的宣誓……正如法国国王让他所做的那样……这份正式誓言会按照法国国王或是他后代的法国国王们要求的那样，每隔十年更新一次。同时，法国国王及其后裔，都将得到效忠……但他们也要发誓……真心诚意地确保和平，以利于双方。

我们……英国国王的代理人……以我们的陛下英国国王的灵魂发誓，他将坚定地奉行和忠诚地捍卫（前述诸项条款）……他不会违背这些誓言……而且他从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誓言的事，以后也不会做丝毫有损上述誓言的事。……

在法国国王面前，完成于巴黎……亨利三世 1258年。

资料来源：

Joseph de Laborde, ed., *Layettes du Tresor des Charles*, vol. 3(1246—60), Archives nationales Inventaires et Documents (Paris: Plon, 1863—1909), no. 4416, pp. 411—13. Trans. Deborah A. Fraioli.

“图尔的约翰”的宣誓效忠

使封建关系所建构的古老体系现代的需求，在“图尔的约翰”的宣誓效忠誓言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曾从四位领主那里得到过领地。实行君臣关系的宣誓效忠是为了给实践中拥有多位领主的封臣建立一个效忠的等级体系。但是，当关系变得有如“图尔的约翰”这个例子中那么复杂时，一些妥协是必要的。

我，图尔的约翰，宣示我是特鲁瓦女伯爵——比阿特丽斯夫人及其子香槟伯爵——特奥伯尔德的臣子；不受他人支配，不论生死，以确保我忠诚于库西(Coucy)的英格兰德(Eugurand)陛下、阿尔西(Aris)的约翰(John)陛下，以及格兰德伯雷(Grandpad)伯爵。如果会发生这种情况，格兰德伯雷伯爵因他自身不满而要与香槟伯爵及女伯爵开战，我自己将去帮助格兰德伯雷伯爵，而派遣一些骑士给香槟伯爵及女伯爵，这是我拥有他们所赐予的封地对他们应尽的义务。但如果格兰德伯雷伯爵对香槟女伯爵及伯爵开战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们而非出于自己的不满，我自己则会去帮助香槟女伯爵及伯爵，然后派一名骑士给格兰德伯雷伯爵，因我拥有他所赐予的封地而对他应尽义务，但我本人不会进入格兰德伯雷伯爵的领土与之开战。

资料来源:

Oliver J. Thatcher and Edgar H.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aeval History: Selecte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no. 213, pp. 364—65.

爱德华三世对法国国王要求他进行效忠宣誓的回复

1328年,由于法国军队在卡塞尔(Cassel)大败佛兰德斯人,腓力六世作为法国统治者正统地位不稳的情况大大改善之后,他便决定让爱德华三世臣服于己,他要求爱德华三世因为他拥有法国的封地,因此应该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所有的法国贵族都已经在腓力的加冕礼上宣誓效忠,唯独爱德华当时没有出席。以下是爱德华对法国国王的要求所作出的回复的节选。

1329年4月14日

我最尊贵的王子和最尊贵的陛下,愿您诸事顺利、满心愉悦,我希望让您明白长久以来我都热切希望能去法国看您,以尽到我应尽的义务;但是正如您所知,王国里种种阻碍和困难令我寝食难安,因此至今未能遂愿。一旦我有空,上帝保佑,我将亲自去向您致以效忠的宣誓。

资料来源:

Edouard Perroy, *The Hundred Years War*, trans. W. B. Wells, repr. (New York: Capricorn, 1965), p. 82.

爱德华三世向腓力六世的宣誓效忠

以下是关于 1329 年爱德华三世在亚眠向腓力六世宣誓的关键段落。

由于过去所签订的和平协议，我因为阿基坦公国及（法律）所附带的条件，成为了法国的公爵和贵族，我将成为您的臣属……以后英国国王的双手要放入法国国王手中，得到法国国王的亲吻。这是 1329 年 6 月 6 日在亚眠的大教堂唱诗班席位上完成的。

资料来源：Anne Curry, *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0.

傅华萨描述爱德华三世的宣誓效忠是如何逐渐被认可为腓力所要求的君臣关系的效忠宣誓

爱德华三世一完成三世向腓力六世的简单效忠宣誓，法国就开始要求这是一种更有约束力的效忠宣誓，即君臣关系的效忠宣誓，它要求爱德华在利益冲突中放弃自己的外交和政治利益，以尊重腓力的利益。这是一种古老的机制，腓力六世借此便能控制爱德华的行动自由，因为他是法国政权的竞争者。1329 年至 1330 年的整个冬天，在这份效忠宣誓正式成为君臣关系的效忠宣誓之前，法国大使一直被滞留在英国。

在我看来，爱德华国王那时确实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进行了宣誓效忠，但并没有将双手放入法国国王的手中……而英国国王，在其政务委员会的建议下，并不想在此事中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他能回到英国，查找以往的特权，以解除这份效忠宣誓，然后他

想弄清楚：一名英国国王成为法国国王的封臣究竟意味着什么？法国国王回答说：“表兄弟们，我们并不想欺骗你们，你们至今所为我们都很满意。我们会等，直到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从先辈们的事迹中明白应当怎么做。”许多英国人埋怨他们的国王，认为他应该向腓力宣誓效忠，虽然他们也承认腓力不像爱德华那样，在血统上更有权利争夺法国的王位。

资料来源：Jean Froissart, *Chronicles of England, France, Spain, and the Adjoining Countries, from the Latter Part of the Reign of Edward II, to the Coronation of Henry IV*, trans. Thomas Johnes (London: Routledge, 1868), vol. 1, pp. 32—33.

腓力在阿图瓦的罗伯特事件中找到借口发起战争

在一封日期为 1336 年 12 月 26 日的信件中，法国的腓力六世，在将阿图瓦的罗伯特驱逐出法国之后，在巴黎写信给爱德华三世，通过中间人加斯科涅的英国管家送给爱德华，他强烈反对爱德华三世在英国给罗伯特提供安全庇护所。腓力要求爱德华把那个叛徒转交给他。

之前……在其他信件里我们写给前面提到的表亲兄弟（爱德华三世）说，我们听闻……他与阿图瓦的罗伯特待在一起并与之结交，后者是一名骑士，也是我们的死敌，被驱逐出我们国度之人，这让我们大为震惊。通过这些信件，我们祈祷他能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原委……我们实在惊讶……因为爱德华应该知道他是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既因近亲关系，也因他是我们的封臣，作为

法国的贵族他理所应当效忠于我们；我们也通过其他信件尽可能强烈地恳请他，就此事大概表明他的意图，并相应地……把之前提到的罗伯特给我们押送回来，罗伯特是我们的死敌，因为这个原因也应该是爱德华的死敌。

资料来源：Eugène Nèprez, *L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1328—1342)* (Paris: Fontemoing, 1902), p. 414. Trans. Deborah A. Fraioli.

文献 2

女性继承权

以下文献是按照历史顺序描述因政治理论的发展，逐渐将女性拒于法国王位继承权之外。鉴于领土继承权与王位继承权的关系，阿基坦的埃莉诺的财产继承权的相关信息也囊括了进来。在王位继任争扰纷纷的年代，其实并没有法律禁止女性继任王位。

阿基坦的埃莉诺

阿基坦的威廉十世于 1137 年去世，在他死之前，将阿基坦公国的领地留给了他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埃莉诺。如果不是刻意安排的话，那就可能是已经预期到埃莉诺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婚姻的结局，威廉在他的遗嘱中严格强调，埃莉诺继承的领土绝不可以与法国王室领土融合为一。遵照父亲的命令，埃莉诺继承的领土必须保持独立，而且只能留给她的后裔。^[1]就这样，阿基坦的埃莉诺继承的领土得

到了她父亲的保护。因此,当埃莉诺与路易七世的婚姻由于没有子嗣而解除时,埃莉诺能够带着她的领土,摆脱她的婚姻关系,而不让自己的领地有任何损失。当埃莉诺的第二任丈夫,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于1154年成为英国国王之后,阿基坦被移交于英国的管辖之下,从此便成为英法冲突的一大缘由。

腓力五世继承其王兄路易十世的王位 纪尧姆·德·朗吉的拉丁文传写本的译本

法国国王路易十世于1316年去世,却没有指定王位继承人。虽然他的第一任妻子——勃艮第的玛格丽特——涉及一桩通奸丑闻,路易仍旧承认他们的女儿珍妮公主的合法身份,而且她有权继任法国王位。他的第二任妻子克莱曼斯(Clemence)在其去世时,已经怀孕,后来产下一子,但这孩子不到一星期便夭折了。很快,先王路易十世的弟弟,普瓦捷的腓力便觊觎上了王位。为了顺利继承其兄的王位成为法国国王,腓力剥夺了其侄女珍妮公主继承王位的权利。下面这段文字,出自纪尧姆·德·朗吉所写编年史(成书于1316年至1339年)的拉丁文传写本,描述了腓力五世如何成为法国国王。

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国王腓力五世加冕为法国国王,他们宣誓效忠国王,之后效忠他的儿子路易,及其他的后裔中以相同的长子继承方式产生的合法继任者。城里大学的导师们都一致同意,尽管没有宣誓。于是宣布,女性不能继任法国王位。

资料来源: *Chronique latine de Guillaume de Nangis ... continuations*, ed. H. Géraud (Paris: Renouard, 1843), vol. 1, p. 434. Trans. Kenneth J. Pennington.

《法国大编年史》的版本

《法国大编年史》是法国的官方历史,由圣德尼的修士们所写。依据这部分编年史的作者所述,选腓力五世为王的决定,贵族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勃艮第公爵厄德四世及其母亲艾格尼斯公爵夫人都为先王路易十世之女(即厄德的外甥女)珍妮公主争取继任王位的权利。

(克莱曼斯)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约翰,但这孩子很快就夭折了,因此普瓦捷伯爵腓力便执掌了整个王国。但勃艮第公爵及其母亲艾格尼斯公爵夫人都反对腓力继承王位,他们说应该由他兄长国王路易十世的女儿来继任。但其他人都认为,女人不能继任法兰西王国的王位。于是腓力被加冕为法国国王。

资料来源: *Les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ed. Jules Viard (Paris: Champion, 1934), vol. 8, pp. 334—35. Trans. Deborah A. Fraioli.

《大编年史》一个单独手抄本中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克莱曼斯)生下了一个儿子……但他只活了两三天。从那时开始,普瓦捷伯爵便以国王的身份统治王国。但勃艮第公爵代表他的外甥女对其继承王位的合法身份提出质疑,她作为国王亲生的女儿,理当继任为王。但腓力坚持女人不能继承法兰西王

国的王位,而这种说法并不能得到明确的证明。于是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公爵的母亲)写信给几位男爵,要求他们别同意普瓦捷伯爵腓力的加冕典礼。但是普瓦捷公爵已经带领大队士兵去了雷姆斯,将所有城门都封锁,然后就进行了加冕典礼,他让大主教给自己带上王冠。但是,他的叔叔瓦卢瓦伯爵并不想出席;还有他的兄弟马尔什伯爵查理(未来的查理四世)也不想屈尊前往,于是在那天早晨他愤愤离去。完成加冕典礼以后,这位新加冕的国王便去巴黎,在巴黎他受到法国市民致以崇高敬意的欢迎。

资料来源: *Ibid.*, vol. 8, p. 334. Trans. Deborah A. Fraioli.

傅华萨对查理四世死后王位争夺的看法

卡佩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查理四世——他是“美男子”腓力四世的第三个儿子——死后,也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王室家族中,只剩下查理的妹妹伊莎贝拉,她嫁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生下了儿子就是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但是她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傅华萨找到了百年战争的原因,他认为就是王位继承权的争夺。这使傅华萨与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产生了分歧,他们大多认为没收阿基坦才是原因所在。

所有这些人(路易十世、腓力五世和查理四世)都是法国的国王……通过合法的继承权,一代传一代,并非通过与男性继承人的婚姻得到继承权。当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去世时,十二位法国贵族并没有把王国交给伊莎贝拉——即国王的妹妹、英国的王后,

因为他们主张而且至今仍旧坚持：法兰西王国是如此高贵，不能交给一个女人，因此既不能给伊莎贝拉，也不能给她的儿子——英国国王。因为他们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女人自己都没有继承权，她的儿子就更不能宣称拥有任何继承权了……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王位的继承已经偏离了正轨，这便导致了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和国家的灾难。

资料来源：Froissart, *Chronicles*, vol. 1, p. 5.

文献 3

爱德华三世的战争理由 1337年8月28日

我们查阅了爱德华三世的外交信函，它揭示出了在14世纪30年代压迫是如何导致战争和英法之间紧张局势的。在下面的公文中，爱德华三世概述了他为阻止英法战争已经采取的措施。爱德华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同意每一种和解方案的人，他说尽管从头至尾自己没有一点错，还是没能与腓力六世——这个固执的帝国主义表亲达成和平协议。爱德华曾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提出联姻、提供直接的付款、降低加入腓力十字军东征的条件，他是站在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捍卫者的立场上。

作为爱德华三世充分说明其战争理由的公文之一，这份公文由于是针对国内的群众而有些特别。爱德华日益推进与法国的战争，他必须向英格兰人民说明充分的理由才能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这年8月的一天，爱德华指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向教士和人民澄清那些事情以感动他

们捍卫自己的王国。这在份公文中，爱德华建构在为确保和平征求对方进一步建议的基础上，爱德华还指出腓力六世夺取阿基坦是一种侵略行为，揭露了法国国王占领全英格兰的真实目的。通过影射祖国所受的威胁，爱德华力图将与法国的交战描绘成自卫战。爱德华在这里并不宣称对法国的所有权，自始至终都称腓力为法国国王。尽管有些片面，但这份文件还是总结了过去十年中的重大事件，证明军事冲突即将到来。

这些是英格兰国王为了阻止战争而发给法国国王的提议。

首先，英格兰国王隆重地派了不同的特使，要求法国国王将其毫无理智故意隐瞒起来的在圭亚那(Guienne)的直辖领地归还。法国国王没有同意其中的任何一个要求，但最终他许诺，只要英格兰国王亲自前来，就能看到他的公正、恩惠和善意。

英格兰国王相信了这个许诺，于1331年来到法国见他，恳请他归还那些土地，告诉法国国王他一定会做的事情，而且会做得更多。但是法国国王只是口头许诺而毫无行动，而且，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就派兵进一步侵犯了英格兰国王在那个公国的权利。

尽管英格兰国王发现法国国王如此苛刻，为了表现他的诚意，在法国国王继续那些错误行为的时候，仍然对他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如下列提议(也就是说，法国国王一拒绝他的提议，英国国王马上又作出另一个提议)：

首先，英格兰国王的长子——即康沃尔(Cornwall)公爵，与法国公主的联姻，免嫁妆。

然后，英格兰国王的妹妹——即格德司(Guelders)女伯爵，与法国国王的儿子联姻，会陪嫁一大笔嫁妆。

然后，英格兰国王的弟弟——康沃尔伯爵（获得上帝赦免的），与任意一位有法国皇室血统的女士联姻。

然后，英格兰国王为了补偿造成的干扰，可以尽可能地满足法国国王对提出来的合理的金钱要求。

然后，因为法国国王已经让英国国王了解到：他希望与英国国王一起进行一次去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他将向英格兰展示其善意和恩惠。英格兰国王认为阻止这次东征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因此愿意派所有军队跟随法国国王东征；条件是只要军队出发之前，法国国王能够归还他所有的领土。

然后，英国国王提出条件，跟随法国国王加入十字军东征，法国国王必须先归还一半或一定比例的领土。

然后，在提出这个条件以后，英国国王又以他宽阔的胸怀提出条件，只要从圣地回来后，法国国王能归还他全部的土地，便加入东征。

然后，包藏祸心的法国国王，却一直想要在英格兰国王的头上，强加阻止十字军东征的罪名，因此英格兰国王为了制止其恶意，便对外宣称自己已准备好参加十字军东征，并提出条件：只要法国国王承诺，他从圣地回来时能获取全部失去的领地。

但是，法国国王却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伤害英格兰国王和他所有的臣民，为了留下他从英国非法获取的一切，甚至更多，他使尽了一切手段，绝不会接受这些提议，相反，只会伺机伤害继续伤害英国国王。他帮助和支持英格兰的敌人——苏格兰，竭力想通过苏格兰战争来阻止英格兰国王在别处谋求本该属于他的权利。

然后，出于对法国国王的尊重，也是应他的要求，英格兰国王同意与苏格兰停战，并签订停战协定，以期带来长久的和平。

但是，在停战期间（1335年），苏格兰人杀死了阿瑟尔（Atholl）伯爵等人，并囚禁了很多忠于英格兰国王的贵族，还在其他地方包围并夺取属于英格兰国王和臣民的城堡。

而且，最近以来，应法国国王的要求，英格兰要想向苏格兰提供这样的条件，停战四或五年，条件是苏格兰要归还其在上一次停战期间夺取到的一切，以确保十字军东征能如期进行。

法国国王不仅不同意予以归还，还包藏恶意地全力支持苏格兰，并且毫无正当理由公开地与英格兰国王开战，他还以十字军东征为借口，将准备好的大型划艇和大批武装的海军派到海上，攻击英格兰的海军与臣民。

那些参加海战的人掠夺了大量英格兰船只，或杀掉或带走那些在船上的人，他们登陆英格兰岛以及英格兰国王的其他诸岛，大肆纵火行凶。

即使如此，英格兰国王依然听从王国内的权贵和明智之士给予的所谓忠告及建议，希望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战争，他隆重地派特使到法国，表示他愿意倾其所有以换取和平，只要不把他从祖先那继承来的东全部拿去就好。

但法国国王怀着恶意又无比冷酷，他既不听派来的大使们所言，也不同意停战或不同意进行和平谈判，而是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支强大的军队派往英格兰的公爵领地，并且不符合事实地称该公爵领地已被占领。

法国军队在那片公爵领地所欲为，大肆地攻占和夺取堡垒和城镇。

而且，法国国王为了掩盖他的恶意行径，还确实试图向教皇和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大人物误传信息，其狼子野心不仅想要占领那块公爵领地，而且想要占领英格兰所有的领土。

英格兰国王和他的政务委员会所能想到的这样或那样的提议,都已经传递给法国国王以寻求和平,如果有其他的更适当的方法,他都愿意接受。

资料来源: Transl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Clifford J. Rogers, ed., *The Wars of Edward III: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9), pp. 51—53.

文献 4

爱德华三世对法国人民的公告 1340年2月8日

随着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接近战争的边缘,爱德华发出了一些信,想做一次外交测试,他想要通过信件引起的反应,来评估他的支持者的实力和同盟国的忠诚。例如,爱德华在1337年10月19的一封信中宣称:他意欲通过武力来征服“我们的遗产”,这几个字的意思,让人很难捉摸。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他的意图逐渐通过语言和视觉的标志凸显法国君主的身份——例如,“法国国王”这个头衔,还有英国武器的镶嵌着象征法国的百合花标志——这些都被他选择性地用来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爱德华不断地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在血统上完全胜过腓力应该继承王位。

在1340年2月8日,爱德华发表了如下惊人的声明,这是他用法语写给法国人民的。在声明中,他公然给自己冠上“法国国王”的头衔,还指出了自己要求这个世袭的法国王位的原因,即他是已故国王的外甥,而像腓力六世至多也不过是先王的表兄。他小心地避开了那个统治权可否通过一个

女人传承的问题。因为现在爱德华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他不再称呼腓力六世为国王,而只是称其为“瓦卢瓦的腓力”。作为一位自称“双重”君主身份的统治者,为了赢取民心,爱德华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统治法国人民的计划。他巧妙地将他对法国王位的要求描绘成是对上帝意志(确保统治权要落在合法的继承人手里)的践行。对于人民,他许诺将回到圣路易斯时代的公正,免除繁重的税收。他向法国人民保证——但是没有诚实地考虑到自己的国库状况——而是说他自己很富有,不需要人民的钱。他发誓会尊重教会的自由,还说一旦有了结束法国与英格兰的战争所释放出来的财力,就要计划着针对异教徒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腓力六世统治了十二年,爱德华希望利用法国人民这十年来的不满,来向其展示自己是瓦卢瓦(Valois)统治的另一更好的选择。

1340年2月8日的一封信

关于法国国王通过世袭将王国传给爱德华国王的公告:

国王给王国中的贵族、主教、公爵、伯爵、男爵、爵士和平民百姓,无论身份高低贵贱的百姓的公告,他们都应该听一下事实。众所周知,值得尊敬的法国前国王查尔斯四世,死时合法地拥有整个法兰西王国;我们是国王查理四世妹妹的儿子,在他死后,按照惯例,法兰西王国应该按照血缘关系通过继承权传给我们;“瓦卢瓦(Valois)的腓力”爵士,只是上述国王查理的舅舅之子,这个亲属关系比我们要远得多,违背上帝的意愿和正义的原则,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通过武力夺取了查理的王国,强取并掌握了政

权。因此，我们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好公民的责任，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我们要去拿回法国国王的头衔统治这个国家的政府。我们坚定的目标是：友善地对待那些愿意为我们尽职的人。我们的意图决不是要不义地夺走属于你们的权利，而是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并且恢复我们的祖先——法国国王圣路易斯时代的良好法律与习俗。

我们也并不想以你们的付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财富，也不会采取货币贬值、苛捐杂税、肆意税收等手段，感谢上帝，我们有足够的钱来供养国家、荣誉。因此，我们想要尽可能地减轻臣民的负担，而且，我们尤其要尽自己所能来捍卫和维护所有人的自由与特权，特别是神圣教会的自由与特权。但是，在处理国事上，我们很愿意咨询和听取法兰西王国的贵族、主教、爵士、贤人和我们忠诚的臣民的意见，绝不……草率或单方面行事。而且我们必须重申，我们非常渴望和优秀的臣民一起努力，上帝会赐予基督徒尤其是你们和平友爱，以便基督教的军队能尽快到达圣地，将和平传递给那些邪恶的人们，这是我们渴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的计划。

请注意，我们已经向上述的腓力国王提出了几种可能取得和平的方案，但是他一个也没同意，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方案。相反，他和我们在其他的领土上发动战争……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被迫起来保卫自己、寻求自身的权利。我们真的并不想杀人或使人民变得贫穷，相反，我们渴望保全他们及其财产。

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希望通过高贵和仁慈的方式，恳求法国王国的所有人民，不管身份高低贵贱，呈交请愿书给我们，成为我们忠诚的公民的人民，就如佛兰德斯(Flanders)人民所做的一样，承认上帝和我们的权利，把我们视为名正言顺的国王，从现在

到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庆祝期间尽到自己的职责。人民将得到和平,受到特别保护,他们会保住自己的财产和货物,动产或不动产,都不会受到丝毫损失,也不会因曾经与我们对抗而受到任何伤害。

由于上述事情——向臣民们——通告太不容易了,我们已将其贴到了教堂大门口和其他公共场合,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份公告,那些忠诚的追随者会觉得欣慰,那些反抗我们会觉得恐惧,今后,没有人可以把不知道上述事情作为借口。

写于根特,1340年2月8日。

资料来源: Thomas Rymer, ed., *Foedera, conventiones, litterae et cuiuscunque genens acta publica* (London: [n. p.], 1816—1869), vol. 2, prt. 2, p. 1111. Trans. Deborah A. Fraioli. The author has also consulted the translation by C. T. Allmand, ed., *Society at War: The Experience of England and France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Woodbridge: Boydell, 1998), pp. 147—49.

文献 5

艾蒂安·马塞尔警告摄政王巴黎人在低声抱怨

这封值得注意的信是艾蒂安·马塞尔(Etienne Marcel)写给诺曼底公爵的——未来的查理五世,虽鲜为人知,但是却对于展示扎克雷(Jacquerie)起义爆发前六个星期里国民不满的原因极为重要。写这封信之前的事件发生在1358年4月10日,在普罗万省的省会香槟镇。那天,在一个地区性

的三级会议上——因马塞尔的政府控制了首都，此会议被迫在巴黎郊外举行——查理向大家宣告，他正在发动一场战争准备从马塞尔和资产阶级财团手里夺回巴黎。数天后，查理占领了几处要塞，并把卫戍部队放在莫克斯(Meaux)城和蒙特罗(Montereau)城。他还从卢浮宫中将那些为巴黎保卫战储备的炮兵部队移来，以增强卫戍部队的军事力量。马塞尔并非不知道这些军事调动的目的就是直接针对他来的，因此写下了这封信。他知道查理正在有系统地切断一切往巴黎运输食物和供给的水路及陆路。一旦环绕巴黎的各城堡被攻破，巴黎城就成了瓮中之鳖，人们挨不住饿，只能投降。

公爵采取突然行动取消巴黎公社，一定使马塞尔感到愤怒，同时也犹如警钟敲响。但他这封信却体现了他的冷静和理性，因此也是战略上的杰作。假如这是唯一幸存的关于马塞尔的文件，我们找不出任何他对巴黎残暴黑暗统治的线索。在这封信里，尽管马塞尔的个人意愿只是解除对巴黎的封锁，但是他同情地指出了巴黎市民的苦难，来作为支持他反对君主制的理由。马塞尔认为，王室军队的目标应该是夏尔特尔(Chartres)附近的外国敌人，而不是生活在和平地区的人，他们没有引起任何可疑之处，因为他们严守要塞，没有花费国库的任何钱财。马塞尔将巴黎人民描绘成为忠于王权的，但是他也令人吃惊地为巴黎人民辩护革命的合理性，这种辩护是基于一个失效盟约的理论：当君主制国家无法为它的臣民提供保护和防卫时，它的臣民就不再有义务尊敬和服从它。马塞尔敏感地揭露了农民对君主制的不满，从而阐明了他的宣传是怎样使得雅克的领导者——威廉·卡尔

(Willian Carle)把他视为同盟者。可是,马塞尔唯恐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感觉,他用愤怒回应了那些骂巴黎人农奴的王室军队。

商会会长和市政议员写给诺曼底公爵的信

最可敬的君主啊,希望您能高兴地记起您曾答应,若收到不利于我们的报告,您不会相信,而且会让我们知道;同样地,如果我们听到关于您的任何事也会向您告知。由于这个原因,最可敬的君主啊,我们要告诉您真相,在巴黎,您的人民对您和您的政府有着很多怨言,原因有三。第一,在夏尔特尔(Chartres)地区,我们国家共同的敌人正控制和掠夺着各个地方,您本应采取措施却什么也没做。而且所有那些被你从多菲纳(Dauphiné)、勃艮第(Burgundy)等地召集来保卫王国的士兵,尽管您对他们待遇优厚,如今他们对您和您的人民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与荣誉,相反,他们侵蚀着这个国家,抢劫和掠夺人民。您也知道,您已遭到了诸多抱怨,这抱怨不仅来自于我,还来自于别人,所以您应要求您的士兵们撤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可是您的人民认为您却把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了您的身边,他们本来是被派去保护莫克斯城(Meaux)和蒙特罗(Montereau)的,这两个要塞控制着塞纳(Seine)、马恩(Marne)和约纳(Yonne),通过这样的方式意味着您更深切关注巴黎得到供养,正如您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也如您一直来说的那样。人民抱怨您的第三个原因是,您在敌人所在之地的要塞根本没有设防,但是又长期占领那些重要物资供给途经的地方。而且更糟糕的是,您又派那些对您不怀好意的人去巩固那些地方,你我都很清楚,那些被发现贴在巴黎城

门上的信，在议会上向您表现出了他们的恶意。而且，您又将巴黎的炮兵强行调去支持莫克斯城和蒙特罗两个要塞，像我们说过的，在那两个地方都是对您不怀好意的人。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就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通过他们对您说话言辞，我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主啊，任何一个控制了这座城堡的人都一定可以自夸地说，巴黎的那些农奴正处于因他带来的危险中，很快他们就会咬着自己的指甲。”最可敬的君主啊，希望您能知道，巴黎的人民并不把自己当做农奴，而是谨慎之人、忠诚之人。您已经发现他们是这个样子了，您将发现他们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说农奴（通过比较）就是那些犯下恶行的人：所有这些事情引起您的人民极大的不满，这些行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您亏欠他们保护和防卫，而他们则对您缺少尊敬和顺从，二者中一方缺失，另一方也不会存在。以真理和理性的名义，您的人民也认为您本可以做得更好，去雇用可以与我们的敌人抗战的人，而不是雇用那些从我们国家攫取钱财、掠夺人民的人。您的人民还认为，您和您身边的士兵本可以更好地为您的荣誉增光，如果他们呆在巴黎和夏尔特尔之间——敌人所在之地——而不是呆在您所在的那个和平而没有战争的领域。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您所占有的上述那些要塞本是在一些毫无可疑的好人手中，他们并不在前线，您也无需花费任何精力来看守他们。这其中的道理就是，不管是谁，如果有两件事情需要保护和看守的话，要抢先保护和看守那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特别是当那个受到更大的威胁、处于更危险境地的时候。在您的新议会里，您取消巴黎炮兵部队来支援前面提及的要塞的军事行动，这是您的人民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对国家、对您、对所有人民都有伤害而且是摧毁性的灾难。所以，最可敬的君主啊，我

们深切地恳求您,就像您应该做的一样,站在巴黎城的那边、对其予以保护和防卫吧!请远离身边那些对您的人民不怀好意的人吧!从他们给您的建议中您可以轻易地辨认出来那些不善的提议,我们还想请您将莫克斯和蒙特罗两个要塞交回到您忠诚的子民手中吧,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因缺乏食物供给而发起一场暴乱,他们的抱怨也就会停止了,我们还恳求您不要因我们留下了已经被让·德·里昂(Jean de Lyons)带到卢浮宫的炮兵部队而生气,实际上,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和冒险。如果我们不留下炮兵部队,人民会因为更大的不幸而非常的不安。

最可敬的君主啊,请您知道巴黎人民对您曾亲口允诺的事情记忆犹新,那是您在圣雅各布(Saint Jacques de l'Ospital),在拉塞尔(les Halles)里,在您自己的房间里许下的,您许诺他们,如果您被允许离开——您和随从的三十或四十个人一起——您承诺将不会使事情还像原来一样,还有——感谢上帝——自那之后,事情取得了一些微乎其微的进展。

最可敬的主啊,希望能蒙你的喜悦——为我们安排上述提到的事情吧!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国王的荣誉,我们的主(“好人约翰”),为了您也为了人民的利益……

愿圣灵将您至于他神圣的保护之下,祝您生命健康长寿。

写于巴黎,1358年4月18日。

资料来源: 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rus jusqu'en 1789* (Paris: Furne, 1864), vol. 5, pp. 565—61. Tran. Deborah A. Fraiuh.

文献 6

围攻开始之前要塞中需要的储备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不太像是《契约、武器以及骑士精神》这样一本专业军事技术书籍的作者，正是从这本书中，我们摘录了如下内容。她可能在此方面有一点点经验，不过也有可能此书是委托她所写的作品。不过她的一些早期的文本结集成了一本关于如何抵御围攻、如何防止地道入侵、破坏英国骑兵的策略小手册，在这本小册子中，孤立无援市民们可以防御正在被摧毁的城镇、村庄和城堡。克里斯蒂娜浓墨重彩地描绘了4世纪罗马军事家韦格提乌斯的智慧，因为他有当时最值得尊敬的战术和战略。但是，一个具有实用性指导作用的章节，描述如何支援要塞已经成为围困的一部分，显然支援要塞在中世纪比在古典时期更加必要。因为一个城堡，无论多么牢不可破，只要它被围困，弹尽粮绝便不堪一击了。克里斯蒂娜用了一章，专门列举这样一个要塞和城堡需要哪些物资，以及这些物资的数量、应该被提前置于哪些位置。她的计算基于一种设想，即大概有数百个骑士，每个人都有两个仆人，或者总共有600人。如果没有这份列表提供的一些细节，我们将无法想象中世纪战争所需的食物和军事装备。各种物品累积的存货清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了解中世纪生活千变万化的图景。这份补给物品的说明，甚至包括了当时的烹饪技术、在店内进行交易的建议（例如：购买木器、石器和铁器），以及在防止地道入侵（防止敌军在城堡的城墙下面挖地道）的过程中应该使用的物品。她用不同的

计量单位列举出来,让人印象深刻,从普通的巴黎计量单位(约1 872公升)到磅、(鱼或者咸肉的)块儿、桶、车、捆以及大桶(滚桶)等等。她的清单详细备至,没有任何遗漏,甚至包括一种压榨机,可以将芥菜子榨出两种不同计量单位的油。五十磅的香料毫无疑问,其作用就像盐和酒一样,除了给“自愿监禁数月”的人们提供味蕾上的享受外,还要给食物保鲜。计算表明,食物的供应比较匮乏;防卫武器的供应量很大。计算每个人的用量十分有用,但有时也让人困惑不解。24 000支旋转箭头看上去足够两百个人使用六个月,但是在这份清单中的数据显示这一数量不够一天一人一支。征用两千只木碗(每人三只)表明他们很少洗碗,或者是木制品质量不高。从整体上来看,克里斯蒂娜提供的详细目录,为我们提供了目前能见到的中世纪最为真实可信的生活场景的缩影。

正如我们已经充分讨论的,哪些是生存通常所需之物,哪些是反抗敌人通常所需之物,我们有必要从细节继续完成我们的工作,准确估计对相当数量的骑兵来说,哪些已经足够了,哪些是应该增加或者减少的。让我们假设有两百名骑兵……每人有两个仆人,需要在城堡中生活长达六个月。根据巴黎计量单位计算(1单位为1 872公升),每人需要110单位的小麦,其中三分之一要被做成面包,而十分之一被磨成面粉。同样,每人需要4单位的干豆,2单位的豌豆,120壶的葡萄酒(每壶500公升),2单位的醋,1单位的酸葡萄汁,1单位的油,1单位的糖,50磅的香料(姜、小茴香以及其他小香料),2磅的番红花,2单位的芥菜子,以及一架磨机将它们磨成芥末。

同样,还需要咸肉和鲜肉;100头大牛,包括腌制的和活的,

在可能的范围里,并且在有足够的空间和饲料的情况下;100 块儿或者 120 块儿腌猪肋肉,160 只羊……充足的家禽,根据能力和需要尽量多。

还有,如果在大斋期就需要咸鱼,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人们不能吃肉,1 000 条鳗鱼,25 滚桶的鲱鱼、鳕鱼,一些狗鳕,1 桶咸黄油,11 磅杏仁,10 或 12 磅大米,同等数量的燕麦片、玫瑰水以及其他对疾病有益的东西……10 打儿砂锅,12 打儿喝酒的高脚杯,10 个牛皮水桶用来存水,200 突阿斯(1 突阿斯约为六脚长)的绳索。

而且,如果在冬天,厨房需要 200 车的大原木,60 车煤炭,或者数千捆的木柴……20 打儿的大砂锅用来煮汤和肉,6 个大锅,2 打儿平底锅——大的、中等的还有小的——4 打儿木匙,2 000 木碗,同样多的木盘子,高脚酒和杯子,空的小箱子,20 或 30 个风箱,以及其他一些小的生活必需品。

现在是时候来谈一下防卫所需的物资。首先,最少 12 门发射石头的大炮,其中的 2 门要比其他的大以便打碎机器、防弹盾[防护掩体],以及其他的一些遮盖物,如果必要,还需要 2 个投石器[弹弩],以及 2 个岩石投掷装置,每一个都需要配备吊索、绳索以及一大堆石头,在车轮上还要有两个或者三个大的十字弓,以及足够的弓箭。

同样,假设没有必要频繁使用大炮的话,也至少要保证 1 000 磅或者 1 500 磅的火药粉供应,其中三分之一是火药粉,三分之二是火药原料,3 000 磅铅用于发射大炮,6 打铁铸撞杆(旧时装填大炮的弹药杆),24 把十字弓,另外 6 把木制弓,100 多捆箭,配备 6 打用于箭头的弦,240 把带钩子的十字弓,12 个弯曲十字弓的机器,以及另外 2 个用来弯曲十字弓的机器,要

为这些机器准备 18 条皮带以及 4 打弦,60 或者 80 个大盾,24 000 个旋转箭头,12 000 个用于长距离射击,为大炮准备 200 块圆石,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足够的木头用来做 400 个止血棉塞(插塞),并且需要 1 个制作止血棉塞的木匠,他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3 个泥瓦匠,用来制作大炮所需的石球,以及其他一些需要的东西。

还有,2 个用马带动的研磨机,2 个烤箱,一个有充分补给的锻铁炉,4 000 磅的铁、500 磅钢、4 大木桶煤炭、24 马车木炭、4 个带脚水壶、8 个风箱用来反地道入侵,2 打整装的篮子、6 打木铲、8 打担架、大缸和充足的浴桶,也为如上所用。

资料来源:Christine de Pizan, *The Book of Deeds of Arms and of Chivalry*, trans. Sumner Willard, ed. Charity C. Willar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t 2, pp. 110—11. Copyright 1999 b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文献 7

收复普瓦捷 1372 年 8 月 7 日

在 1369 年没收阿基坦公国后,法国将目光放在了从黑太子手中收复普瓦捷上,这显然违反《布列塔尼和约》。英国控制了普瓦图省,阿基坦行政官约翰·简都斯(John Chandos)在此地很有影响力,并且十分受人尊敬。但是查理五世将普瓦图恢复为他长兄贝里公爵的封地,重新激起了双方的敌意。英国承受了两次严重的挫折:1370 年,简都斯在一场

小规模冲突中死去；疾病迫使黑太子不得不于1371年返回英国，5年后即病逝。同时，两名来自普瓦捷的神职人员在法国保皇党的支持下卷入一场阴谋中，阴谋被揭发，这些人被立刻处决。1372年，法国在拉罗谢尔打败英国军队。直到8月初，当贝特朗·伯特朗·杜·盖克兰接近普瓦捷时，仅有一支虚弱不堪的卫戍部队守卫这座城镇。

下面的摘录来自法语叙事史诗《伯特朗·杜·盖克兰之歌》，我们仅知道其作者叫库维利尔(Cuvelier)。这首诗歌再现了普瓦捷向法国投降的场景，在法军普瓦捷之战失败、颜面丧尽之后的16年。这段诗文述及了一个很少考虑到的问题，当战争临近时，市民如何衡量他们应尽的责任？出人意外地，英国的占领没有给普瓦捷人带来任何损害，而且对占领者忠诚的观念深入人心。普瓦捷大规模运行自己的各种事务，英国人控制了附近的城堡。

库维利尔的描述非同寻常，因为他透露了一些似乎只有双方的知情人才知道的事。首先，法国人在伯特朗·杜·盖克兰的指挥下，讨论了如何取得普瓦捷；另外一方面，市民在一个封闭会议中商议行动步骤。伯特朗·杜·盖克兰的策略倾向于冒险、侵犯以及使用诡计，但是他还试图同温和的皇族王子们达成共识，尽管他们之间的行政权力出现了尴尬的重叠。另一方面，市民的处境十分窘迫，情绪激动：他们应该听从于谁？他们能够背叛善待、尊敬他们的英国人吗？他们对圣丹尼斯(法国)有着优先的、天生的忠诚吗？事实上，英国是这一切事情的根源，最好摆脱掉它吗？最初，这里的市民遵照法王的命令屈服于黑太子的统治，仅展现了微不足道的爱国精神。然而，伯特朗·杜·盖克兰用极强的说服力

召集他们，使他们投降——早在圣女贞德写给英国人的信件之前——重新点燃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忠诚。被出卖的占领军看到法国恢复原状。

诗节 728

“我的主人们”伯特朗说：“我们将要前往普瓦捷，我的心告诉我，我们将在日落黄昏时占领它；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慈爱，我们都会进入那座城市。一旦我们控制了这座城镇，不出一年，英国人将一文不值。如果我们收复了这座城市，我们会很快收复城堡。”男爵喊道：“以上帝之名，让我也去吧！”[……]

当我们所有的贵族都来到普瓦捷外，他们停下了，在附近的一个小灌木丛里交头接耳：“……我们看到普瓦捷的高塔和房屋，如果我们以进攻的方式攻入他们的城门，伤害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市民们会视我们为背信弃义的人。”贝里公爵高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互交托，相互保证，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们本应是朋友，而且[只有]当他们反对我们时，我们才可以骑上马，向这座城市发动进攻。”[……]

诗节 729

“我的上帝，”伯特朗说……“让我们有力地走到普瓦捷人面前……充满自豪的，叫喊着，假装骑上战马准备攻击，即使这里只有一个士兵，我们也要说有一百个，那样诸侯们会很快增援。无意识的话语只会使事情失败；在战争这件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话坚定。”[……]

诗节 730

所有人都遵从伯特朗的意愿，公爵和男爵以及拥有皇族血统的人，然后出发去普瓦捷……展开方旗，升起三角旗，……戴上头盔，佩上宝剑，手握长矛……

乡下的人们前往普瓦捷。然后他们大喊道：“背叛！我们都完了！所有的人都来占领察域尼(Chauvigny)，并夺取了城堡，从那些被征服者口中得到了宣誓效忠的誓言。”

当普瓦捷的市民听到这番话，他们关闭了这边的城门……现在，领头的市民集合在一起。他们举行会议，商讨他们是否应该抵抗法国的军队，还是交出这座城市。如果你们相信我所说的，在当时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一个叫做热塞尔(Joséré)的市民告诉[其他]市民：“听听我的想法。无论谁想将城市交给法国，都[对黑太子]犯下了发假誓的罪。因为我们在伟大的国王要求下尊敬并且宣誓效忠于黑太子，正是伟大的国王自愿将我们交付给黑太子。想想看吧，我已经说出我的想法。”

“大人”[另外一个]市民弗克若(Foqueré)说：“非常正确，我们已经被法国国王交给了太子，他是如此的忠诚，而且我们履行了诺言，只要我们的太子和国王爱德华……继续以良好的信念维持和平协议，就像和约所要求的。但他们却把这一切看得一钱不值，取而代之是抢夺、破坏整个地区……没有人欠他们的，没有人需要对他们尽忠，我认为所有的英国人都应该被赶出[法国]，我们要同贝里公爵达成一致。”[……]

诗节 731

然后，另一个叫做伊莱(Eli)的人发言。这位高贵的封臣说：“以圣母玛利亚之名！我不反对交出城市，但是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里还有许多英国人，他们每天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相信我们，没有任何奸诈之心，我们也认为他们是可敬的……[他们既不需要我们付款，也不对我们强加税收；我们在他们的管理下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2]事实上，他们改进、提升、增强了这座城市。我们现在不能考虑以任何欺骗使得他们被摧毁、被杀、被砍

倒,无论谁犯下了背叛之罪……都将被上帝责备……如果我们将城市交出,一座现在如此美好的城市,法国人一定要许诺,如果他们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找到了英国人,定会放了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但是,那些在城堡里的人,我担保! 我不会不同意,如果他们想要……夺取城堡……”

然后,一个有着古老家族高贵血统、留着两撇翘胡须的资产阶级说话了:“各位阁下……我们还不知道……法国人……是否会要我们这座城市的主权? 我建议……视他们[的打算]决定……我们以爱还是以仇恨来回答。”

诗节 732

资产阶级自由民们同意这一决定。他们从这座偏僻的房子里走出,使每一个平民都知道了他们的讨论……英国人也知道,因为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贝里公爵带着大队人马正往这里来……所有的[英国]官员……问这些市民……要钥匙,为了保护这座城市,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反抗将要攻击他们的法国人。然后,市民们回答:“省省力气吧,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都不会拿到这些钥匙。如果耶稣同意,我们会保管它们。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城市。”“真的,”英国人说,“但是我们被告知,你们不会做任何抵抗,而是[再]成为法国人,交出城堡;如果你们放弃了它,就是对誓言的背叛。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你们会发现[城堡]将被摧毁,成为废墟。”市民们说:“如果你们害怕,去寻求保护吧,但是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哦,上帝,”英国人说,“我们被出卖了! 这些卑鄙邪恶的人真的要再成为法国人。如果有人把他们像猪一样剖开,会发现在他们的心脏里长着鸢尾花!”

诗节 733

然后英国人的领袖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温和地统治普瓦

捷,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伤害。他们发现市民们本质上还是想要回去尊崇高贵的鸢尾花。如果在当地有足够的英国人,他们一定会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一旦你点燃羊毛,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他们前往城堡,那里的城墙坚固,而资产阶级们则前往最高的城门,他们一览无余地看到了好人公爵贝里的徽章……以及勃艮第的徽章……以及许多旗帜在麦田里行进。

诗节 734

朝大门走来的是伯特朗,这位年轻的勇士,手里拿着一支缀满了树叶的枝条,旁边是他的侍从,但人不是很多。他让侍从拿着他的头盔,以便在需要时可以戴上:“我面前的诸位大人,”伯特朗说:“听听我的想法,不要开火、不要进攻、不要扔石头。我代表国王,他的职责是统治[保护]法国。我是他的治安官,我的名字是伯特朗……没有人可以无礼对待我正在谈论的这位国王,他们会为此而损失惨重。这话同样适用于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他们曾试图伤害我们的国王。他们徒劳地想要打败他,使他的荣耀受损,剥夺他的继承权……每次我们想要举行会谈、签署和约、但每次在协议上盖章时,他们想要的只是统治和掌控。一位伟大的法国国王不会容忍这一切,伟大的安茹公爵也不会允许……贝里公爵也不会……勃艮第[也不会]……波旁公爵也不会……每个人都想反抗英国人……”

如果你们不立刻向这位国王屈服,你们今天将被摧毁,砍成碎片。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将城市交给我们,我们会保护你们……耶!善良的市民们……看看这些在田野里飘扬的旗帜,看一看这鸢尾花……这是来通知你们,要为他[查理五世]服务。考虑一下回到你们正义的本性……你们怎么能听任一个其母既没有继承权也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的人来统治法国呢?你们当然知道,如果

他不是—个男性的继承人，那么他决不能统治法国[或]戴上王冠。

如果你们不快点开门，将会看到你们的城市被摧毁，被点燃。如果我们能够收复[这座城市]，我以上帝之名发誓，我们会把你们绞死或者砍下你们的脑袋。给我答复……！”

诗节 735

当伯特朗(Bertrand)向市民领袖们喊话的时候，他们听清了他说的所有话，然后，一个被指派为代表的市民，站出来讲话……“阁下”这位受人尊敬的市民说：“过去，我们的确是从圣丹尼斯国王(the king of Saint Denis)那里获得这块封地，如果这能让耶稣感到喜悦！我们今后也将如此，因为即使统治法国的国王同意将我们交给[黑]太子，我们从[自己的]意愿上也永远不愿成为英国人。他们打破了同鸢尾花[法国]的协议，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您的要求。我们愿意服从鸢尾花，尊贵的治安官，我们日夜受到伟大的国王圣路易的律法和习俗的保护，不要对我们有一点儿伤害。如果查理国王需要朋友，他会发现我们的友谊唾手可得，无论白天或者夜晚，都会随他征战，无论生或死，都严守他的规矩。但是我们需要特许，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伤害、损害或者侮辱这些曾经统治过我们的英国人，他们经过考验，证明是我们的朋友，无论昼夜，我们曾在一起共同进餐，没有任何变故，假若他们愿意顺从你们，请给我们这一特许。”[……]

诗节 736

当伯特朗听到这些话……在他的心里只有喜悦……于是伯特朗叫[皇室]王子，同这些市民达成了坚固的、慷慨的和平协定……吊桥被缓慢放下，我们的人走了进去。……这些可怜的愚蠢的人们纷纷跪下，感谢上帝和他的宝贵的名字，“啊！欢

迎,欢迎查理国王的人!啊,尊贵的鸢尾花!你一定要受到尊敬,因为你是安慰之花……我们应该宽恕背信弃义的豹子[英国]。让他们到别处筑巢吧,我们和他们不再有任何瓜葛。”当英国人听到这些话时,他们不停地奔跑……大声呼喊:“啊,虚伪的贼子恶棍!你们是叛徒,你们的态度虚伪。”“不”,市民们说,“我们是调解人,你们才是叛徒,疯子、邪恶的人。那不能信守其诺言的人才是叛徒。”

诗节 737

普瓦捷就是以这种方式投降的,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

资料来源: *La chanson de Bertrand du Guesclin de Cuvelier*, ed. Jean-Claude Faucon (Toulous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Sud, 1990), vol. 1, pp. 440—46. Trans. (slightly modernized) Deborah A. Fraioli.

文献 8

格兰弗雷的勇气

下面一段文字描写的事件是由琼·德·韦纳特(Jean de Venette)写的,他密切关注诺曼底公爵(未来的查理五世)和纳韦尔的查理和解。通过和解,二人结成联盟,英国人对此特别恐慌。法国的防卫加强了——因为纳韦尔的查理控制了巴黎地区,也加强了对塞纳河的封锁——同一年,这一联盟在法国北部与英国的战争中,对英国造成新的威胁。1359年,英国军队损失惨重,这次的战役是爱德华三世在法国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次出击。他这次冒险既有军事使命也有宣传使命,因为

爱德华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按照法国的传统，在雷姆斯戴上王冠。命运多舛的英国在这场战役中的失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签订了布列塔尼停战协定，当时最广为流传的神话是这场战役由当地一个巨人般的农民格兰弗雷领导。在这篇文章中，编年史家琼·德·韦纳特不仅仅生动地描述格兰弗雷的英雄气概及其勇敢的面对死亡，同样还要传达内心的喜悦——这些曾遭到虐待的农民战胜了强大的英国敌人。

英国人对这一和平协定感到沮丧，试图变本加厉地侵扰这块土地。不过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让他们如意，有时，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在一个小小的战役中让他们遭受到惨败。由于英国人失败带给我的喜悦，我愿在此描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我最先听到这个故事，因为它就发生在我出生的村子里。这次战役是由农民领导的，也就是“雅克”英勇指挥的。在博韦省(Beauvais)靠近贡比涅(Compitgne)一个叫做朗吉尔(Longueil)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农舍，十分结实漂亮，属于贡比涅圣高乃依(Saint-Corneille)修道院。居住在它周围的农民们意识到，如果敌人碰巧占领了这座坚固的农舍作为据点，就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因此，他们寻求摄政王和修道院院长许可，由自己在这里防守，之后他们在里面储存了相当多的武器和食物……他们推举纪尧姆·拉洛(Guillaume l'Aloue)——这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担任他们的指挥。纪尧姆·拉洛随身带着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也是一个农民，他取代了侍从的位置，这位农民非常强壮，极其有力，特别高大，肩膀十分宽阔，而且比例也很匀称，此外，他还充满了精力和胆量。这个巨人不仅强壮而且谦卑，他的名字就是格兰弗雷。大概有两百人聚集到这个要塞里，他们都是谦卑的，靠双手生活的劳动者。英国人在克里尔城堡，听说这类劳动者准备迎战

他们这一类骑士等级的人,感到十分荒唐可笑,认为这些人[不自量力]。英国人已经做好准备发动攻击,他们说:“让我们把这些农民赶出去,好拥有这里储备丰盛的食物和坚固的要塞。”他们当中的两百人率先抵达了朗吉尔,他们发现没有农民巡逻放哨,门也大开着,就大胆涌进了要塞的院子里。农民们从二楼领主住宅的窗户里看到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不知所措。他们的指挥官带领少数几个人从房子里跳了下来,马上遭到围攻。他的勇敢毫无用处,由于四周都是英国人,他身负重伤。在上面房间里的农民们察觉到这一点,在他们中间的格兰弗雷说:“让我们冲下去战斗,否则他们也会毫不怜悯地杀死我们。”这些农民分成几队,小心谨慎地下来,从不同的房门冲出。他们冲向敌人,就好像他们在谷仓里习惯地打小麦一样。他们高高举起武器然后重重的落在英国人身上,每一下都置人于死命。看到自己的主人生命垂危,格兰弗雷痛苦地呻吟着。他攻击英国人,他的头和肩膀高耸于敌人和同伴之中,他挥舞着斧头,重重砍下去,给他们致命的一击。他的每一击,都直接对准目标,将人的头盔砍掉,扑倒在地,身首异处。如此,他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第二个人的胳膊,将第三个人猛掷在地。他的表现如此卓越,在英国人第一次进攻的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就杀死了18个人,不算那些受伤的……我还用说什么?有这么多的英国人阵亡,尤其是被格兰弗雷杀死的。幸存者们不得不撤退,一些人跳进了护城河里被淹死,一些人想要从门逃跑,却被守卫的农民打得倒退……这一天,几乎所有来的英国人都被杀死或者淹死,或者被打残,在上帝的帮助下,在格兰弗雷的带领下。[……]

在法国的其他英国人,为他们同伴的死沉痛哀悼,他们说:这么多优秀的战士被区区的农民杀死,真是太过分了。因此,附近要塞的

英国人全部集合起来再次朝朗吉尔的农民进军……当英国人猛攻他们的农舍时，农民们以高昂的斗志和勇气迎接战斗。在队伍最前的是格兰弗雷，英国人早就听说了他的大名……他们一见到格兰弗雷，就仿佛感受到他斧子的重量和他双臂的力气，他们真希望自己今天没来参加这场战斗。总而言之，他们所有的人不是逃跑了，便是受了致命伤，或者被杀了。农民们俘虏了许多高级的英国贵族，如果留这些人活命，他们就可从中收取相当数目的赎金。不过，农民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再有继续伤害人的机会……

当打败英国人，战斗结束的时候，格兰弗雷被炎热的天气炙烤得难受，巨大的运动量也让他觉得焦渴，他停下来，喝了大量冷水，立刻浑身发烧。他离开了同伴，和妻子回到他的小屋……他病倒在床上，但始终握着他的斧子，这个斧子实在是太重了，任何一个普通人，用尽全身力气也只能把斧子抬到肩膀的高度。当英国人听说格兰弗雷生病的消息，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只要格兰弗雷在那里，就没有人敢进攻朗吉尔。他们害怕他恢复健康，于是派了12个人想去把他勒死在自己家里。他的妻子看到这些人远远地过来，她跑到丈夫身边，躺在他简陋的小床上，说：“唉！最亲爱的弗雷，英国人来了，来找你了，我真的相信他们是来找你的，你该怎么办？”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发着烧，迅速的武装起自己，拿起了他沉重无比的斧头，他已经用它战胜了许多敌人，他走出门到房子前。当他走到小院子里，看到许多英国人，于是高声喊道：“强盗们，你们以为能把我从床上带走，你们试试看。”为了不被包围，他背靠着墙，狠命地迎战英国人，用他全部的意志挥动着斧头。英国人残酷地向他扑了过去，他们实在太想捉住他或者杀了他。当感到自己快要精疲力竭时，他向这些人猛冲了过去，他是如此狂怒，凡是被他打倒的英国人都死得很惨。所有人都想自

保,躲避他的攻击。不一会儿,他就放倒了5个人,其他7个人在混乱之中转身逃跑,为此而感到庆幸……格兰弗雷回到了床上,由于刚刚进行的战斗让他感觉很热,他又喝了大量的冷水,结果发烧更加严重了。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没几天后,他就领了最后的圣体,离开这个世界……整个村子都在哀悼格兰弗雷的死,因为,只要他还在,英国人就不敢靠近村子。

资料来源: *The Chronicle of Jean de Venette*, trans. Jean Birdsall, ed. Richard A Newha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90—93.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文献 9

1381 年的英国农民起义

以下摘录来自无名编年史,这部史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精确详细地描述了真实的大众起义是如何开始的。因此,它也刺激了我,使我对英格兰理查二世做法感到愤慨——在征税之后;还要强加给人们的额外税收。税收以及滥用税款,无疑是许多暴乱的直接原因。这段文章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让我们理解了在表面上看来孤立的、无关痛痒的事件之后,大众的反抗如何像瘟疫一样发展和蔓延。显然,作者的立场是在这些地主、乡绅一边,他称之为“农村里的好人们”,只不过是他们的财产,使得他们同贵族一样遭到了公众的蔑视。另外一方面,反叛者们,将自己视为使国王摆脱邪恶谋士的支持力量。比如,国王的首席大法官,被视为背叛

其高贵国王的叛徒。所有的王室臣子都被看作是邪恶的、虚伪的。反叛者们的义怒被激起，首席法官罗伯特·贝尔纳普（Robert Blenap）被迫在圣经面前宣誓，不会再卷入其中。这位编年史作者的叙述刻画了农民们近乎自然地陷入暴乱状态。他们的暴力行为，不仅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消灭全部的封建官僚主义，同时也是要杀死周围不愿意加入他们的邻居。所有的行为都是因国王的名义引起的。但是这段文章的最后，为了杀一儆百，判决了五万暴民，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斩首。

在1380年……因为各种社会阶层的人——贵族、领主和平民百姓都被忠告，收税员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和好处，没有按时按份收取补贴金，而且是从穷人身上而非富人身上抽取税费，欺骗了国王和大众，国王的政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些特别的委员，到每一个镇调查税收情况。其中一个委员[约翰]班普顿（Bampton）被派往埃塞克斯（Essex），……在圣神降临周的一天，他召开了法庭……展开调查……他传唤了附近小镇的一百多人，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收取新的补贴金。他要求这些人……缴纳他们的税。来自进行离岸交易（Fobbing）城镇中的商船主们都表示不会再多交哪怕一便士……[约翰]威胁他们……出于对他愤怒的恐惧，进行离岸交易的商船主们同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商量，两个小镇的人集合起来，发消息给斯坦佛德（Stanfordle）的人们，希望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能够一起反抗。于是这三个小镇的人，去找[约翰]班普顿，直接给他答复，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当然也不会给他一毛钱。于是[约翰]命令武装的警卫官把这些人抓起来……为了不被捕，人们起来反抗他，并且杀了[约翰]和他的两个武官。……然后，他们到各处煽动人们起来反抗贵族。……因为

[约翰]的所作所为,国王民事诉讼的首席法官罗伯特·贝尔纳普,被派往这里,……一份控告多人的起诉书摆在他面前……于是人们又起来反抗他,来到他面前,控告他,说他是国王和王国的叛臣,而且他想要通过虚假的审讯将他们至于不义之中,是纯粹的邪恶行为。由于这种邪恶,他们要求他在圣经上宣誓,他永远不会再主持这样的法庭,或者在这样的审判中充当法官。他们强迫他说出所有陪审员的名字,然后他们抓到能够抓的人,砍掉他们的头,将他们的房子夷为平地。……然后他们在圣神降临节之前集合了50 000人,赶赴那些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庄园和小镇,夷平他们的房子。……这次,他们抓到[约翰]班普顿的三个文员,砍掉他们的头,为了给其他人以警示,他们把这几颗头带在身旁;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杀光他们能找到的、国王周围的所有律师、陪审员和仆人。

资料来源: A. R. Myer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4, 1327—148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9), pp. 127—40.

文献 10

《特鲁瓦条约》

1420年5月21日签订的《特鲁瓦条约》,使得法国几乎从此被英国统治。圣女贞德的任务就是让这一联合永远不会实现。当圣女贞德向查理七世宣誓,她会帮助他拯救法国时,她的意图是帮助查理七世恢复《特鲁瓦条约》中被剥夺的统治权。这个条约,是由病弱体衰的查理六世、

他的妻子伊莎贝拉皇后、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以及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共同签订的，它构想以外交方式结束百年战争。条约规定，亨利五世作为摄政王管理法国直到查理六世去世，之后他将作为君王统治英格兰和法国。将交战的王国归于一个统治者将会取得和平。条约还定下了法国公主凯瑟琳与亨利五世之间的婚约，他们将诞下一半法国血统，一半英国血统的继承人，其后代将永远统治联合王国。为了避免凯瑟琳后代继承王位的权利遭到女性继承原则的否定，亨利五世被法国皇室收养为他们的儿子。法国的皇太子查理不是签订条约的见证人，他被这个条约剥夺了继承的权利。但是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皇太子被剥夺继承权昭示了他私生子的身份。在此条约签订之前的一年，皇太子便被指控杀害了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被剥夺王位继承权。九年之后由皇太子的支持者组成的主战派在圣女贞德的带领下给《特鲁瓦条约》所构想的联邦以有力的一击。主战派的主张的目的不是一次军事进攻，而是将英国人永远赶出法国。法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些保皇党身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法国的支持者和勃艮第的支持者们都起草了论证他们立场合法性的法律争论。来自法国一方的法律观察员认为，王室后裔的继承权不可以被剥夺。此后他们可能会证明，法国的国王不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让与别人，在他的统治期间，所享受的只有使用权，而不是对王国的拥有。这一世俗的、合法的立场，强化了圣女贞德的宗教信仰，她相信，从本质上来讲，法国的国王是作为上帝的封臣管理着他的王国。

为了获得美好的和平，在我们的儿子国王亨利[五世]，和我

们最亲爱的、最珍贵的女儿凯瑟琳之间缔结了婚约。因此，亨利五世成为了我们的儿子，成为我们最爱、最珍贵的同伴，王后，她的儿子将会……荣耀我们……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统治法国，我们的儿子，国王亨利[五世]，不会妨碍、扰乱、或者阻止我们拥有法国王室的尊严和王冠，以及为维持我们的身份所需的收入、水果和食物，还有国家的关税……

在我们死之后，而且从那以后，法国的王冠，以及它所有的权力和附属的一切……都将永远归属于我们的儿子，亨利国王，和他的继承人。

因为我们……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都身体欠安，于是我们不能理解或者监督我们王国的管理事务，管理并为国家的公益事业立法……我们会将其留给我们的儿子亨利国王，留给贵族议会以及我们所服从的贵族。

一旦我们的儿子统治国家，他会竭尽全力，将王国内属于皇太子党或称为阿马尼亚克党的不顺从势力归于我们的统治之下，使每一个城市、镇、城堡、地区、省和个人都顺服于我们。

目前还服从我们统治的伟大的庄园主、男爵和贵族们……以及城市和主要的社团、市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们，需要宣誓……不会服从任何人，除了我们，法国的国王或者摄政王，以及我们的儿子国王亨利和他的继承者……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儿子，亨利国王，永远不会称自己、署名、或者被称作、被描述为法国国王的头衔，只要我们还活着他就不能使用这一称呼。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以法语命名、称呼或在书面语中描述我们的儿子亨利国王为：“我们的爱子亨利，英格兰国王，法

国的继承人”……

因此这份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和宁静，会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永远遵守……我们同意……从我们的儿子或者他的任何继承人，继承法国王位之始，法国和英格兰的王冠会保持结合，永远并且永恒的属于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儿子国王亨利，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此后……属于他的继承人，一个接续一个，这两个王国……不会在同时由不同的国王分开统治，只会由一个人统治，这个人从那时起，就会是两个王国的国王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然而，在其他方面，要确保每一个王国的权利、自由、风俗、活动和法律，不会以任何方式屈从于另外一个。

从此刻起，法国和英格兰两个国家之间，所有的纠纷、憎恨、怨恨、敌意和战争都将永远销声匿迹，全面停止……在前述的两个王国中，将有……和平、安宁、和谐、相互的喜爱、坚定和稳固的友谊；而且这两个王国会以补贴相互帮助，商议和相互援助、反对所有试图引起暴力、伤害、破坏或者危害它们任何之一的人；它们要频繁交往，开展相互贸易……

考虑到查理就是所谓的维也纳皇太子，对法国王国所犯下的可怕的、令人震惊的罪行，我们达成共识：我们，我们的儿子国王亨利，我们的爱子勃艮第公爵腓力，无论如何不会同查理以协商的手段达成和平的约定，除非我们三方都同意，否则我们也不会缔结任何条约和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上述所及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为我们和我们的继位者……在上帝圣洁的真理面前庄严的、郑重地承诺和保证，宣誓、发誓以上所写的，没有任何阴谋、诡计和欺骗，我们共同盟誓，执行并遵守……在 1420 年 5 月 21 日我们统治的第四十年，签订

《特鲁瓦条约》。

资料来源: Eugene Comeau, *Les Grands Traité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Paris: Picard, 1889), pp. 103—7, 110—14. Trans. (slightly modernized) Deborah A. Fraioli.

文献 11

圣女贞德写给英国的信, 1429年3月22日

以下的信件,是写给年轻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他的摄政王贝德福,以及英国在法国的军队指挥官们。这是第一封由少女贞德口述的信,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一封信。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封信,圣女贞德让人知道了她的使命,英国人也是由此第一次听说贞德。从以后的文件看,贞德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局面,是“突然地”改变了战争的局面。她在开始战斗之前发出这封信的两个简短版本,这意味着,除了其他礼仪之外,她遵守宣战的礼节。最后,通牒被点燃,戏剧性地以飞箭射向敌人。

根据当时的习惯,信件一般是向抄写员口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贞德在鲁昂告诉法官她既不会读也不能写的事实是可信的。在鲁昂,当这封写给英国人的信在她面前大声被朗读出来时,虽然她承认在口述过后,曾向她的同伴们展示过这封信,其中所有的话也都是她说的,但其中三句话(“向少女投降”,“战争的领袖”,“以牙还牙”)除外。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这封写给英国人的信并没有立即从布洛瓦寄出,直到4月末。

耶稣玛利亚(JESUS MARIA)

英格兰的国王,以及您——贝德福公爵,人们将你称作为法国的摄政王;还有您——威廉·波尔,萨科夫伯爵;约翰,塔伯特勋爵(John Lord Talbot);还有你——托马斯,斯卡尔勋爵(Thomas Lord Scales),你们称自己为上述的贝福德公爵的助理,为了使天上的国王满意,请向少女投降,她是由上帝——天国之王派来这里,接管你们所拿走的并侵犯的所有法国美好城镇的钥匙。她被上帝派来这里改造皇族。如果你们愿意使她满意——放弃法国,并为你们已经得到的做出赔偿——那么她已经做好了缔结和平的准备。而你们,弓箭手、士兵们、绅士们以及其他在奥尔良镇前方的人们,滚回你们的国家去,以上帝之名。如果你们不这么做,那么就等待来自少女的消息吧,她将会很快拜访你们,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打击。英格兰的国王,如果你不按上面的要求做,我是战争的领袖,无论我在法国的任何地方看到你的人民,我都会让他们离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我会把他们所有人杀死。我受上帝,天国之王的派遣,以牙还牙将你驱赶出法国。如果他们愿意遵守我的命令,我将会对他们显示仁慈。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你无权为上帝、天国之王、圣母玛利亚之子,管理法国;国王查理,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他将会拥有法国,这是少女向他传达的预示,[而且]他会在伙伴的陪伴下进入巴黎。如果你不相信这些来自上帝和少女的消息,如果你不向真理屈服,无论我们在哪里找到你,我们都会攻击你,绝不手软,因为你们制造了近千年来在法国从未出现过的骚乱。要知道,天国之王会赐予少女坚强的力量和英勇的士兵,是你所有的进攻都打不垮的。通过这些攻击,就会看到,谁拥有天国之王赋予

的大能。你——贝福德公爵，少女祈求并要求你不要给自己带来毁灭。如果你承认她的正确，你仍然可以加入她的队伍之中，在此，法国人为基督教采取最美好的行为。如果你愿意为奥尔良制造和平，请回复；如果你不愿意，要提醒你，很快你就会大难临头。

写于圣周的星期二。

资料来源：Deborah A. Fraioli, *Joan of Arc: The Early Debate*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0), p. 208.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文献 12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贞德之歌》

意大利出生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不仅仅因其作品《贤明者国王查理五世的行为和良好习惯》、《契约、武装与骑士精神》而闻名于世，她的写作题材广泛，包括的范围从政治小册子到爱情诗歌，都受到人们所称道。当她孀居之后，不得不成为职业作家而谋生，克里斯蒂娜十分幸运，有法国的国王和公爵作为她的赞助人。但是她经历过查理五世统治的辉煌时期，也亲身体会到了在“疯王”查理六世统治下法国君主制的衰退——包括 1418 年法国皇太子从巴黎逃走（以及她自己）。在克里斯蒂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她激动而又颤抖地见证了法国领土的收复，见证了圣女贞德取得的成果。《贞德之歌》体现了诗人的个人情感——期待巴黎的解放——她在贞德的使命中，发现了上帝对法国恩宠的证据。

诗节 1

我，克里斯蒂娜，11年里在修道院内终日以泪洗面，自从查理，国王的儿子——我竟然敢这么称呼他？——在慌忙中逃离巴黎以后，我便居住于此（这多么奇怪！）。我，曾因背叛而在此与世隔绝，现在，第一次，我要开始大笑……

诗节 5

事情的原委是，法国和法国国王的孩子遭到了拒绝，他长期以来遭受着许多极大的不幸……现在接近了……将要身着金马刺，在力量和威严之中，戴上王冠。

诗节 6

现在让我们为国王欢呼！欢迎他的返回法国！看到他高贵的仪仗就让我们兴奋万分，让我们所有人，无论伟大或者渺小，都前去欢乐的迎接他，不要有任何人退缩——赞美上帝，赞美上帝使他平安归来，大声地高呼“诺埃尔”（Noël）！

诗节 10

有没有人，曾看到过如此非凡独特的事情发生（在任何地区都非常值得注意和记住的东西），换句话说，法国（已经被推翻的）将要看到她的命运改变，通过神的命令，从不幸到绝好。

诗节 11

事实上，这一结果是如此奇妙，如果这一事件不是众所周知，在每一个方面都清楚透明，就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事实，上帝还是希望（这是事实）给予法国巨大的祝福，通过一个处女。

诗节 12

法国王冠的荣耀是什么？它是神介入的明证！上帝赐予它的所有祝福，证明了他是多么喜爱法国，他在皇室发现了比任何

地方都多的信仰，至于与它有关的内容，我读到过（并没有任何新奇的）法国的百合花永远不会在信仰上犯错误……

诗节 25

如果上帝通过约书亚（Joshua），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展现了如此多的奇迹，征服了许多地方，战胜了许多敌人。但是，毕竟，一个小女子——一个天真的牧羊女——比罗马历史上所有的男人都要勇敢！不过，对上帝而言，这十分容易实现……

诗节 28

我听说过以斯帖（Esther），犹滴（Judith）和底波拉（Deborah），她们是极有价值的女人，上帝将他受压迫的人民交予这些女人，我还听说过许多其他值得称赞的女人，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通过这些女人，上帝展现了许多奇迹，但是他通过这位少女将完成更多的奇迹……

诗节 34

哦！女性多么荣耀啊！很明显，当这些卑鄙的人们破坏了整个王国时，上帝有其特别的考虑，他让一个女人恢复了国家，保护了它的安全，这是 5 000 个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叛国贼已经被驱逐。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谁也不会相信有这种可能。

诗节 35

一个 16 岁的小女孩（这岂非不可思议？）甚至没有注意到她所能承受武器的重量——事实上，她整个成长过程似乎都是为这一刻准备，所以她是如此强壮，如此果断！她的敌人在她面前溃散，没有人能抵抗她。她的所作所为，每一个人都尽收眼底……

诗节 39

所以，英国人！滚回你的老家，你们永远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不要试图对法国有任何愚蠢的用心！你们已经被“将死”了。就在不久之前，当你们看起来如此凶猛的时候，这种结局还毫无迹象。不过，你们还没有踏上上帝摧毁的骄傲之路。

诗节 40

你认为你已经战胜了法国，她必定是你的囊中之物。不过事情与原来不同，狡诈的人！离开法国，到别处敲打你们的战鼓吧！除非你们想要品尝死亡的滋味，就像你们的同伴，野狼正在吞食他们躺在沟壑中的身体。

诗节 46

卑鄙的叛国者们！你现在可以看到，离开这里倒比留下好多了，从此，成为英国人的奴隶吧！小心，你们的报应还没有到（因为，你们已经被忍耐足够久了！）一定要记住必将到来的结局！

诗节 47

哦，所有盲目的人们！难道你们还不能感觉到上帝全能的手吗？如果不能，你们真是太愚蠢了。你们以为，将你们打败并置于死地的少女是怎样被送到我们中间呢？而且你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难道你们想与上帝对抗？

诗节 53

我不知道，巴黎能不能坚持住（因为他们还没有抵达那里）或者少女会推迟[或者它会抵抗少女]。但是如果巴黎决定将少女看做敌人，我恐怕她会采取猛攻，就像她在别的地方所做过的。如果他们的反抗持续了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事情会变得糟糕。

诗节 54

因为[国王]要进入巴黎，无论别人有任何怨言！——少女已经发过誓，国王一定会进入巴黎。巴黎，你认为勃艮第会阻止他

进入吗？绝不可能，因为他从未将自己视作敌人。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你将被战胜，你和你的傲慢！

诗节 55

哦，巴黎，你怎么能如此糊涂？愚蠢的居民，你们缺乏信任！巴黎，你愿意被荒废吗，而不是为你的君主构建和平？如果你不小心，你伟大的敌人将会摧毁你。对于你来说，谦卑地祈求怜悯会更好些。你真是失算！

诗节 56

我要说的是那些邪恶的居民们，因为在那里也有许多好人，这点我并不怀疑；但是，相信我的话，这些好人，看到自己的君主被拒之门外一定会感到不快，但是没有人敢大声说出来。他们不会遭到降在巴黎头上的惩罚，但，有许多人将用一生来承受……

诗节 58

为了避免残杀和伤害任何人[国王]尽可能的推迟了，因为他为流出的鲜血而悲伤。但是，最终，如果某些人不愿意交出，他会欣然地，完全有正当理由的以暴力和鲜血收回……

诗节 59

……现在忠诚的法国人，请将你的身心交予他……

诗节 60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说服你，以此从你的记忆中抹去残酷战争的记忆，你将在和平中度过你的余生……阿门。

诗节 61

这首诗歌是由克里斯蒂娜创作，在上述的 1429 年，7 月的最后一天……

资料来源:Christine de Pizan, *Dididé Jehanne d'Arc*, ed. Angus J. Kennedy and Kenneth Varty (Medium Aevum Monographs, new series, 9) (Oxford: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ediev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977), pp. 41—50.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文献 13

休·兰诺伊备忘录中给“好人腓力”的忠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是桑特的庄园主休·兰诺伊,他同时又是荷兰的地方长官、“好人腓力”的顾问,这份备忘录是对1435年9月签订的《阿拉斯和约》的回应。兰诺伊反对《阿拉斯和约》,因为这份合约仅仅达成了法国查理七世和好人腓力之间的和平,却没有达成协商的主要目的,即英格兰、法国和勃艮第之间的和平。尽管在阿拉斯会面解决了腓力父亲在蒙特罗被杀后,法国和勃艮第王子之间长达16年的矛盾,但兰诺伊相信,双方达成的一致会带来新的战争危险。在这封信中,兰诺伊列出了同英格兰交恶的危害,破坏勃艮第临近区域的稳定,造成佛兰德斯的叛乱。兰诺伊写给他君主的信,措辞严厉,使我们得以一窥勃艮第的内部政治,不过它也同样反映出作者对欧洲政治版图的远见卓识。兰诺伊将“法国国王和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法国王位问题”的争斗作为英法战争的开端,他由此证明了他对英法战争超乎寻常的持久(确切地说,兰诺伊写信时还只是战争的第九十九年,尚未结束)的理解,并说明了为什么他坚信战争的起因是王朝的争夺。他认为战争不仅是主要参战国之间的事,也滋生了

附近地区的混乱和暴动。毫无疑问，兰诺伊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腓力寻求在他、查理七世和亨利六世之间的和平，这是阿拉斯会面没有达成的。这封信的结尾提到，如果腓力注意到对财政和司法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作为一位君主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写于根特，1436年9月10日

最可敬的主人，我，你顺从的仆人，我的忠诚和友善远远超过了我的智慧与判断力，我思考了很久……你当前的处境，日日夜夜，我用上帝赐予我的智慧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考虑了很久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你和你所做的事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首先，我看到你和英格兰国王以及他的国家交战。他在陆地和海洋都是大有力的，为了防御他，你必定要在佛兰德斯和阿图瓦的边境驻防强大的军队……此外，无论战争在哪里进行，乡野都会遭到我们的敌人和朋友的破坏与掠夺，使得当地人民躁动不安，我们将无法筹集任何资金。然而没有大笔的钱，战争就无法继续……如果实话实说，你土地上的人民饱受贫困的煎熬……你可以看到你属下的佛兰德斯人是多么焦虑；他们中的一些人，事实上，已经武装暴动了。已经跟你说过，你、你的政府和你的主要顾问目前的困境了，很有可能，你将卷入暴乱之中，而且你将面临的困境要变成现实……如果你以仁慈安抚他们……其他的城镇……就会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而暴乱。相反，如果你惩罚、镇压他们，恐怕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他们将同你的敌人结盟。如果偶然间，他们开始抢夺、施暴，很有可能每一个邪恶的人都开始抢夺富人，那么很快暴乱就会从穷人扩展到富人……我们有必要为此焦虑。

我注意到,根据报道,英国计划在海上组建一支人数庞大的舰队,对你的土地和佛兰德斯进行贸易封锁。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论时间长短,如果我们缺少纺织工业和商业的资源时,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还注意到,法国的国王几乎不会在经济上支援你,如果他派遣军队,他们会在防卫境内同时进行掠夺。他们根本不会毫无代价地为你做事,如果没有钱,他就会抢夺劫掠你那些本已遭到毁坏的土地。您境内的皮卡第的贵族,他们的财产已经遭到聚集在这里的军队的掠夺和破坏……甚至,最坏的是,这些破坏将煽动仇恨和分裂,所以 you 从他们那里不会得到任何帮助。应该感到害怕的是,这个战争会持续很久,一些对你背地里已经怀有敌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来的人们,看到你卷入乱局之后,将公开和你对抗。就像你所知道的,你的布拉班特省(Brabant)、荷兰(Holland)、那木耳(Namur)和其他的地区有一些不友善的邻居。

最可敬的主人,当我谨慎审视这些危险时:你缺少资金、你人民中存在的分裂……此外,当我用有限的智慧考虑避免这些危险的途径和方法时,我看到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你一劳永逸地解决你自己和公共利益上的所有难题。这就是,找到一些方法,安排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之间签订一个共同的和平协议。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虽然战争还在上述两个国家继续,但这可以使你保留被引向暴乱的土地、人民和沿海的小手工业者,使他们获得和平、公正并顺从于你(他们本应如此)。对于那些叛乱的人……他们会很愿意同上述两个国家之一结盟,你随时都可以惩罚并征服他们,这是他们自找的。我听说,老人们说过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法国国王和英格兰的爱德华国王为法国的王位宣战后,佛兰德斯人不再怎么顺服他们之前统治者的领导了。

如果有任何人想要争论,坚持认为,在两个国王之间交涉,争取和平超越了你的权力,这是因为,你在阿拉斯所达成的某个特定的和平,使你不再有机会去尝试……对我来说,改正之后,你还可以帮助实现共同的和平……如果你仔细考虑,并遵守给你的建议……

为了取得广泛的和平,必须调查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状况。对法国来说,你可以估量这位国王是位怎样的君主,他自己不实行统治,而是被统治,他最大的困境,以及由于战争而遍布全国的困境是……他的军官很少服从他,他为此长期忍受煎熬和痛苦,同样一些虔诚的法国贵族、神职人员和镇民们也希望摆脱战争。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方法取得和平,他们会衷心的欢迎它。

至于英格兰的国王和国家,国王十分年轻,甚至太小了,不能统治国家;最近 20 年,他们在对法国战争中花费了大把的金钱,[指 1415 年亨利五世入侵法国];在对法的征战中,他们失去了相当多的军队领袖、贵族和其他人;你,我最可敬的主人,离开了他们的联盟,所以,他们英国人必须自己维持整个战争,自己为此支付……甚至,有这样的谣言,英格兰的大众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多少有些绝望。事实是,他们的内部的确有许多重大的争论,因为,大多数民众抱怨皇室议会没有在阿拉斯会议中取得和平,并拒绝之后为他们所开出的条件。除此之外……很有可能,任何事,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厌倦了战争,会很乐意拥护一个更加合理的政策,至今为止比以前都要合理的政策,因为,国王在圣尼古拉斯节那天就要满 15 岁了……

[然后,兰诺伊建议公爵以和平的名义采取一些行动,包括释放安茹的雷内(René,查理七世的姐夫);取消法国国王为获得亚眠邦修(Ponthieu)国以及索姆(Somme)县所需支付给“好人腓力”的

大额抵押金；成为从英格兰监狱释放奥尔良公爵的中介。]

我最可敬的主人，放弃上述的大额抵押金对你来说……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如果你小心估量你自己以及你的政府的情形；如果你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试图调整你和公爵夫人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要节制一下你的慷慨，你有些过了头了……除去某些奢侈品和复制品……你会发现，每年都能收回好多钱，或者几乎和你要国王交给你的抵押金一样多。

如果，你和你的土地依然同上述的两个国王、国家保持和平，而且你的产业已经被赎回，你的债务已获解除，如果你理性统治，减少你人民过多的税收……不进行任何战争，除非获得你土地上各个阶层的人同意，要亲君子远小人，听取富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你会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之一，被你的属民敬畏、爱戴。

我最可敬的主人，总结我的建议……你必须尽可能保证这两个国王和国家之间达成和平……你必须在财政和司法方面改革你的政府，这样你一定会比现在更受欢迎。

资料来源：Richard Vaughan, *Philip the Good: The Apogee of Burgundy*, repr.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2), pp. 102—7.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文献 14

《婚姻的十五个乐趣》

尽管在百年战争中幸存下来大量当时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文献，但是类似关于个人生活的《婚姻的十五个

乐趣》，这样的文献还是很难找到，以这个文献为例，新婚夫妇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本书被视为一部反婚姻的讽刺作品，影响了许多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因为在众多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在将妇女们描述成为泼妇、不忠的、被宠坏了的、对她们的丈夫不利的。中世纪反对婚姻的讽刺作品典范是四世纪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的小册子，叫做《反对约维尼安》(Against Jovinian)。但是《婚姻的十五个乐趣》，更具体地说，它诙谐地模仿了中世纪晚期一部知名的灵修作品——《巴黎圣母院的十五个乐趣》。在下面引用的段落中，这位无名作家打算让大家用反讽的方式理解“乐趣”一词。从男性受压迫的观点出发，作者叙述了一些诙谐的段落，妻子们破坏他们配偶的生活、尊严和谋生之道。但是其反对婚姻的立场，常常成为对社会进行评论的手段。男人对其主人的责任和对其家庭的义务之间存在的张力、保护某人的封邑、由战争引起的破坏和更替、个人的勇气和保护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司法诉讼的不公、中世纪晚期贵族的堕落等等都是《婚姻的十五个乐趣》中通过讽刺，大胆地表现出来的主题。丈夫遭受妻子奴役的状态，象征他承受着中世纪生活体系更严重的奴役，无论是婚姻、司法、骑士制度、战争或者封建制度。

第十二个乐趣

婚姻的第十二个乐趣是，当……年轻人终于……找到他一直寻找的女人时……在他的头脑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也许，只要女人招招手、叫唤一声，这个年轻的男人便跳过来，执行她的命令，所以无论何时、何人同他做交易时，他都会说：“我要同我的妻子商量一下……如果她想要做，那就做。”……这个热情亲

切的家伙如此惧内，他温顺得就像一头耕牛……如果他是贵族，君主要求他提供服务，那么如果他的妻子愿意的话，他就会为君主服务。也许，他会说：“我亲爱的，我必须要离开。”

“离开？为什么？你耗尽了财产，还要被杀吗？然后让我和孩子陷入困境。”

简而言之，如果她反对，那么他就不会去；此后，他将不得不挽回面子，尽最大努力维护荣誉。

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接下来还有新的磨难：他的国家陷入了战争，所有的人都必须撤回城市和城堡。但是这位好人既不能离开他的家，也不能遗弃他的妻子；然后，他也许会被俘，羞辱地战败，不得不缴纳一大笔赎金。现在他真的有问题了！为了避免再次被俘，他离开了……但是，首先他必须在树林间曲折前进，在障碍和灌木丛中摸索穿行，于是他衣衫褴褛，全身青紫。他的妻子尖叫着、斥骂着，迎接他回家。她为所有的麻烦和骚乱责备他，就好像他可以在两个交战的国王间安排休战协定。更坏的是，她拒绝留在家里，于是我们的好人只好急忙用车将全家运到城市或者城堡，上帝知道，他把妻子孩子装上、装下，打包和运载行李、寻找旅馆、安顿行李时有多么痛苦！他们最终抵达安全地带，有坚固的要塞防卫，但是谁也不好说，最后是否有男人能够活下来！你也可以想象，他忍受了什么样的不幸，他多么像一个奴隶，他遭受着无休止的、喋喋不休的唠叨，因为他的妻子只能把自己的挫败感发泄到他身上。丈夫勇敢地面对暴风骤雨，在白天一溜小跑，在夜里要步行，或者在马背上度过，用他的方法，经常去寻找食物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先是这里，再是那里。总之，他疲倦的筋骨永远不得休息；而他会知道，他只是生于苦难和麻烦之中。如果恰巧他受够了妻子的唠叨，他试图反驳……这样，他的麻烦

就加倍了，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后他将十分屈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然后当战争结束，他要拖着整辆车回家，然后麻烦又重新开始。

第十三个乐趣

婚姻的第十三个乐趣是，当单身汉掉进了[婚姻的]陷阱，同他的妻子生活五六年……现在也许他是一个贵族，为了赢得尊敬和声望离开家，但是他离开一会儿都会感到压力。他告诉妻子这个坏消息，他的妻子又是亲吻他又是爱抚他，说：“……唉，我的爱人！你就这样抛下你的妻子和儿女吗？我们都不知道何时能和你再见。”因此，她日夜努力将他留在身边。

“我亲爱的，”他说，“我必须走，为了我的荣誉，遵照国王的指示，否则我就要放弃从他手里得来的封邑。如果情况允许……我们会很快再见面。”

也许他到国外，在陌生的土地上赢取荣耀和勋章，也许还有某个贵族，勇敢的男人，没有献身于妻子或孩子可以不断地阻止他履行贵族的契约……而且，还有许多人，即使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也不能离开妻子，不能组成一个10个或12个同盟的战役，除非被赶牲口的棍棒驱赶。这对贵族来说无疑是十分丢脸的事儿，这样的一个人是懦夫，要剥夺他的伙伴、特权和所有的贵族头衔。我敢说，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不会称这种人为真正的贵族，即使他们的父亲也许曾经……

有时还有这样的事发生，他被妻子激怒，这位勇敢的、高尚的丈夫进入了角斗场；靠着女士赐予运气的幻想，也许，他是爱情的俘虏，被残忍地杀害了，多么可怜啊！这种事情频繁发生，恰好是这个人失败了，冒犯者获得了胜利……

现在，你明白这样的人是如何被诱骗入婚姻之网的。他们

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安慰,事实上却相反。但你说服不了他们,因此他们在痛苦中——在他们的恋人的折磨中消磨生命,直到生命的终结。

资料来源: *The Fifteen Joys of Marriage*, trans. Brent A. Pitts (New York: Peter 1985), pp. 104—12.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释:

- [1] Alison Weir, *Eleanor of Aquitain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9).
[2] Only four manuscripts of *the Song of Bertrand du Guesclin* contain die sage in brackets.

生动的历史故事，详尽的人物传略，有趣的原始文献 打开神秘的中世纪大门

英法百年战争正发生在民众起义、十字军东征、黑死病肆虐的斗争年代，斗争伴随着不断发展的骑士精神和方正的宗教观念，无数人卷入其中。直到一个农家女，圣女贞德，终结这绵延不断的冲突。

本书精心选择了数个主题，展示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战争的起因，民众起义，骑士精神对 14、15 世纪战争的影响，法国君主制的神化以及圣女贞德对战争的理解。年表和谱系表使读者能轻松掌握百年战争的大概，19 幅人物图画让读者对历史人物有一个直观的了解，14 篇原始文献为全书带来鲜活的生活气息。这本书让英法百年战争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新的面孔。

上架建议：历史 文化

ISBN 978-7-5520-0324-6



9 787552 003246 >

定价：29.80 元

<http://www.sassp.org.cn>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

页数=195

SS号=13372564